英治時代

(2012~XXX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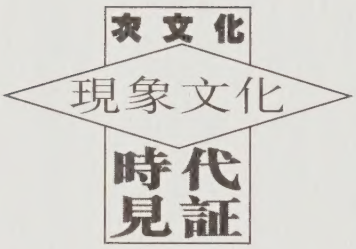
吳志森

次文化堂

作者簡介

吳志森 傳媒工作三十年，身心俱疲，未能休息。在港台《自由風》被噤聲、仍在《頭條新聞》搞鬼，在《明報》、《蘋果》寫文章。近年愛上拍鳥蹤聽鳥鳴，洗滌心靈，止痛療傷。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8716634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次文化堂
現象文化叢書 84

英治時代

作者／吳志森

評論集 7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㊽

英治時代

作　　者：吳志森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編　　輯：李子翹
助理編輯：劉思航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 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2年7月初版
書　　號：SCB 574
ISBN：978-962-992-300-6
定　　價：HK$78

© 二〇一二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英治時代　群魔亂舞

梁振英上台，一切變得不一樣了。他去深水埗，上茶樓與基層爸爸過父親節。他去土瓜灣，拿本筆記擔張摺椅到社區開座談會。他去新界農場，吃生摘的有機粟米……梁振英的「親民」作風，他的前任，無論是董建華或曾蔭權都從來沒有做過。

而且，這些親民騷都效果良好。初當選時，梁振英被譏為「三低特首」，低得票、低民望、低認受，得分不夠四十。當「重新競選」策略全面鋪開，幾個月下來，得分已上升至五十多，還未正式上任，已逐漸洗脫低民望的惡名。

事實證明，梁振英真是個政治高手，特別是把民意民粹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政治高手。手法老舊脫離群眾的泛民政黨，終於遇到一個難以對付的政治對手，就連以民粹掛帥，視蛇齋餅糭為絕招的保皇黨派，也自愧不如。

梁振英討好民意的方法，上任後馬上排山倒海而來。重新成立扶貧委員會、加快興建公屋、重新推出居屋、提出港人港地、叫停雙非孕婦……凡可以提升民望措施，梁振英都可以不顧程序，甚至不理法規，一往無前，一做到底。

梁振英深知認受性低，只好放下身段，想方設法討好民粹，民望提升了，一切都好辦。還記得梁振英的四大政治任務嗎？一是二十三條立法，二是整治香港電台，三是推行國民教育，四是確保政制發展能安全穩妥地推行。當梁振英的民望攀上高峰，民意都擁護他，要實踐四大政治任務，到時還有人會反對嗎？

害怕也沒有用，英治時代已經來臨。

＊　＊　＊　＊

不經不覺，這已是第六本評論結集了，跟往常一

樣，內容都是過去整年，我在報章上評論的政經大事。太陽底下無新事，現在讀起來，卻原來發現，這世界發生的事情，錯誤都是這樣重複又重複着，當權者始終沒有學習的能力，也沒有汲取任何教訓。

這一年，我的工作發生大變。香港電台以「改革」為名，我在《自由風自由phone》節目被粗暴閉口噤聲。相處經年，平日滿口理想的「朋友」，要麼成為刀手，幕前推動幕後主導，手起刀落爽快俐落；要麼把頭別過去，扮作甚麼也看不見，當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縱使心裏不同意，為保自己的權位，也絕不敢提出不同聲音。經此一役，使我深深明白甚麼是真正人性醜陋。

當然有多的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同事，特別是來自香港電台電視部的編採人員，他們冒着被高層打入另類的危險，為我抱屈，為我爭取，在如此體制，既定

政策下當然不會有甚麼實質效果，他們的熱誠和堅持，使我心裏充滿暖意。

我的媒體生涯艱苦的維持着。在報章繼續我的時政評論和專欄寫作。港台《頭條新聞》的太后角色沒有「被自殺」。每個星期一，我在網上開咪，和黃英琦主持網上節目《新自由風》……在今天的大氣候下，你應該明白，一切都不容易。

妖獸當道，群魔亂舞，人們早已不知integrity（正直、人格）為何物，生於這世代，凡事要看開點，盡了言責就算了。

目錄

自序——英治時代　群魔亂舞　5

香港政治

香港人何時當過香港土地主人？　8
自由，建基於永恆的警覺　11
二零一七港人仍未能做老闆　14
小圈子選舉必然產生機會主義者　17
曾鈺成主席受甚麼壓力出現錯判？　20
EQ高臉皮厚的林瑞麟會做多久　23
黎智英為政黨政治正常發展做了好事　26
區議會究竟是個甚麼東西？　29
深不見底的操盤痕迹　32
「幽靈人口」摧毀廉潔公平的選舉　35
不打大老虎　只打小蒼蠅　38
不要臉的區議會委任制　41
小圈子選舉　是面照妖鏡　44
台灣選舉我們學到甚麼？　47
把轟轟烈烈的反貪運動進行到底　50
人嚴己寬　雙重標準　53
天下間最大的可憐蟲　56
命運掌握在醒覺的港人手上　59
貪財•好色•可能涉黑　62
港區人大搞兩個權力中心　65
香港市民更「冇啖好食」　68
歡迎唐英年繼續爆出驚天內幕　71
投白票需要道德勇氣　74
西環治港　噩夢成真　77
梁振英的「唱紅打黑」　80
一國兩制　壽終正寢　83
梁振英為提名門檻造輿論　86
一萬五千人上街的啟示

89 港人對梁振英的恐懼
92 梁振英樣板施政風格
95 梁振英重組政府黨
98 梁朝的紅二代與政府黨
101 梁特首的紅色子弟兵
104 紅色政治團隊由此而生
107 拉布戰，好得很！
110 林瑞麟成為棄將的教訓與啟示
113 建制派好鬥害了梁振英
116 誰是「癱瘓香港」的始作俑者？
119 議會暴力　莫此為甚
122 曾鈺成晚節不保
125 《蘋果》影響了梁振英的人心
128 強勢施政　霸氣盡露
131 羅太體現新問責制精髓
134 「貪曾」罵名跟足一輩子
137 一場耍猴子的招聘大騷
140 這是政治呀，蠢蛋！
143 機關算盡四面楚歌
146 梁振英醜聞最壞會有甚麼結果
149 這是誠信問題，蠢材！
152 上街，是基於失去核心價值的恐懼！
155 因為我們都很愛香港
本地社會
161 極右排外　引火自焚
164 狂妄的警隊是這樣煉成的
167 香港最後防線將應聲倒下
170 葉劉淑儀，請交代！
173 反正香港市民就不信了
176 警察千萬不要把自己鷹犬化

179 讓「八一八」真相暴露在陽光下
182 民粹主義的幽靈引爆族群炸彈
185 一句話觸發港人危機情緒
188 人口政策不作為　吞噬香港核心價值
191 如此融合　把香港推向死胡同
194 展開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自駕遊」運動
197 簡體字與賣港賊

言論自由

203 你憑甚麼做廣播處長？
206 這一天，終於來了
211 《頭條新聞》還會遠嗎？
214 假如我們都願意活在黑暗中
217 黨官的手實在伸得太長了
220 下一個倒下的將會是誰？
223 文革式批判擴大打擊面
226 靠自己保障網絡自由

中國政治

231 不正常國家　不正常社會
234 「六四」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237 薪火相傳　不是口號
240 二十三年又添一個冤魂
243 維穩部門已成為國企怪獸
246 究竟有多少個中國？

英治時代

香港政治

香港人何時當過香港土地主人？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一句「成也英國，敗也英國」、「公務員不懂做Boss，不識做Master」，餘音繞樑，幾星期而不絕。有人替公務員抱不平，亦有護法為曾蔭權辯解。有人說王光亞指的不是公務員，而是由公務員蛻變的問責隊，亦有人說中央已明確表達對公務員治港的不滿，下屆特首會由「紅人」治港。眾聲喧嘩，各自解讀，猜謎遊戲，全城亢奮。

我最有興趣是王主任說：「九七年以後，香港人就是香港土地的主人。」這種說法，聽在香港人，特別是管治團隊的耳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肯定百般滋味在心頭。

英國殖民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年，總督由英國直接派來，決策必須符合大英帝國

的利益，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即使管治晚期企圖在香港實行民主化，但因中英角力而半途夭折，英治時期，港人無論如何談不上當過這土地的主人。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等到回歸，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漂亮口號下，港人就能自動當上這土地的主人嗎？

政制民主化，由八八直選等到今天，由精力旺盛等到筋疲力竭，由壯年漢等到變白鬍翁，有些更等不及了而撒手歸天。《基本法》的普選承諾一改再改，二零零七推到二零一二再推到二零一七、二零二零，是否如假包換的真普選？恐怕只有天知道。沒有政治民主，港人還是這土地的主人嗎？

香港的司法制度，名義上獨立，也有《基本法》保證擁有的「終審權」，但回歸初期，已有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案，人大釋法把終審法院變成「中審法院」，其間也經歷了幾次人大釋法或決定，雖不涉及本地司法程序，但香港的司法系統顯然變乖了、識做了，剛果民主共和國欠債案法院主動尋求人大釋法就是一例。外傭爭取居港權案，野心勃勃的民粹政客，在案件還未開審，就主張人大先行釋法，急不及待徹底摧毀香港的司法尊嚴。沒有司法獨立，港人還是這土地的主人嗎？

由二十三條立法算起，到引起滿城風雨的「遞補機制」，到配合「大躍進」的天價高鐵，到港珠澳大橋，無一不是中央授意或內地利益集團主催的產物，不管是否香港長遠利益，不論是否符合港情，總之是上面一個命令，香港一個動作，否則大帽子亂飛：輕則「阻礙兩地融合」，重則「自外於十二●五規劃」，更動輒扣上足以極刑侍候的「港獨」罪名。雖有不滿，大氣也不敢透，如此嚴峻的氛圍，港人還可以做這土地的主人嗎？

港澳辦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改前任作風，左批評香港房屋政策，右指摘香港長遠規劃，再揶揄公務員不懂做老闆，再來一個中聯辦黎桂康指示香港商界以大局為重支持《競爭法》，京官愈管愈細，手愈伸愈長。「九七後，港人就是香港土地的主人」，王主任，你在諷刺我們嗎？

二〇一一年八月九日

自由，建基於永恆的警覺

香港人的確是一種很奇怪的動物，平日不問世事，只懂營營役役。對功利熱中，對政治冷漠。重要的原則有時甚至會犬儒鄉愿，退讓妥協。但如果發生一些事，碰觸到最敏感的神經，超越了他們的底線，就會群起反抗，聲勢之浩大、力量之驚人，大出不少人的意料。

英國人殖民統治香港百年，沒有給港人足夠的民主，但近幾十年來，卻享有充分的自由。我們可以自由思想、自由表達、自由批評、自由抗議。我們有充分自由讀甚麼書、穿甚麼衣服、看甚麼電影、唱甚麼歌。我們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過着免於恐懼「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生活。

二零零三年，二十三條立法激起五十萬人上街，是基於對我們極度珍視的自

由，在一夜之間被剝奪的恐懼：家裏的藏書，哪一本屬於煽動刊物？一直密切聯繫的外國團體，哪一天會突然成為顛覆機構？但這統統都只留在理論層面，因為法還未立，最糟糕的情況還未出現。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保安問題引發的連串風波，將二十三條立法剝奪自由的可能性，化為我們看得見觸得着、赤裸裸血淋淋的現實：基於國家安全，你穿甚麼衣服會受到限制；警察有權將你的家門口列為那毫無客觀準則勞什子的「核心保安區」，沒表明身份的黑衣大漢隨時會粗暴地把你挾走；大學校園被數以百計警察全面接管，變成戒嚴區，老師路過要審查，學生抗議被禁錮；記者採訪被隔離，用望遠鏡才可以僅僅看到政要的車隊；官媒代替傳媒發相發稿發影像，只能用港式新華社中央台的通稿……

二十三條還未立法，剝奪自由的大刀已經肆意揮舞，所到之處，血迹斑斑。更叫人不寒而慄的是，保安官員的那種嗜血強硬、疑似特首候選人的無知無能，把港人最珍惜的核心價值鄙視為一堆垃圾，要給領導人看到香港「最美好的一面」，就要犧牲港人最基本的人權自由。管治香港的權力不出一年就要交給他們，如此白癡

言論，怎不令人寢食難安？

回歸十四年，有心人不斷叫喊人心還未回歸，中港要盡快融合。李克強訪港那種如臨大敵遇人殺人，滴水不漏遇佛弒佛的保安措施，在內地早已是標準的家常便飯，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融合就是把內地的那一套變本加厲的搬來香港，就是以國安之名肆意剝奪我們最基本的人權自由，這已碰觸到港人最敏感的底線，別無選擇，我們只能奮力回擊。

不要以為今天我們享有的人權自由是理所當然，永遠存在。自由，建基於永恆的警覺，不捍衞，不持守，一個不留神，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京官說「香港是一部難讀的書」，放水送禮有錢可賺還是怨氣不絕，只要明白我們珍視的核心價值是甚麼，不要老叫我們跪着賺錢，香港這部書，一點都不難讀。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港人仍未能做老闆

公民黨召開特別黨員大會，大比數通過不派代表參加二零一二年的特首選舉。這樣一來，就只剩下民主黨，如無意外，會是黨主席何俊仁，又或再有民協馮檢基，參與這場明知毫無勝算的小圈子陪跑遊戲。

二零零七年，公民黨的梁家傑，拿到超過一百張的選委入場券，與曾蔭權同台競逐，口號是：「有得揀，先至係老闆」，深入民心。雖然在意料之中，大比數輸了，也曾豪言壯語，揚言「二零一二捲土重來」。今次打退堂鼓宣佈不玩小圈子遊戲，表面的理由，是有太多正事要做，包括人權倒退、法治勢危、替補機制霸王硬上弓，也面對新聞自由危機、AO空降港台，梁家傑坦言：「投放資源在此，更重要過參加一場明知冇結果嘅選舉……」

此話當然一點也不假。但試問，香港人權倒退、法治勢危，自回歸十四年，有哪一天不是面對同樣的，或大或小的危機？為何二零零七年公民黨有「閒情逸致」參加一場也是明知沒有結果的選舉，到二零一二，就抽身而退，只擔任抬轎角色？

沒錯，形勢已變，自五區辭職變相公投始，到通過政改方案終，泛民大分裂已經無可挽回，形象和實力與二零零七年不可同日而語，勉強湊合參加一場勞民傷財兼輸硬陪跑的鬧劇，確實沒有多大意義。

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此。梁家傑也承認，要取得足夠提名的參選入場券，比五年前更難：「過往五年，各專業學會、組織在內地建立的網絡更牢固……要拿到一百五十張提名票，形勢困難。」這才是真正的要害。

選舉委員會分組界別選舉（二零一二）年底就要舉行，這個選舉不但是小圈子，辦法也是千奇百怪，相當兒戲：協商、委任、分贓、講數，形形色色，甚麼都有。稍為像樣，又有競爭性的一些界別，泛民至今也找不到足夠的候選人參加。對明知沒有結果的小圈子選舉意興闌珊，提不起勁，是原因之一，更大的可能，是這種極不公平的所謂選舉，要搶到足夠的提名票，難度愈來愈高，也沒有多大意義，

令有心人卻步。

如果把時間推到二零一七年，一人一票選特首，候選人當然要經過提名程序，假設提名委員會仍是一千二百人，提名比例仍維持八分之一，仍要一百五十張入場券才可參選。如果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辦法不變，今天要拿足提名票已經這麼困難，五年後，各專業學會和組織肯定被統戰得更全面，在內地「搵食」的網絡將會更牢固，泛民要推出候選人角逐，可能連門都摸不着。屆時，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特首，極有機會，都是建制派的分身，是唐英年、梁英年和曾英年之爭。

二零一七年是否有真正的一人一票選特首，最重要的是提名委員會如何產生，候選人提名辦法將會如何？遺憾的是，二零一零年溫和泛民通過的政改方案，就像委任區議員的存廢一樣，這個問題，與中聯辦和特區政府的談判，竟然連提都沒有提過。到二零一七年，可憐的香港人，仍然未能做老闆，因為仍然冇得揀。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小圈子選舉必然產生機會主義者

香港人對范徐麗泰選不選特首，唔嫁又嫁又唔嫁又嫁的忸怩作態，已經感到極度厭煩。有朋友看見范太上電視，不再聽她在說甚麼，轉台熄機，以免浪費時間。一些好心的評論呼籲范太堅定表態，不再為唐英年、梁振英而活。這些善意的提醒不知會否使特首選情進一步明朗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范太一直都為自己而活，每一次發言、每一次演講、每一次出鏡，都以為自己看準了機會，主動出擊。可惜形勢比人強，特首寶座，卻離她愈來愈遠。

在極度小圈子的選舉格局下，出現在枱面上的每一個建制的特首疑似候選人，都不會貿貿然「盲春春」宣佈參選，一定會向北京「有關人士」求神問卜，獲得比較正面，至少不是負面的回應，才敢公開表態。「有關人士」的權位究竟有多高、

權威究竟有多大，當然人脈和關係都有所不同。在北京，即使一個芝麻小官，權術運用出神入化，三招五式，就可把這些來京求官問前程的香港幼稚園生，玩弄於股掌之上，搞得你神魂顛倒，以為人人有機會，但卻個個沒把握。

范太從沒經過行政歷練，也沒有進入過權力中心，唯一的本錢，就是做過立法會主席，靠的是沒就政策表態、保持中立、主持會議不偏不倚而贏得民意。挾強大民望暗示參選，意外地，竟然一炮而紅。

成也民望，敗也民望。范太一輪攻勢，民調支持率竟然壓倒唐英年，甚至造就了梁振英後來居上。眾所周知的是，誰當特首，在阿爺心中，民望只能算個屁，但范太的民望聲勢，顯然打亂了阿爺的部署，「有關人士」慌了，不得不煞車叫停。於是，才有范太那場「非君不選」、「心儀對象」的桃姐演繹。事後回想，至今仍然肉麻骨痹，起一身雞皮疙瘩。

至於唐英年單數或眾數、過去式或現在進行式的種種緋聞，早在一年半載前，已傳遍政商八卦圈，不少愛國親中人士私下亦毫無忌諱地繪影繪聲，成為茶餘飯後的甜品。對有旺盛企圖心的范太來說，這些緋聞的殺傷力和政治作用，當然也了然

於胸，這也是范太挾民望暗示參選，宣佈支持唐英年後又不斬釘截鐵說自己不選的真正原因。眼見唐英年處理危機的手法拙劣不堪，拖泥帶水，更爆炸性的醜聞隨時曝光，分分鐘中箭下馬，范太沒有把門關死，拐彎抹角說一大堆曖曖昧昧都沒有說選還是不選，就是因為要等唐英年的緋聞繼續發酵，看會爛到甚麼程度，北京會如何反應，才伺機而動。

極小圈子的特首選舉，要看阿爺的臉色行事，才產生這種徹頭徹尾典型機會主義者行為，見怪不怪了。但人算不如天算，江澤民突然「死去活來」，特首選情，又向唐英年那邊靠攏。機關算盡，最後只能竹籃打水一場空。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曾鈺成主席受甚麼壓力出現錯判？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接受中國評論社訪問，終於改口承認，驅逐社民連梁國雄離開議事廳，是判決錯誤，他將原因歸咎於新立法會大樓的燈光和音響，令他看錯聽錯，誤把提出規程問題的梁國雄，當作在座位上喊叫的陳偉業。

真的做錯了，認當然比不認好。但這是一起攸關立法會主席公正和權威的重大事件，只借一家友好媒體的訪問來認錯，而不是鄭重其事地公開道歉，顯得十分兒戲。曾主席雖然輕輕認錯，但已令當日蜂擁而出，舉着大拇指讚主席裁決英明的建制議員和公公官僚夠尷尬了。曾主席的認錯態度良好，但留下的問題，比解答了的問題還要多得多。

曾主席承認錯趕梁國雄，那麼聲大夾惡談政治倫理、青筋暴現講孔孟之道的黃

毓民呢？一聲令下，五、六個保安人員把他連推帶拖的趕出立法會議事廳。黃毓民議員除了大聲和無禮貌，今次究竟犯了甚麼規條？根據甚麼準則？這個裁決是對是錯？曾主席總要有個正式和嚴肅的交代吧！

事情的經過，看電視直播的觀眾已經知道得一清二楚，問題是，一向不偏不倚明察秋毫的曾主席為何還會錯判？

可能同樣受到立法會新大樓音響和燈光的影響，令特首先生渾身冒汗心神恍惚。或者是曾蔭權的國學底子實在太薄，根本聽不明白「子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是甚麼意思？更有可能是曾蔭權自尊心太強心靈太脆弱，受不了議員的疾言厲色，聽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在聽懂與聽不懂之間，以為殺到埋身，嚇了一跳，於是誤將孔孟聖言，當作黑社會講粗言穢語。

曾特首鬧了一個天大笑話，曾主席緊隨其後再鬧第二第三個。曾蔭權開口指摘議員講粗口，行為像黑社會，最高權力的掌權人開到聲了，同屬執政聯盟的立法會主席能不「做嘢」以表忠誠嗎？長毛梁國雄說曾主席可能在極大的壓力之下錯判，壓力來自哪裏？不是很清楚嗎？

在沒有任何事實根據下，曾特首指控議員講粗口、黑社會，情節是很嚴重的，但曾鈺成非但沒有追究，反而諸多包庇：「曾蔭權的指控沒有針對特定的人」，連三歲小孩也騙不過。

不少人會說，黃毓民、陳偉業、梁國雄三名立法會議員，行為乖張，表現激進，肆意搗亂，令會議無法正常進行，早該受到懲罰了，今次被驅逐離場，簡直大快人心！立法會主席不是中學訓導主任，判斷議員在議會的行為應否受懲罰，「一次還一次」，不能根據以往的表現，而是應看今次有沒有違規。議員今後能否在立法會議事，由他們背後的選民來決定，不能由主席一個人說了算。

話說回來，黃毓民問曾蔭權：「為何民望最低的局長會晉升萬官之首的政務司長？」這個問題，擊中了甚麼要害？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八日

EQ高臉皮厚的林瑞麟會做多久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疾言厲色，引述孔孟聖言，與特首曾蔭權談政治倫理，喝問林瑞麟是民望最低的局長，為何可以晉升萬官之首的政務司長。曾蔭權答不上來，只能顧左右言他，把「子曰」當成粗言穢語，指控黃議員惡形惡狀，形同黑社會。曾特首詞窮理屈，故意轉移視線。人們要問的是，林局長升官這個問題，擊中了甚麼要害，真的這麼難答嗎？

不到一個星期，我們終於聽到曾特首親口說出的答案。又是一個與年輕人真情對話的答問會，又是同一個御用青年組織主辦。曾先生可能認為參與者經過千挑萬選，安全系數甚高，可以回應這個千古之謎了。

同學問：「為何委任民望低的林瑞麟擔任政務司長？」曾特首是這樣回答的：

「司長要做實事、迎難而上、不計民望，做長期穩固的工作，林瑞麟是上選，他EQ高，對政府操作純熟，政制這樣難的問題也能解決，而且為人謙虛，大家應該對他有信心，林瑞麟一定會稱職。」

曾先生這個答案，在年輕人中間惹來一陣竊笑，如果在立法會殿堂裏說出來，不引起哄堂大笑，不惹得破口大罵，不成為翌日報紙的頭條，才是新聞。

曾特首這番話，其實是對自己說的。他自嘲「不擅於表達感受，笑容有些尷尬和僵硬，有時又會『面黑』」。曾蔭權EQ低官場皆知，幾乎全港市民都看過他的黑面，林瑞麟是他性格的對照。他找個EQ高，說得白一點其實就是臉皮厚，二十四小時都可以皮笑肉不笑的公公來做他的政務司長，以補自己EQ之不足，可能就是這位黃昏特首的用人哲學吧！

至於民望，曾蔭權經常掛在嘴邊的，是「民望於我如浮雲」、「做了七年特首，有四十分，香港市民已經對我很好了」，表面上，看起來豁達自然，並不在意，但別人對自己的批評，實際上是緊張到不得了，不然，為何會經常「面黑」？找個民望比自己低，「沒有最低，只有更低」的人來做政務司長，襯得起夕陽政府

的低水平，又能把自己的低民望襯高一點，也未嘗不是一個好辦法。

曾蔭權對林瑞麟其他溢美之詞，例如：「做實事」、「迎難而上」、「為人謙虛」、「一定稱職」……聽得全身起雞皮疙瘩，不敢恭維。所謂「政制這樣難的問題也能解決」，不要邀功了，是溫和泛民與中聯辦私下「傾掂數」，連特首都沒份，何況是芝麻綠豆的公公局長？

而「替補機制」搞得劣評如潮、滿城風雨，就肯定是林瑞麟的功勞。方案狗屁不通一塌糊塗，堅持不諮詢，後來民怨沸騰又推出四個諮詢方案，但全部都違法違憲，林瑞麟的能力如何，是否稱職，可見一斑。「為人謙虛」的讚美更令人笑得噴飯，他在立法會議事堂那個強詞奪理、令人憎厭的嘴臉，無論如何都不能與「謙虛」兩字沾得上邊。

林公公EQ高臉皮厚，但政治能力和水平卻IQ零蛋，他只做九個月政務司長任滿落台，那就算了，但如果下屆繼續，分分鐘一做五年，我們還可以容忍嗎？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九日

黎智英為政黨政治正常發展做了好事

早前爆出壹傳媒集團黎智英，每年捐獻二百到三百萬給泛民兩大政黨民主黨和公民黨，並在五區公投時捐了一百萬給社民連。愛國傳媒蜂擁而出，頭版頭條，新聞評論，鋪天蓋地，像發現新大陸一樣，指黎智英是泛民最大的金主，通過政治獻金，企圖控制民主派。

建制政黨，更第一時間跳出來抽水，稱政黨的捐款不應集中接受一個集團一個人，否則易受幕後大老闆影響，又稱我黨的捐獻非常分散，不容易受到操控云云。

建制政黨愛國傳媒乘機發難，不足為奇。正值區議會選舉進行得如火如荼，此時此刻爆出這等猛料，真的非常巧合，對手跟進搶攻，極盡醜化抹黑之能事，理所當然。但自己黨友也出來「客觀評論」一番，和應對手的指摘，說捐款太集中，容

易受操控，要認真檢討。在選情告急的當前，再踏一腳，就有點令人不解了。

沒錯，泛民兩黨接受黎智英一人一集團捐款，的確太集中了。二零零六年至今（二零一一年），兩黨分別接受了黎智英千多萬，黎智英零九／一零年捐給民主黨三百萬，竟佔該黨非會員捐款比例百分之九十九點四，公民黨稍好一點，同年期的三百萬，佔該黨非會員捐款比例百分之六十八點四。兩黨都非大富大貴，會員奉獻極其有限，區區三百萬捐款，一個已佔全年收入幾乎是全部，一個已近七成。

在香港芸芸億萬富豪當中，黎智英的身家不算豐厚，排名應該不高，以他一人之力，每年用少得可憐的區區幾百萬，竟然就可包起香港兩個民主派政黨，與其說是揭露了黎智英操控泛民的驚天大陰謀，不如說是揭開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悲哀與艱辛。

三百萬是一個甚麼概念？香港一位富二代打離婚官司，透露太太一個月的飲食費用超過三百萬。泛民政黨整年的經費，原來不夠富二代太太一個月的吃喝費用。經費緊絀固然令泛民政黨的發展舉步維艱，對照富貴政黨豐厚的政治捐獻，反映出香港極度傾斜和畸形的政治生態。

根據公司註冊紀錄，零九／一零年，民建聯捐款收入稱冠，是四千八百三十七萬四千元，自由黨這個號稱代表商界的政黨，有一千三百六十九萬八千元，只及民建聯的逾三分之一，獲捐款只得一個零頭的泛民政黨，簡直望塵莫及。建制政黨的金主是誰？集中還是分散？會否受幕後老闆操控？因為香港既沒有政黨法也沒有政治獻金法，所有操作都在黑箱裏進行。

任何一個民主政體，因為政黨有機會執政，財團兩邊都捐，兩邊都買政治保險，同時向不同政黨捐獻都是正常不過的事，只要依足規則，透明度夠高，選民可以用選票來監察。

香港沒有執政黨，但財團心知肚明，捐款給阿爺寵幸的建制政黨，可以連本帶利賺回來，稍為接近泛民都會成為死亡之吻。黎智英不靠阿爺搵食，才夠膽向泛民捐獻，從這角度看，黎智英其實是為香港政黨政治正常發展做了好事。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區議會究竟是個甚麼東西？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徹底打破了「投票率高，有利泛民」的說法，一百二十萬選民參與，投票率高達百分之四十一點四，但泛民還是慘敗。在眾多政治明星中，民主黨僅保住黨主席何俊仁、涂謹申和甘乃威；公民黨陳淑莊和湯家驊大比數落敗；社民連更是全軍盡墨；企圖從超級議席進軍立法會的李卓人也敗給工聯會新丁。泛民敗得如此徹底，是因為受人民力量狙擊？受司法覆核官司影響？是政治明星效應消失？還是泛民低估了建制派綿密的網絡和動員力量？這些都留給專家去分析好了。

我心目中的疑問是，選民把神聖的選票放入投票箱的時候，對當選的區議員有甚麼期望？最重要的問題是，在選民心目中，區議會究竟是個甚麼東西？

打從殖民地時代算起，地方行政已經實行了三十年，區議會選舉也經歷過無數次。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區議會是照顧地區民生需要的：公共交通、社區設施、休憩地點、市容整潔，總之是與大政策無關細眉細眼的地區工作。區議員儼如社區保母，在通渠和收衫的同時，也要用一些好處甜頭跟區民聯絡感情，取得信任，尋求支持，於是「蛇齋餅糭」就成為了最低要求的指定動作，無論是泛民和建制都不能免俗，當然，如果還有廉價數碼相、長者驗身量血壓，又或搞多一次大廟還神海鮮一天團，區民無法忘懷你的噓寒問暖照顧周到，就會鐵定投你一票。

在著名評論員和政黨大佬眼中，區議員的地位與工作是相若的，他們被冠以「地區椿腳」的稱號，即在選區動員群眾，擔擔抬抬，執頭執尾，為競選立法會的大佬擔任抬轎者的次等角色。幸運的話，會在第二、第三梯隊的名單上排上隊，等候大佬青睞。

諷刺的是，這些毫不起眼，只顧雞毛蒜皮，淨看幾條街選區的「地區椿腳」，卻擔負愈來愈重大的政治角色。在他們中間，可以產生五個超級立法會議員，更有部份人可以進入選舉委員會，提名和選舉產生行政長官。還有的是，特區官員慣常

「有事鍾無艷」，一些具爭議的全港事務，會借區議會「過橋」，徵詢十八區議會正副主席的意見，有時，甚至罕有地會諮詢全體區議員的意見。

面對全港大政治的重責，這些在區選打敗老將，但連面對鏡頭都口齒不清的政治新丁能夠應付嗎？選民在投下他們一票的時候，是否透徹明白區議會的政治性質正悄悄地起着變化，已不是他們所理解的「地區工作」那麼簡單？

只有幾條街幾萬人的區議會選區，從設計上已經令大部份區議員缺乏全港的大局觀念，只有諮詢權的區議會，也只能淪為吹水會，實權仍牢牢掌握在官員手裏。不擴大選區，不改變職能，卻不斷加強區議會在全港政治的角色，香港的政治矛盾，只會加劇，不會減輕。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深不見底的操盤痕迹

十八個區議會，十五個由建制派控制，有些更連一個泛民議員都沒有，區區染紅，泛民在區議會選舉慘敗，已是不爭的事實。有人用得票率計算，說泛民整體得票的百分比，跟上屆沒有太大差別，來說明泛民沒有敗得比想像中那麼嚴重。這種感覺良好的自我安慰，只會令自己麻痺大意，所謂痛定思痛，徹底檢討，都只是走過場的空話。

泛民失掉二十多個議席，只剩下八十多席；相反，只是一個民建聯，已進賬二十多席，增至一百三十多席，再加上工聯會贏得的議席，差不多是泛民議席的兩倍多。地區力量的此消彼長，明年（二零一二年）立法會選舉，對泛民來說，比今年（二零一一年）區選更凶險萬倍，期望所謂鐘擺效應，使泛民能夠絕處逢生，都

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泛民大敗的原因，眾說紛紜，但卻不是完全無迹可尋。泛民大分裂令支持者灰心喪氣，投票意欲銳減。港珠澳大橋和外傭居港權兩宗司法覆核，令建制派有機可乘，極盡歪曲抹黑，對泛民尤其公民黨帶來不可估量的衝擊。泛民迷信明星效應，空降參選，結果敗給地頭蟲，甚或名不見經傳的新丁。泛民立法會議員身兼區議會席位，地區工作乏善可陳，以為單憑知名度就可連任，遭遇滑鐵盧理所當然……

以上種種，都可能是泛民敗陣的表面原因，但卻沒有把最重要的關鍵因素計算在內，就是指揮中心在西環，那深不見底的操盤和動員能力。一葉知秋，以後的選舉，極可能出現同樣的操作模式。

「投票率高，泛民有利」，原來是個神話，今屆區議會選舉，投票人數超過一百二十萬，投票率達百分之四十一點四，但泛民仍逃不出慘敗的命運，在不少選區，投票人數增幅驚人，但選票都不是投給泛民候選人，而是他們的對手。

不少關鍵選區都出現近似的神奇現象：投票人數大幅增長四至六成，多了幾百至千多人投票，但差不多全部流向泛民候選人的對手，這些高級住宅區人口相對穩

定，不會驟然猛增，突然多了幾百個熱衷投票的居民，幾乎全數把票投給建制派，就顯得有點不尋常了。不論中上層還是基層選區，例如中西區、灣仔、九龍城、黃大仙、葵青、元朗亦有近似的例子。

怪異現象一而再再而三出現，如何解釋，可能永遠是個謎，但因為異於常理，有太明顯的操盤痕迹，不得不令人深思。

香港沒有戶口制度，選民登記亦相當兒戲，只要通知選舉事務署更改地址，根本不會核實，也毋須住址證明。有人收到不明來歷的投票通知書寄到自己的住址，但姓名都是陌生的，而投票者到指定投票站，拿出身份證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投票通知書。這就是選民登記制度的漏洞，會否成為某些勢力的可乘之機？誰人能排除系統地大量地種票的可能？

建制派資源豐厚，動員能力驚人，已是不爭的事實，如果不填補選民登記的漏洞，公平公正的選舉還可真正維持嗎？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幽靈人口」摧毀廉潔公平的選舉

區議會選舉後，我寫了《深不見底的操盤痕迹》（見前文），提出了系統種票的種種可能性。種票疑雲，被分析區議會選舉的專家學者輕言一句「成本太高，幾無可能」，就徹底否認，泛民亦被慘敗的賽果困擾，怕被人譏笑不肯認輸，又忙於討論割席絕交，根本無暇兼顧。關乎選舉的廉潔公正，就這樣不了了之。

網上流傳聲稱是選舉事務處職員所拍的照片，在辦公室堆着十幾個大紙皮箱的「投票通知書」，因為「地址錯誤，查無此人」，又或「地址不全，無法投遞」而退回，發照片的人說，這類退回的「投票通知書」多達幾萬張。照片發出後，有傳媒頭條報道，才開始有人認真看待系統種票的問題。

香港沒有戶口制度，幾年搬一次屋稀鬆平常。香港的選民登記制度相當簡單，

更可以說是近乎兒戲。選舉前開放的選民名冊，新登記或轉住址，只要填好表格，交予選舉事務處即可。擺街站為合資格的選民填表，更可掌握選民的個人資料和聯絡方法，成為各政黨選前的指定動作。

選民登記表格填寫的住址，毋須任何證明，選舉事務處也絕少查核，這個天大的漏洞，造就了別有用心的勢力有可乘之機，肆無忌憚地造假種票。

《蘋果日報》早前報道，有選民收到來歷不明的「投票通知書」，又發現有「一屋七姓十三票」，又有唐樓住戶收到十一張「通知書」，但當中八人從未在上址住過……以上離奇古怪的個案，相信只是冰山一角。

區議會選舉的輸贏，可能是幾百票，有時甚至只是幾十票的差距。在選民登記的時候，把足夠人數的選民「遷移登記」到某個選區的地址，甚至不用驚動真正住在這地址的住戶，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種票。即使住戶收到不明來歷的「投票通知書」，他也以為只是錯寄，退回就算了，因為投票時只要出示身份證而不需「通知書」，可以作弊的機會大大增加。

要確保某個關鍵候選人勝出，只需種幾十票幾百票就夠了，簡直輕而易舉。有

沒有某種勢力系統地種票？要查個水落石出一點不難。候選人都有該區選民姓名地址的光碟，核對同一個地址住了多少人，如果人口超乎尋常地多而姓氏又雜，這些就是種票產生的「幽靈人口」，可能性極高。

有些選區根本沒有新建築，沒可能有大量人口遷入，但選民人數卻突然猛增，比對前後兩屆，不同大廈的選民人數，甚至個別單位選民數目的增減，就可找出可疑之處。選民資料的光碟在候選人手裏，他們可以在不涉及選民私隱的情況下作出統計，再交給傳媒公諸於世。

有區議員告訴我，投票當天有一車一車的選民被載到投票站，他們面孔陌生，地理環境亦不熟悉，甚至連站在附近拉票的當區候選人也不認得。疑雲重重，鬼影幢幢，當局再不正視這些問題，香港選舉廉潔公平的美名，將會毀於一旦。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不打大老虎　只打小蒼蠅

廉署終於採取行動，拘捕了二十二名涉嫌種票人士，部份以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落案起訴。根據連日媒體的窮追猛打、政黨的舉報投訴，證明此案只是芸芸種票案中的冰山一角，而廉署拘捕的，都只是前線的過河卒子。差不多每區都出現的種票行為，非有足夠的系統規模，無法成事。外面風聲緊，輿論壓力大，當局非做一場「大龍鳳」不可，戲完了，走過場，幕後主腦，繼續逍遙法外。

幕後主腦是誰，其實早已呼之欲出。在種票醜聞未爆發之前，媒體報道，有甚麼政協聯誼會，開大會動員認頭多少選票，而被揭發涉嫌種票的，又是一些身份可疑的地方政協委員，何其巧合，當局又對傳媒指名道姓的嫌疑者按兵不動，有甚麼

難言之隱，真是疑雲重重。

選民登記制度漏洞百出，無論新選民還是轉地址，都毋須任何證明，只需填好登記表格就完事，選舉事務處絕少抽查，只是被動等待「選舉通知書」打回頭，才略作問詢，問不出所以然來，又繼續不了了之。即使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特區官員與種票者勾結造假，但林瑞麟領導下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對漏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一點事情都沒有做，實在難辭其咎，應該問責下台。

說林瑞麟對種票漏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沒有冤枉他。五年前（二零零六年），審計署已經深入調查選民登記制度，二百萬選民，發現同一地址登記超過十人的，有三百多宗，最嚴重是一百六十二名選民共用一個地址，幽靈人口，鬼影幢幢，已是不爭的事實。審計署當年已要求選舉事務處加強抽查，並落實選民登記住址證明等措施。但整整五年過去，依然故我，連一丁點影子風聲都沒有。林瑞麟這種官僚心裏想的是甚麼？對如此明顯的漏洞都不有所作為，難怪人們會懷疑官僚有份配合種票。

除了種票，還有種人。《蘋果日報》揭露中聯辦前官員黃春平改名換姓（英文

姓名）成功當選新一屆區議員，左派政黨頭目挺身為他辯護：「英雄莫問出處」、「佢已經唔喺中聯辦做，又係永久性居民，我睇唔到點解唔畀佢去選。」又反問：「香港邊條法律規定乜嘢機構嘅人士唔能夠參選，咁樣規定會唔會歧視，吓？」

這個道理，表面說得通，但人們有所不知的是，無論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內地外派到港的幹部，有一條不能逾越的規定：最多留港六年便要回去，一來是提防幹部做了香港永久居民而不聽話，二來也為了避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授人以柄。看來，為了選舉政治需要，這規定已徹底更改，溫水煮蛙的火候已夠，大剌剌赤裸裸的干預也不怕了。

由種票到種人，處處見到特區官員睜眼閉眼的配合痕迹，只打小蒼蠅不打大老虎，公平、公正、廉潔的選舉制度，無可避免，將徹底蒙污。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不要臉的區議會委任制

凡有丁點尊嚴的人，都會有羞恥心，都無法忍受給人瞧不起。一個人如是，一個政府更應如此。如果給人瞧不起都視作等閒，連一點羞恥之心都沒有，不但尊嚴盡失，引用先賢的話，根本喪失了做人的基本資格。

特區政府委任區議員，可說已經達到毫無羞恥之心的極致。六十八個委任區議員，百分百建制派，其中六成三再度「蟬聯」。做完一屆、做完兩屆都不肯出來參選，不願接受民主洗禮，乾坐着等吃免費政治奶水，已經夠羞恥了，更離譜的是，有些更是連續三次、四次接受委任，屈指一算，四年一任，已經吃完十二年免費政治奶水，肚滿腸肥，還要繼續吃足十六年，繼續給人瞧不起，天下間竟然有這種不要臉的事！

願意接受第四次委任的人固然沒有任何羞恥之心，負責委任的官員又何嘗不是？輿論質疑已違反不超過六項公職任期六年的「六六原則」，官員竟然氣定神閒的解說：上屆觀塘區，今屆油尖旺，雖是委任區議員，但不屬於同一個公職，沒有違反「六六原則」。說起來面不紅耳不赤，其毫無羞恥心的段數，比一屆又一屆接受委任的區議員還超過千百倍。

更壞的情況當然遠遠不只於此。競選落敗的區議員被跨區委任，沒有絲毫尷尬；三十出頭「最有前途政黨」的年輕黨員坐等委任議席，沒有任何羞愧，還「理曲氣壯」把歪理到處宣揚；新界王失去當然議席，卻由政府委任保送再進入區議會，極可能榮登主席寶座……本地政壇的烏煙瘴氣，都在這次委任裏呈現得七七八八了。

委任制等於徹底反轉選民的選擇，等於不承認正常的選舉結果，稍有普通常識的人都會了解明白，根本不需多言。但今天這種委任制，擺明是利用政府資源，為建制派扎根地區，培養接班人，千秋萬載，長做長有。

每個區議員月薪二萬多，主席多一倍，副主席多五成，每年二十多萬實報實銷

開支，五萬非實報實銷雜項，開設和結束辦事處更有額外津貼，每名區議員每年耗費的公帑高達六十萬，一屆四年二百四十萬，以今屆一百零二個委任議員計算，已超過二億四千萬，來屆減去三分一委任議席，也要花掉公帑一億六千多萬。

扣去委任區議員自己應得的工資，仍有五、六千萬公帑可供運用，還可申請區議會的其他活動經費，建制派肯定佔優。試問，這筆天掉下來的巨款，可以派多少個「蛇齋餅糭」？可以養活多少名地區助理為街坊通渠修窗？可以舉辦多少場大廟拜神海鮮宴一天遊？建制派在地區深耕細作，織成一個綿密的無人可破的網絡，一舉拿下區議會大部份議席，政府向委任區議員提供的公帑養份，簡直功不可沒。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譚志源局長說得很謹慎，他個人傾向區議會委任制到二零一六年完成歷史任務。委任制為阿爺立下了大功，譚局長的個人意願，能敵得過黨的意志嗎？我們走着瞧好了。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小圈子選舉　是面照妖鏡

無論是唐英年還是梁振英，都是建制中人，不是親建制的無名小卒，要靠做啦啦隊打邊鼓獲取蠅頭小利，而是有名有份、有權有勢的響噹噹人物。一個是由主管工商事務，到手握財政大權，再升至萬官之首的政務司長；一個是由董建華朝代，到曾蔭權政府，一直擔任特區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這兩位建制權貴，對回歸以來一切政府決策，無論是博得掌聲的，如果有的話，還是民怨沸騰的，當然俯拾皆是，都應該榮辱與共，齊齊承擔。不能因為辭職參選，就把所有責任徹底撇清得一乾二淨。

梁振英還未宣佈為特首寶座備選，還是行政會議召集人時，每星期在報章發表幾千字鴻文，對政府的民生政策，包括最低工資、房屋問題、人口議題等等，極盡

批評。當時已有人質疑，難道這些政策，行政會議都沒有討論過？這樣做有否違反集體負責和保密原則？更有人說，這種做法，完全置政府作為一個團隊於不顧，也違反政治倫理。梁振英還有職務在身的時候尚且如此，辭職參選，當然更是肆無忌憚了。

想不到的是，在特區政府內手握實權的唐英年，為了打擊競爭對手，為了抹黑對方的競選團隊，更是變本加厲。當過財政司長的唐英年，參與制訂市區重建局政策，有份審批市建局的發展項目，今天竟然說市建局起樓「華而不實，貴到無倫」，無法不令人聯想，這種自摑嘴巴的批評，是衝着身為梁振英競選辦主席的市建局負責人張震遠而來。

這些年，市建局舊區重建工作是否無可批評，當然不是，剛剛相反，市建局不少舊區重建項目，搞到民怨沸騰，衝突處處，喜帖街就是典型例子。早期的市建局不但收樓拆樓，還把自己變成一個比發展商還發展商的財團，以賺錢盈利為最高目的，把社區關懷、長者照顧、人文氛圍，統統抹殺，這些，全部都應該狠狠批評、大加鞭撻。

但如果這些批評出自唐英年之口，就令人覺得非常奇怪和荒謬了。市建局要做發展商賺大錢，唐英年不是決策者嗎？市建局起的樓「華而不實」，唐英年沒有參與審批嗎？市建局的樓貼近市價「貴到無倫」，唐英年一點責任都沒有嗎？他對傳媒說參與項目審批但沒有定價，這種爭功諉過的下三流行徑，莫說政治倫理，連僅有的政治承擔都做不到，今後要管治香港做五年特首，怎不令人捏一把冷汗。

批評市建局引起輿論強烈反應的話音未落，唐英年又提出對新界的「所謂」僭建要「以和為貴」。這種踐踏政策權威、討好鄉紳選委的行徑，做得太過赤裸裸，勢必打擊唐英年剛回升的民望。小圈子選舉必然出現這種「政策賄選」的短期行為，照妖鏡映出參選人的真實一面，是龍是蟲，清清楚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台灣選舉我們學到甚麼？

「恭喜大家！我們贏了！」台灣總統馬英九成功連任，在雨中向支持者激動地宣佈勝利。馬英九的激動，可能是因為確實贏得艱苦，國民黨勝利，也可以說是一場慘勝。國民黨馬吳配得票六百八十九萬，得票率百分之五十一點六，比民進黨蔡蘇配多八十萬票，以六個百分點勝出。八十萬票、六個百分點當然不是小數目，比不少西方國家勢均力敵的小勝，也算清脆利落得多。

拿四年前的二零零八年總統選舉的票數相比較。當年，國民黨的馬英九贏民進黨的謝長廷二百二十多萬票，勝十七個百分點。相隔四年，同樣是國民黨的馬英九，流失的選票接近七十七萬，但在野黨換了形象清新、態度溫和的蔡英文，卻吸引多了接近六十五萬的台灣選民投票給民進黨。

從票數和得票率來看，四年下來，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已從陳水扁貪腐陰影的絕地中穩定陣腳，支持度正處上升軌。相反，馬英九治下的台灣，四年執政，除了兩岸關係穩步發展，內政卻是乏善可陳，甚至被批評施政無能。不少評論指，國民黨正在走下坡路，馬英九勝出，靠的是北京政策的暗中襄助，大陸台商因自身利益而力挺。

馬英九連任兩屆，不能再選，國民黨的天王級人馬，包括胡志強、郝龍斌、朱立倫等，地方施政初期被看好，視為國民黨明日之星，但執政成績卻未如理想，無法通過考驗。下屆如果蔡英文捲土重來，又或派出更重量級的人馬，誰可代表國民黨應戰？四年之後，國民黨才面臨真正的危機。政治一天都嫌長，誰知道四年之後會是甚麼光景。二零一二年這場台灣總統選戰，成為兩岸四地的民主模範，更教華人社會欣羨不已。

今次，是台灣舉行總統直選以來，第一次真正擺脫統獨爭論，擺脫族群悲情，比拼施政實績的選舉，雖然兩岸政策仍是選戰的主軸，但維持台灣現狀，已成為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共識。

接近百分之七十五的台灣選民投了票，民眾熱情參與，造勢大會更是熱火朝天，非但沒有暴力，更沒有紛亂。馬英九的勝利演說，十分謙卑，表示會傾聽兩位對手蔡英文和宋楚瑜的批評，作為施政的考量，並會定期與在野黨會面，聽取他們的意見。

蔡英文也馬上為敗選負上責任，宣佈辭去民進黨主席的職位，敗選演說，表現出蔡英文一貫的優雅和淡定，令人動容：「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洩氣。你可以悲傷，但是不要放棄。因為明天起來，我們要像過去四年一樣的勇敢，心裏充滿着希望。因為，我們必須勇敢地扛起這個國家的責任，我們必須樂觀地，繼續為台灣這塊土地打拼。」

大陸人民空前關心台灣的總統選舉，網上討論也熱火朝天，但網友卻自嘲是「太監聽房」，光是看卻不能做。香港的政黨中人，也蜂擁到台觀選，希望在選戰中偷師學藝。但他們學到的是甚麼呢？優質選舉未學到，但政客們卻爭相丟人現眼，丟到台灣。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把轟轟烈烈的反貪運動進行到底

我成長於一九六零年代，小時候親眼見過親身經歷過的貪污受賄，至今印象猶深，那種震撼，不是今天看電影看電視《五億探長雷洛》可比擬。

那個年代，幾乎沒有一個政府部門公家機構不貪。警察隨便吃小販的水果，拿走士多的汽水不付錢，視作等閒。逢年過節攤大手板拿利市，是指定動作。交通違例用錢解決，考車牌不行賄肯定「肥佬」。公立醫院的阿嬸，不給茶錢，病人叫到聲嘶力竭，都不會有人理會。

這些都是小兒科，還有更多更大手筆，危害社會整體安全的驚天貪瀆，小孩無法明白的潛規則，每天都在發生。那個無紅包寸步不行的年代，與今天的中國大陸相比，甚至不遑多讓。

俱往矣，廉政公署成立後，公家機關的貪污受賄，幾乎絕迹，有的，只是零星發生，大老虎打完了，廉署甚至要打小蒼蠅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當人們以為，防賄條例和高薪養廉真的收效，香港已經進入令鄰近國家和地區都欣羨的廉潔社會，特區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的特權腐敗，當頭棒喝，提醒我們，沒有制衡的權力肯定會以絕對腐化告終。

細聽特首曾蔭權就此事擠牙膏式的告白，由當初的諸多辯解，到後來承認「自以為是」，態度表面上是軟化了，實際卻是「屎片醫生」（spin doctor）式的另類包裝，目的旨在廉署會否介入調查的風頭火勢下，博取市民同情。至於成立獨立委員會，研究規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的高官利益衝突，一看就知道是文不對題，目的只有一個：轉移公眾視線。

曾特首的連番動作，反映他並沒有深切反省由豪華遊艇到私人飛機，再到深圳豪宅等等「着數門」是否有錯，只是想方設法尋求脫身。

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在遊艇過夜，不是有沒有給回交通費機票錢住宿費，而是觀瞻與誠信的問題。跟這些涉及公共政策生意的富豪過從甚密，令人懷疑特首會

否政策傾斜利益輸送，你究竟是為市民服務，還是為富豪服務？作為「大政治家」的曾蔭權竟然連這種從政道德ＡＢＣ都搞不懂，只不斷向外解說聚會並無談論公事，你相信嗎？反正香港人就不會信了。

深圳租住豪宅，二百四十萬人民幣三年租金，已經夠「着數」了，還可以免費享用度身訂造的三百萬人民幣豪華裝修，天下間竟然有如此便宜的事？在搵豪宅和簽租約的同期間，又對數碼廣播發出牌照，和酌情批准不合資格人士擔任公司主席，天下間又竟然有如此巧合的事？你會相信嗎？反正香港人就不信了。

今天回看，一九六零年代官員的貪污受賄，原來只是小打小鬧，涉事官員的級數、危害社會的程度、利益輸送之赤裸，遠不及今天的嚴重與深遠。「香港，勝在有ＩＣＡＣ！」，老闆出事，廉政公署會把這場轟轟烈烈的反貪運動進行到底嗎？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人嚴己寬　雙重標準

曾特首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就「着數門」回應議員質詢。面對鋪天蓋地的誠信質疑，曾蔭權決定棄租深圳豪宅，向市民道歉。說到這裏，曾先生低下頭，抿着嘴，面容扭曲，似哭非哭，但眼淚始終無法流下來。曾氏式哽咽能否博得議員同情？市民會否因此而原諒他？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曾蔭權只是道歉而沒有認錯。他在立法會這樣說：「我承認自己一直緊守的規矩，同市民對特首操守的期望有明顯落差，令公眾感到失望，質疑我的誠信」，「我承認四十五年來公務經驗是我的資產，但也是包袱，有時會令自己有盲點，只相信自己一套，忽視了時代轉變後，公眾期望也跟着改變，對公職人員有更高的要求。」

這番說話，明眼人都看出箇中意思，簡單地說，就是：「我依足規矩辦事，我沒有錯，只是你們要求高了。」

曾蔭權口中的所謂規矩，是甚麼規矩呢？是他自己為自己度身訂造的一人規矩。他的辯解是，公務員能否接受款待、收受禮物，由部門首長批准，如果決定不了，最後由特首定奪。特首自己呢？無人能夠決定，就只能由特首自定規矩來批准了。

這種自己批准自己的做法已夠奇怪了，但他所定的規矩，如果真有的話，與所有公僕採用同一標準，就沒有問題。只要一視同仁就夠了，但曾蔭權卻偏偏對自己有低於標準的要求。

包括司局級官員的所有公務員，能夠用渡輪經濟位價錢坐豪華遊艇私人飛機嗎？一般公僕，可以免費豪裝租住六千多呎大宅嗎？當然不能，他們都受着嚴格規管，稍有差池，都會受法律制裁，只要翻翻資料，就有不少只因貪小便宜就被檢控坐牢的例子。對公務員的廉潔操守有嚴苛的規定，要由小處着眼，因為防貪的防火牆即使有小小的蟻洞，要馬上堵塞，只要稍有鬆懈，就會整個崩塌。

對曾蔭權以下的公僕採用嚴苛標準，曾蔭權自訂的規矩就極為寬鬆，這種「人嚴己寬」的雙重準則，邏輯通嗎？能夠服人嗎？說得過去嗎？這就是為甚麼曾蔭權的「着數門」會惹起市民，特別是公務員怒火的最大原因。

曾蔭權至今仍死不悔改的是，他與富豪的交往、接受的款待、租住的豪宅，全都是公私分明，沒有利益衝突。誰決定呢？他自己決定。誰判斷呢？他自己判斷。但坊間的印象，跟他的決定和判斷完全是兩回事。這些富豪的生意和事業，不少和公共政策有關，憑曾蔭權手中的權力，就可輸送巨大利益，這樣都能說沒有利益衝突，曾蔭權的強詞奪理，已到顛峯境界了。

曾蔭權在立法會擠牙膏式的辯白，還有很多疑點尚未解開。輿論市民一定要繼續施壓，立法會議員要窮追猛打，廉署也要認真着力調查，千萬不要讓廉潔社會的美名，毀在曾蔭權手上。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日

天下間最大的可憐蟲

北京兩會，香港權貴，雲集京城，交換特首選舉的最新行情。

高潮當然是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見港區政協。習副是香港事務主要負責人，一言一行，舉手投足，打出甚麼手勢顯露甚麼表情，都關係着特首寶座會傳給誰，以及背後一大幫雞犬能否順利升天。

習副進場，與委員握手，先梁營後唐營。於是，中央挺梁，不脛而走，愈傳愈盛，說得像真的一樣。唐營那邊廂不甘示弱，首先指政協會面安排是「自由座」，更「踢爆」有人為了與習副握手，盡早趕赴會場，「擔櫈仔，霸頭位」，搶佔有利位置，務求與習副首先握手寒暄，向外界傳出有利我營的積極信息。

唐營更指習副的講話有「穩中求進」的內容，與唐英年政綱不謀而合，證明習

副挺唐而非挺梁，務請各選委認清方向。

對習副講話的重中之重：「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和諧穩定是福，動盪折騰是禍」，各取所需，各自解讀，總之是對己方有利，繼續自我感覺良好。群魔亂舞，醜態百出，小圈子特首選舉，儼如一場封建皇朝的宮廷鬧劇，垂老的皇帝要立太子，形勢詭異，風雲色變。群臣仰視着皇上太后臉色，打聽得勢太監的動靜，今天大阿哥仍然得寵，明天原來是四阿哥行情看漲，整天的戰戰兢兢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在政治上選錯邊站錯隊，惹來滅門殺身之禍。

形勢有變，香港部份選委已經開始口頭鬆動，不再把話說死，為轉軚作兩手準備。一些選委更毫不羞愧的把話挑明，「仍在等待中央就特首選舉表達傾向」，意思再明顯不過了：我會以阿爺的意旨為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想法呢？參加這種遊戲，習慣了，早就沒了。

這幫以阿爺意旨為自己意志的選委，是天下間最大的可憐蟲，儘管他們十萬個不願意投某某候選人一票，儘管秘密投票外人無法得知，但只要阿爺一聲令下，無論是基於利益還是基於恐懼，別無選擇，只能乖乖歸隊。投誰一票的自由意志都無

法行使，遑論是投白票希望改變選舉格局，這個被視為「造反」的行為，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了。

這場小圈子特首選舉的鬧劇早已證明，甚麼「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中央不會干預香港的特首選舉」，全都是騙人的鬼話。建制派的兩名特首候選人動真格的惡鬥，由本地不同財團的利益爭逐，延伸至內地政經集團的你死我活。即使眾阿爺們最後妥協，按掣命令他們屬意的特首好好睇睇地「高票當選」，但當龐大的利益無法擺平，亂源無法遏止，新上任的特首能否順利管治，實屬疑問。

五年後（二零一七年），香港就有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但眾阿爺們慣性插手，慣性要預知結果的選舉，又會出現怎樣的鬧劇，港人只能自求多福了。

二〇一二年三月六日

命運掌握在醒覺的港人手上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日，五千多港人上街遊行；三月四日，再有六千多人「打小人」，矛頭都是針對特首曾蔭權貪污腐敗以權謀私，也抗議小圈子特首選舉，兩個爛蘋果已夠爛，無論是哪個上台，都會令香港加速向下沉淪。港人面對這種制度性的腐敗，還是不夠憤怒，不夠醒覺，上街人數比預期少，大部份人仍是冷漠和沉默，怪不得立法會的建制派可以這麼肆無忌憚，可以視民意如無物，繼續保駕護航。

早前立法會內會否決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曾蔭權的「着數門」，建制派投反對票的理由，是廉署已經立案偵查，立法會毋須重複。泛民議員聲言在立法會大會再次提出，但恐怕仍是徒勞無功，由保皇黨把持的立法會，再次被否決的機會，

肯定百分之一百。

「香港，勝在有ＩＣＡＣ！」香港這近四十年來逐步建立廉潔社會，令鄰近國家和地區欣羨不已，廉署功不可沒。但特首是廉署的直屬老闆，廉政專員由特首委任，要定期向他滙報工作。下屬偵查自己的老闆，是否能公平公正？無私無懼？偵查的結果能否服眾？七百萬人甚至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是廉署成立以來的最大考驗。曾蔭權又不肯停職休假以避嫌，在如此制度下，試問，我們能對偵查結果抱有過高的期望嗎？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提出，根據《基本法》彈劾特首曾蔭權，議員反應冷淡，簽名支持的只有小貓三兩隻。不夠票入閘參選特首的葉劉淑儀，更是簽了名聯署彈劾，最後又急急撤回，不知有甚麼不可告人的原因。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九），彈劾特首，要過五關斬六將。十五名議員聯合動議，只及立法會人數的四分一，門檻不算很高，但要指控特首「嚴重違法」或「瀆職」並不容易，然後又要進行分組點票，才能成立獨立委員會對特首進行調查，通過的機率已經微乎其微了。即使奇迹出現，委員會能夠成立，調查結果出

來，要三分二議員通過彈劾議案，在今天的立法會政治生態下，機率是零。

一切似乎又回到原點。泛民議員繼續推動《權力及特權法》查特首，即使失敗，可以馬上啟動彈劾機制，這個破天荒的行動，最後可能沒有甚麼結果，但可以引起全民討論媒體關注，對貪污瀆職的官員構成政治壓力。如果數以十萬計的市民上街，強烈要求立法會徹查曾蔭權的「着數門」，在選舉壓力下，相信建制派保皇黨都不敢橫蠻阻撓。

香港會繼續向下沉淪，還是有機會止跌回升，命運掌握在醒覺的香港人手上。如果我們對特首及其繼任人的貪腐瀆職、知法犯法、以權謀私、利益輸送，都表現得如此冷漠和沉默，那香港人真的是活該了。

二〇一二年三月七日

貪財・好色・可能涉黑

香港受了甚麼詛咒，特區的第一把手和前第二把手，再加上行政會議前召集人，一個貪財，一個好色，一個可能涉黑。說「可能」，因為事件仍是羅生門，還在發展中，未能下最後結論。前者貪財後者好色，已經是肯定的了，香港的土壤出了甚麼問題，掌握最高權力的特區官員，竟然淪落至此？

曾蔭權的所謂「貪」，相對大陸官員的貪污腐敗，算不上小菜一碟，連一個村官縣官都可能有家財幾億，從內地的標準來看，曾特首簡直是廉潔奉公天下難得的清官。但如果我們硬要跟最低的標準看齊，香港只能向下沉淪。

內地有人嘲笑曾特首，貪都貪得不夠大氣魄。乘坐豪華遊艇私人飛機，享用免費豪裝的六千呎大宅，又或最新揭發的，在只招待賭客大戶的豪華澳門套房度假，

究竟誰付房租還是免費，還有待澄清。按照行政長官的權力和位階，都是小家得不成比例，充其量只像目不識丁的權叔權嫂，貪圖小恩小惠小便宜。貪都貪得這麼沒有品味，的確丟架。

到今天為止，曾特首招認的事實，涉及的利益不算多，又沒有現金到手，在輿論和民眾壓力下，就連深圳豪宅也退租了，還需要窮追猛打嗎？廉署立案偵查，立法會更希望用《權力及特權法》、不信任動議，甚至彈劾的方法來追究，算不算小題大做呢？

絕對不是。香港公務員以廉潔著稱，特首帶頭貪腐，即使銀碼未必很大，如果整個社會等閒視之，執法部門又輕輕放過，對香港的反貪防貪制度，將造成致命的打擊。刑不上大夫，廉署將來檢控公務員，人們還會服氣嗎？公務員會問：連特首都可以如此，我們接受款待甚至收受更大的利益，為甚麼又不可以？這種思想若繼續蔓延，香港肅貪倡廉的制度和文化就會一夕崩潰。因此，整個社會包括公權機關，都要嚴肅對待曾特首的貪腐案，把摧毀香港核心價值的病毒，清理於萌芽狀態。

對貪財者要嚴肅對待，對好色者又要如何？嚴格來說，甚麼婚外情、私生女都是別人的家事，只要另一半容忍、接受、原諒，無論多少次出軌又浪子回頭，其實真的與公職無關，傳媒又何必因為追求銷量滿足八卦將人家的陳年舊事，甚至私生女的照片也刊登出來。

這種說法，從正路看是百分百對的，但這位好色的候選人，處理婚外情私生女，和處理他的地下皇宮僭建一樣，都是那麼閃避拖拉，糊裏糊塗，人們擔心的是，今後香港發生重大危機，這位好色的富二代公子哥兒有沒有能力處理，始終是港人心中一大疑問。

至於可能涉黑者就更令人擔憂了，今天出來的不同版本，誰請這位江湖大佬出山拉票、誰宴請誰付鈔都說不清楚，能不令人有更深一重的憂慮嗎？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日

港區人大搞兩個權力中心

還有幾個月壽命的特區夕陽政府奄奄一息，曾蔭權又陷入貪腐醜聞受廉署調查，特首選舉亦因為僭建與黑金鬧得不可開交，在北京參加兩會的港區人大，沒有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病入膏肓而扶她一把，反而「趁佢病攞佢命」再踩一腳，在北京聯署上書，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雙非嬰居港權問題釋法。

根據「一國兩制」精神，港區人大不可干預特區的內部事務。根據《基本法》，只有終審法院和特區政府可以主動要求人大釋法。三十名港區人大聯署要求釋法，既僭越了特區政府和終審法院的權力，也是徹頭徹尾的脅迫行為，既脅迫特區政府，也脅迫終審法院，對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對港人珍視的司法獨立，帶來無可挽回的打擊。

港區人大代表認為，終審法院當年就莊豐源案的判決、特區政府對雙非嬰的處理方法，與一九九九年人大釋法的內容不盡一致，甚至違反了《基本法》。即使如此，如何處理？如何堵塞漏洞？也是特區政府權力範圍內的事，港區人大竟然繞過特區政府和終審法院，向人大常委要求釋法，搞兩個權力中心的意圖，不是路人皆見了嗎？

港區人大的手實在伸得太長了，不甘寂寞也早有前科。他們一直抱怨在香港特區內部事務不能發揮作用，也曾經要求成立聯合辦事處，希望集中更大的影響力，但都受到中央喝停。原因很簡單，中央政策，就是「不搞兩個權力中心」。試想想，香港的政治架構，有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三大範疇，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突然又搞一個違章建築，既不屬香港任何架構，又與中央關係密切，港區人大變成另一個權力中心，不斷對特區的內部事務說三道四指手劃腳，香港還能順利管治嗎？

法律界對曾經抱有厚望的律政司長黃仁龍的表現頗有微詞，但對於雙非嬰尋求人大釋法，黃司長卻企得很硬。他說：「大家明白釋法有爭議性，有不同建議之

後，社會上都有不同和強烈的回應。人大釋法的權力毋庸置疑，但《基本法》賦與香港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也是我們不能忽略的，所以釋法不可以輕易輕率而行。」

黃仁龍又重申要依法施政：「終審法院在莊豐源案裏，已就《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一作了詮釋，政府需要根據法律做事，不但是終審法院的判決，亦包括二零零二年立法會通過的法律。這是法治社會我們必須遵守的原則，亦是特區政府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應該要做的。」

港區人大的聯署是不是自發的，還是中央授意而行？果如是，就陷特區政府於不義。雙非嬰當然是目前特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但如果不顧程序的合法性，用脅迫手段，達到矮化特區政府和終審法院威信的目的，破壞香港的法治和管治，一個企硬的黃仁龍能敵得過龐大的國家機器嗎？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香港市民更「有啖好食」

溫家寶總理一句：「一定能夠選出一個為多數港人所擁護的特首」，一錘定音，為豬狼廝咬、醜態畢現的行政長官選舉定了調。如無任何重大變數，民望較高的梁振英，似乎篤定會坐穩來屆（第四屆）行政長官的寶座。

能力、應對、身處危機的表現，狼確實勝豬一籌，民望拋離對手也沒有甚麼意外。但這些都只是表面皮相，香港特首寶座的豬狼之爭，實質是香港利益集團你死我活的爭鬥，也同時是延伸至內地不同政經板塊的權力爭奪。代表本地二線財團利益的梁振英，一旦掌握最高權力，香港的政經力量，會來一次怎樣的大洗牌？未來五年的政經格局，會出現甚麼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然值得注意。

過去幾年，梁振英積極準備競選特首，在報章就各個政策範疇發表長篇文章，

房屋、勞工等都有詳盡論述，這些政策，比較符合本地傾向基層的知識分子的口胃，對梁振英的「求變求進」，一度存在幻想。

但選戰打下來，梁振英的真面目逐漸浮現，所謂「求變求進」的幌子，開始萎縮，細閱政綱，不少關鍵問題，都是語焉不詳，民主法治的論述，既簡且陋，甚至可能出現倒退。

梁振英上台，財團主導的政經格局，不會有本質的改變，地產霸權的基本面貌，也沒有絲毫動搖，唯一的變化，只是一線財團的壟斷局面，或會有所鬆動，在政策配合下，讓二線財團可以極速上位。但政經壟斷的態勢，可能會更廣濶、更細緻、更全面，令大家更「冇啖好食」。

香港一線財團及其代理人，本來都一致買重注押寶唐英年，但中南海眾阿爺經過鬥爭與妥協，最後拍板選擇梁振英，對一線地產財團來說，肯定是個沉重的打擊。

但不要替他們擔心，資本家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資本家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原則和理念只有一個，就是白花花的銀子，他們

絕對不會跟金錢鬥氣。盛傳香港首富已與梁振英見面，甚至向梁振英捐款。一線財團也開始改變口風，例如有提名唐英年的選委說：「誰做特首都可以」，為轉軚做充分準備。

為了使這些本來挺唐的「大孖沙」心服口服地轉軚挺梁，中央肯定會作出安撫，為他們的事業大開方便之門，為了補償，更要確保他們比以前賺得更多。

一線財團當然不是省油的燈，他們在中南海各有自己的線，梁振英當然知道箇中利害，不會對他們「去得太盡」，一線與二線財團有錢齊齊搵，未來五年，大小財團壟斷香港政治經濟領域的局面，一定比今天更嚴重。

未來五年，無權無錢又無票的香港市民，將繼續受到壟斷財團的魚肉，這還是其次，只要看看梁振英身邊的人，其政治主張、行為表現和處事水平，今後會出現甚麼局面，只要想深一層，能不令人膽戰心驚嗎？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歡迎唐英年繼續爆出驚天內幕

特首選舉辯論，唐英年孤注一擲，對梁振英拋出兩個重量級自殺式炸彈。一個指控二零零三年政府硬推二十三條立法，在「政府高層會議上」，梁振英提出「始終有一次要出動防暴隊、催淚彈對付示威者」。另一個指控，也是在同年的「政府高層會議」上，梁振英提出縮短商業電台牌照年期，由十二年減至六年，甚至更短的三年。

唐英年指的「政府高層會議」，據當年的高官，例如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的研判，應該是行政會議。唐英年此舉，明顯已經豁出去了。在民望和選情都處於劣勢的情況下，採用與梁振英玉石俱焚的策略。炸彈固然把梁振英炸個遍體鱗傷，自己也犯了官場大忌，如此公開爆料更會被阿爺視為不守紀律甚至是叛逆行為。看來，

唐英年自知勝算無望，才出此下策。

縮短商台牌照，由十二年減為六年甚至更短，當年傳遍廣播道，誰是始作俑者也呼之欲出，只差沒有一個頭面人物公開宣之於口。只要問問當時在商台工作的高層，都可以向你說出完整的經過。當年身為工商科技局長的唐英年，親口述說這個故事，可信性甚高，不是一句「沒有講過」就否認得了。

至於「用防暴隊和催淚彈對付示威者」，對公眾來說倒是新鮮事物，梁振英一再堅決否認，唐英年重申親耳聽聞，孰是孰非？肯定其中一個在說謊。行會會議紀錄，不像立法會，只有議程和結論，沒有誰人講甚麼的逐字逐句文本，即使翻查會議紀錄也可能找不出所以然，除非唐英年找到與會的第三者親自指證，否則只會又再重演一次羅生門。

前高官說唐英年不應洩露行會機密，批評他表現低劣，沒有分寸，又要求特區政府採取有效措施，處理違反守則的行為。屁股決定腦袋，前高官明顯站在管治者的位置，任何污糟邋遢的討論和政策，最好都不讓人民知道。但如果站在一般平民百姓的立場，唐英年的指控事關重大，與香港的核心價值密切相關，涉及重大公眾

利益，單單指摘唐英年不應這樣做，明顯是本末倒置，模糊了焦點，甚至起着替梁振英打掩護的作用。

唐英年指「公眾利益凌駕保密要求」，高官聽起來必定相當礙耳，當然也為了選舉，唐英年才膽敢說出這樣的話。但對無權無勢的小市民來說，唐英年爆出這樣的驚天內幕，於社會福祉，於世道人心，非但無害，而且十分有益。如果不是建制派互相廝咬，互相揭黑，單看堂而皇之的政綱，未來特首的真面目就無法浮現。

作為小市民，作為新聞工作者，歡迎唐英年繼續爆出驚天內幕，爆得愈多愈好，讓坑害平民百姓基本權利和核心價值的政策，從密室之中拿出來，擺在陽光之下。

小圈子選舉，沒有競爭，就更沒有真相。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日

投白票需要道德勇氣

特首選舉論壇，唐英年驚爆行會內幕，指控梁振英在二零零三年二十三條立法期間，因應香港政治亂局，提出用防暴隊和催淚彈對付示威者，並要求縮短商台的牌照年期，由十二年減至六年，甚至短至三年。

這兩枚威力極大的炸彈，是唐英年自殺式同歸於盡的策略，正如梁振英所言，是「人格謀殺」，目的是要公眾認識梁振英的真面目，口講漂亮堂皇的政綱，但在要害關頭，卻露出狐狸尾巴，對扼殺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集會言論自由，毫不心慈手軟。

唐英年這招自殺式攻擊，能否成功拖低梁振英的民望，還有待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唐英年以洩密訴諸群眾，尋求支持，百分百犯了中央大忌，把自己置身於

無可轉圜的不歸路。唐英年所說「公眾利益凌駕保密規定」，對中央來說，是另一個星球的語言，與他們的思維格格不入，唐英年與特首寶座愈行愈遠，幾乎已經成為事實。

唐營的自殺式攻擊，究竟圖個甚麼呢？唐英年自己打定輸數，但這是否等於梁振英鐵定當選，中間還存在很多不確定的變數。

唐英年醜聞纏身，導致民望插水式下滑，但始終都是個人能力和私德問題。但梁振英的「西九門」、「黑金門」、「防暴隊門」和「商台門」，一波比一波轟動，涉及的都是個人誠信與核心價值，比唐英年的問題，豈止嚴重百倍。

唐英年固然夠爛，梁振英可能更爛，兩個都是爛蘋果，都是無法啃得落，白票流選，重新洗牌，希望扭轉這個困局，似乎是最佳出路，這種想法，不少選委都相當認同。

白票運動來自不同陣營，各有目的和盤算。泛民選委投白票，甚至不投票，固然是想凸顯小圈子選舉的荒謬，同時也希望流選後有新的候選人加入，打破這個要硬啃爛果的悶局。

積極策動白票流選的還有唐營的核心分子。他們的心態也頗為一致，簡單來說就是ABC（Anyone but CY），眼見唐英年當選無望，白票流選，可以重新洗牌，出現一位比較能接受的候選人，重頭再來。

提名唐英年的選委接近四百，泛民選委有二百多，兩者加起來已有一半。即使各自按既定立場投票，在第一輪投票，都可能沒有一個候選人得過半數勝出。到第二輪投票，如果投白票的選委稍為多一點，誰能完全排除流選重新再來的可能性？

中央和西環當然不會是省油的燈，他們深明白票流選漸成氣候，趕緊作出精密部署。除了本地左報鋪天蓋地把投白票打為「顛覆選舉制度」外，更頻密對選委摸底和「照肺」，向他們傳達明確訊息，警告不可亂來，把白票流選消滅於萌芽狀態。

梁營中人說：「不要低估中央駕馭大局的能力」，恐嚇已經宣之於口，香港能否打破悶局死局，要看選委們的道德勇氣。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西環治港　噩夢成真

明天（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是特首選舉投票日，不外乎兩個結果：一是白票流選；二是梁振英當選。沒有第三個，原因眾所周知，自唐英年洩露行政機密，拋出兩個自殺式炸彈：「催淚彈門」和「商台門」之後，犯了阿爺大忌，被本地左報言詞辛辣毫不客氣狠批，已經當選無望，建制派剩下惟一的候選人，只有梁振英。

中央要員南下拉票，在深圳會見選委，西環中聯辦亦頻密活動，與選委密商選舉形勢，訊息明顯不過：把票投給梁振英，絕對不能流選。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回歸不到十五年，已經徹底破產。特首選舉是清楚不過的香港內部事務，但中央和駐香港代表，竟然赤裸裸干

預得如此明目張膽。這種箍票拉票的方式，當中是否存在威迫利誘？有否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廉政公署，脊樑是否夠硬，主動查究清楚？

儘管阿爺到處發功，出盡力保證振英高票當選，但並非所有人都聽這支笛。自由黨率先表態，絕不投票給梁振英，開放黨員投白票或投給唐英年，自由黨高層更公開自己的投票意向——集體投白票。

泛民選委更是不用說了，第一輪投給何俊仁或投白票，如果有第二輪的話，剩下兩個爛蘋果，會用走出來不投票的方式，抗議小圈子選舉的不公。

白票運動已經形成一股聲勢，民調亦顯示超過七成港人表態支持。無論民主派、建制派和大部份民意，都開始認同白票流選、重頭再來是香港這個死局悶局的新出路，因為愈來愈清楚的事實告訴我們，如果梁振英當選，西環治港的噩夢，將會成真。

由提名開始，西環已經介入支持梁振英，漁農界的六十票，西環出力變成梁的囊中物，保證他夠票入閘。然後，梁陷入「西九門」醜聞，西環又再發功，召支持通過特權法查梁的建制議員「照肺」，着他們投反對票。然後又傳出在馬會飯局，

中聯辦要員喝罵特首辦主任梁卓偉，施壓要放生梁振英的「西九門」醜聞，好讓他以清白之身，登上大位。

種種迹象顯示，鄧小平「港人治港」的構想，已遭徹底破壞。中央駐港機構的手伸得愈來愈長，不但特首選舉要管，香港內部事務要管、各級議會選舉高度介入，連做甚麼民調如何做也要插上一腳。中聯辦要員曾撰文指香港有兩支管治隊伍，一支是特區政府，一支是中聯辦，真的說得出做得到，而且是中聯辦排第一，特區政府已淪為排第二的跟班。中聯辦高官，不只在幕後操控，還在幕前頤指氣使，做老大哥。

中聯辦和阿爺們要港人硬啃爛蘋果，力助梁振英登上大位，「出得嚟行，遲早要還」。梁振英做了特首，會否等同西環治港的噩夢成真？套用自由黨榮譽主席的說話：市民要準備。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梁振英的「唱紅打黑」

梁振英「三低」當選，民望低、得票低和公信力低，另一說是低凝聚力。無論如何，低民望和低得票，已是千真萬確，破了董建華和曾蔭權上任時的紀錄，也是第一位甫上任就被喝倒彩要他下台的特首。

連一天蜜月期都沒有的梁特首，今後五年施政，怎能不舉步維艱。

良好主觀願望的輿論，希望他上場後要「重新『競選』，落區挽回民望」，梁振英也以要做一個親民特首自許，效果如何，要看一個靠西環扶植登上寶座的特首，能否成功洗底。

學術圈流行一個說法，梁振英是香港的薄熙來，初聽只覺風馬牛不相及。薄在權爭中剛下台，重慶的紅色痕迹被上任新官逐一抹掉。梁在中央祝福下剛當選，旭

日初升氣勢衝天，兩者怎能相比？一個下馬一個當選，這種比擬，不是盡掃權貴的雅興嗎？

學者解釋，薄在重慶推行「唱紅打黑」，不但唱毛時代的紅歌，更推行社會主義色彩甚濃的經濟民生政策，包括廉價的公租房、戶籍制度改革、貧困學生營養餐等等，深受重慶人民歡迎。而「打黑」，更用嚴厲手段運動方式打擊黑勢力，遍設街頭警崗，令治安急速好轉。深諳民粹之道的薄熙來，藉「唱紅打黑」提升民望，贏盡愛戴，連中央都忌他三分。

「唱紅」的民生政策有沒有可持續性？還是催谷民望的短期行為？固然令人質疑，而受到重慶人民喝彩肯定的「打黑」，更是黑幕重重。薄下台，受害人紛紛翻案，指「打黑」只是為了清除異己，更違反一切程序公義，人民權利也毫無保障，「打黑」變成了「黑打」，最大的「黑」，原來就是當權者。

如此說來，梁與薄確有甚多相似之處，梁振英主張的經濟民生，當然談不上甚麼社會主義，但其房屋、土地、勞工等政策，都帶有相對左傾色彩，曾一度受傾向基層的本地學者支持。只要梁振英繼續落區，落力推銷其基層政綱，必定贏得民粹

愛戴、擁護和支持。今天只有三成半的民望，假以時日，不難翻番。

「唱紅」提升民望之後，壓制人權自由的「打黑」將會陸續登場。梁振英在勝選感言中，以不少篇幅強調港人今天享受的人權自由將不會改變，也會繼續保障香港的核心價值，梁振英當然明白港人對他上台的恐懼和憂慮，才會說出這番此地無銀的說話。

但「齋講」核心價值，卻堅持二十三條立法。二零一七普選特首，為泛民爭取回鄉證，毫無承諾，只帶人「遊花園」。競選期間被指控「催淚彈門」和「商台門」更令人膽戰心驚，陰影揮之不去。了解一個人，最好的方法是認識他的朋友，梁振英身邊的智囊文膽是甚麼人？主張甚麼？今後對人權自由的政策如何，可思過半矣！梁特首當選，警方已對示威群眾使出胡椒第一噴，這絕對不是好兆頭。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一國兩制　壽終正寢

西環治港，對特區政府來說，一直是「寧俾人知，莫俾人見」的忌諱。縱使媒體報道得鋪天蓋地，坊眾熱議得街知巷聞，「冇圖冇真相」，拍不到聽不見，可以徹底否認得一乾二淨。

中聯辦官員把整個界別的提名票拉過來，確保梁振英能夠順利入閘。中聯辦高官在馬會酒樓喝罵特首辦主任，要特區政府在「西九門」放梁振英一馬。中聯辦官員逐一打電話給挺唐選委，要他們轉軚支持梁振英。甚至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中聯辦地區官員負責協調、動員和配票。以上的都只能說是傳聞，因為我們看不到這隻愈伸愈長的有形或無形的手，事情都秘密地進行，當事人又矢口否認，無證無據，只能以傳聞看待。

但當候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當選後第二天，親臨中聯辦，與西環要員會面一個半小時，然後又在電視鏡頭下，主任副主任部長在門口親切握手，熱情相送。這組畫面，赤裸裸的在告訴港人：梁振英上台後，西環治港再不需要忌諱了，「寧俾人知，莫俾人見」的政策不再適用了，西環作為第二支管治隊伍，已經從地下冒出頭來，變成第一權力中心了。

當記者問梁候任特首到西環是否謝票，梁起初直行直過，聽而不聞，再三追問，才轉過頭來回應。梁說，到中聯辦是跟他們談上京接受任命的安排，以及國家給予香港的優惠。

談赴京任命的安排比較急，還可以說得過去。但國家給予香港包括CEPA等優惠，一定要現在立時就討論嗎？梁未上任，還是候任特首，還沒有任何行政權力，這樣做，是不是僭越了尚有三個月任期的曾特首的權力呢？這種公開堆砌的所謂理由，過份牽強，目的是要合理化與中央駐港官員會面一個半小時，時間比與曾蔭權談交接還要長兩倍的安排。這樣的理由你相信嗎？反正大部份香港人就不信了。

今次打破了這個忌諱後，相信這類安排會愈來愈多，亦會愈來愈毫無顧忌。

甚至不是特首自己一人到西環，而是率領文武百官拜會，而且透明度極高，全都會在鏡頭下進行。如果大家不善忘的話，教育局長孫明揚也曾帶同屬下官員到中聯辦請益，聲稱是談兩地教育交流的事。這類鏡頭在電視報章播得刊得愈來愈多，對香港人來說，會做成「非敏感化」的效果，說白一點，就是見怪不怪，起初由反感抗拒，變成漸漸接受，覺得沒甚麼大不了，由例外逐步變成常規，甚至認為這是中央對香港的一種祝福，久而久之，西環成為第一權力中心，大家都心領神會，不必大驚小怪。

「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回歸不到十五年，已經徹底破產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但是名存實亡，根本連虛假的「名」都不存在。振英元年，「一國兩制」宣佈壽終正寢。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梁振英為提名門檻造輿論

候任特首梁振英當選後第二天即去西環謝票，引來輿論嘩然，但他秉持一貫強硬作風，認為這樣做並無不妥，並且「光明正大」。今後五年，相信港人會被迫嘗透他這種強詞奪理的施政風格。

當選後即到西環謝票，西環治港噩夢成真，因為太形象，特別引起關注。但當選後接受訪問，如選前一樣，在關鍵問題常遊花園，讓聽者無法掌握箇中關鍵。其中一項重要政策，就是如何設計二零一七普選特首。

梁振英當選前後，曾公開聲言，希望參加二零一七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接受普選洗禮。梁振英早前接受電台訪問，談到「三低」當選，民望低、得票低、認受低。梁振英只得六百八十九票，得票率六成，比董建華和曾蔭權都低得多。對於得

票低，他歸咎候選人數目太多。對於二零一七年特首的選舉門檻會否降低，他這樣回應：

「我以六百八十九票近七百票當選，票數好似比較低，其實門檻愈低，參加人數愈多，就可能勝出那個得到的票數百分比愈低，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關係」、「我們需唔需要有第二輪、第三輪（投票），當選一個，佢得票可能都唔過半，呢個全部都要考慮。」

梁振英雖然強調沒有定見，也不是要設計高門檻的篩選機制，但心理學家告訴我們，「說漏了嘴」的通常都是真心話，他口中的「簡單的數學關係」，也說明了二零一七年所謂的「一人一票」選特首，最關鍵的部份已有藍圖。

很多年前，已有愛國愛港人士出謀獻策，扭盡六壬，設計一些千奇百怪狗屁不通的篩選機制。例如曾經有這樣的提議：提名委員會有四個界別，分別是：商界、專業、基層、政界，要四個界別分別超過半數通過，才可正式成為候選人。這不但是只講人數高門檻機制那般簡單，對泛民候選人來說，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只有其中一個界別，例如包含人大政協的政界不能過半通過，就可把泛民候選人封殺。

此議一出，登時嘩然。

最新流行的另一個機制是「雙門檻」，即先取得足夠提名票數，再經提名委員會審核協調，再定候選人名單，至於根據甚麼標準？如何「審核」和「協調」？就只有阿爺才曉得了。

以上的機制，只是浮出水面的其中兩個，貌似不同，作用則一，就是要用政治手段，把阿爺不喜歡的候選人事先篩掉，連陪跑的機會都不給，讓安全系數爆棚超標。

梁振英提出，降低提名門檻，候選人數過多，得票率會偏低的說法，當然是邏輯不通的歪理，也絕對不符事實，因為不少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選舉，參選門檻也相當低，候選人數隨時有十個八個，但最後都只有兩至三個熱門，以過半數票當選。但值得注意的是，梁振英這樣說，是否為了提高二零一七特首普選提名門檻做輿論準備，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萬五千人上街的啟示

梁振英以低民望、低得票和低認受性當選，過後一個星期，似乎在回應某些傳媒要他「重新競選」的呼籲，頻頻落區，與市民握手、抱小孩、在唐樓天台與居民座談……一連串的「競選」動作，能否挽回愈走愈低的民望，仍是未知之數。但可以肯定的是，梁振英上台，西環治港中門大開的疑雲，沒有因為梁振英的「重新競選」而煙消雲散。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愚人節，天朗氣清，本應是好好放假的日子。一萬五千位香港市民，沒有政黨團體動員，沒有旅遊巴載到集合地點，只響應自己良心的呼召，帶齊創意無限、令人會心微笑的道具，自發的從四方八面趕來，從中環走到西環，為捍衞香港的核心價值，叫出發自心底的呼聲與吶喊。梁振英還是候任特

首，還未正式掌權，連一天蜜月期都沒有，就有萬人齊聲怒吼叫他下台，可能已經打破了香港有史以來的紀錄。

西環治港的幽靈，在香港上空徘徊。港人的恐懼與憂慮，不是梁振英公開簽字高調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就可以釋疑，也不是「重新競選」提高民望就可以解決。梁振英是否共產黨員，沒有確鑿證據，還可以有疑點利益，但新一屆特首是靠西環扶植拉票上台，因為選委的親身經歷，因為港人印象深刻，相信今後五年，都揮之不去，無法洗脫。

投票前，多少選委收過中聯辦要員要求轉軚「從梁」的電話？多少選委被急召到深圳聽中央大員顧全大局的訓話？聽到特首辦主任被中聯辦部長嚴厲訓斥的消息，特區政府多少官員，感到從脊樑泛起的寒意、從內心流露的恐懼？

再說遠一點，中聯辦鉅細無遺介入各級議員選舉，由協調人選到組織動員，某個層次的西環治港，中聯辦的幹部是香港第二支管治隊伍，已是無法迴避的事實。

但最令人震驚的畫面，是梁振英當選後第二天，親到西環「謝票」，中聯辦由主任到部長各大員到門口熱情歡送，一一握手。精於計算的新任特首，連任何嫌疑

都不需避了，這種拜會，「光明正大」，再也不需要「寧俾人知，莫俾人見」了，高調曝光，目的就是要向唐營選委產生震懾作用，要建制派重新歸隊，也是向港人傳達一種信息：西環治港已是既成事實，認命吧！接受吧！

如何管治香港，西環的隱藏議題和港人的價值取向當然截然不同：二十三條立法、國民洗腦教育、用防暴隊催淚彈對付不同政見……一萬五千人上街怒吼，就是要向這些迫在眉睫的白色恐怖和倒行逆施說不。

四月一日是普通不過的日子，不是「六四」，也不是「七一」，一萬五千人上街也不能算是小數目。今後五年，梁振英管治最大的障礙，就是西環治港的陰魂不散，有任何風吹草動，都會歸咎聽命於西環。頭開得太壞了，根本難以收科。

二〇一二年四月三日

港人對梁振英的恐懼

梁振英上京從溫總手裏接過委任狀。溫總諭梁「從政要廉潔」，明顯是衝着曾蔭權而來。溫總再說：「班子要團結」，也顯然是針對建制派的撕裂。

胡錦濤主席讚譽梁振英：「得到香港社會的廣泛認可，贏得多數選舉委員支持」，就顯得有點諷刺，因為梁「民望低」、「得票低」、「認受低」，「三低」當選，比前兩任上台之初，風光相差甚遠。

梁振英始終不承認「三低」，三番四次辯解，「低得票」是因為建制派兩名候選人參選，拉低得票率，還暗示到二零一七普選特首，會提高提名門檻。

不認不認還需認，市民的眼睛還是雪亮的，港大民調顯示，梁振英的支持度，只有五十一點五分，僅僅及格，超過一半市民反對梁出任特首；更有接近三成市

民，因梁當選而對香港前途信心減少。與同類調查比較，當年董建華和曾蔭權上任，分別只有百分之四和百分之一。梁振英當選，信心減少的香港市民，比前兩任特首大增，情況不可謂不嚴重。

梁振英重複又重複他的競選名句：「不斷努力，繼續努力」爭取市民支持。當選後，又「重新競選」，頻頻落區，與居民握手，抱小孩，塑造親和形象，希望拉抬民望。今天看來，梁振英的策略未必成功，因為民望低，信心減，不是表面形象，做表面工夫就可以解決，而是港人心中，對梁振英的陰影未除，深層次的恐懼無法消退。

陰影和恐懼是甚麼呢？中大的民調顯示，「促進香港民主發展」、「保障香港自由人權」、「可以包容各方政治勢力」，這三方面，香港市民對梁振英的評分最低，只有不及格的四十多分。而對梁不信任的，最多是年輕人、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較高的香港市民。這類別的港人，對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民主、人權、自由、多元和包容，都比較捍衞和堅持。他們對梁振英有所懷疑，不是憑空臆測，也非空穴來風。

梁振英的智囊文膽，在不知多少年前開始，一直沒有停止過公開發表極左言論，對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視如敝屣，早已叫人心寒，例如以文革語言點名批評學者，甚至明示暗示大學炒之，又對香港電台打壓，帽子之大，看得令人膽戰心驚。

梁振英當然可以說他們不代表我，與之切割，也不是頭一遭了。但是，政界盛傳梁上台身負的四大政治任務：二十三條立法、整頓港台、國民教育、政制發展，再對照梁的智囊曾公開發表的極左文章，很多都不謀而合。

梁振英多次否認有「四大政治任務」，但以他咬文嚼字的語言技巧，否認只是技術性的，沒有「四大」，可能是「五大」或「八大」。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認識一個人，最好看他交甚麼朋友，過去幾十年的慣性思維，當然會影響他將來做甚麼。港人對梁振英的恐懼，會否化為現實，要看我們的警覺性有多高。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梁振英樣板施政風格

候任特首梁振英突然宣佈，二零一三年私家醫院完全停止接收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第二天，我在茶餐廳吃午飯，電視正好播出私院聯會回應的新聞。鄰座的師奶，豎起大拇指連聲叫好：「梁振英做嘢唔拖泥帶水，呢啲咪叫做果斷囉！」梁振英以「雙非」作為提升民望的跳板，政治計算非常精準，相信很快就可達到預期效果。

雙非問題弄得天怒人怨，現屆政府欲斷未斷，梁振英還未上場，用「零配額」非常手段喝停，充分凸顯強勢領導的大有為施政風格。梁振英閒話一句就可以「迅速解決」雙非問題，為甚麼現屆政府好像束手無策般，甚麼都做不了？是因為無能？懶惰？不作為？還是梁振英為了拉抬民望，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只求目的，

不顧程序，更不重法理，衍生的問題，分分鐘比解決了的問題還要多。

周一嶽局長本來正與私院討論明年（二零一三年）的雙非配額。渴望留任，任何官職都不計較的周局長，見長官開腔了，第一時間打倒即日的我，馬上停止與私院商討，全面「響應」新政府的新政策，一切留待新政府發落。如此熱切配合，周局長肯定可以坐穩來屆政府的一官半職。

以雙非孕婦來港產子賺得盤滿缽滿，完全置本地孕婦的福祉於不顧的私家醫院，縱有萬般不是，但也是一門正行生意呀！現在，話停就停話轉就轉，只有幾個月的緩衝和準備，投資馬上付諸流水。今天，政府可以在醫療產業突然改變遊戲規則，你能保證，為了贏得民意，肆意改變玩法，他日不會在其他行業發生嗎？

雙非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零配額」，而在於根據《基本法》，香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即使父母都不是香港人，都可取得香港居留權。但梁振英說得斬釘截鐵：「在香港出生的雙非嬰兒，不保證有居留權。」這個「不保證有居留權」，有何法律根據呢？

修改《基本法》已經被排除了，梁振英自己又不贊成人大釋法，修改《入境

條例》？因為終審法院已就有關問題作過判決，人家用司法覆核作挑戰，能保證不會輸掉嗎？難道如內地官員所說的，要終審法院「自我糾正錯誤」。已經終局判決了，在香港的法制上，「自我糾正」，符合香港的法治精神嗎？

梁振英說了「雙非嬰不保證有居留權」，就沒有下文，既提不出有何萬全之策，又說不出有甚麼法律基礎，只說上任後就會處理，連附和這政策的周局長也摸不着頭腦。如果真的可行，既符合法理，又可停止雙非，更能贏得掌聲，現屆政府又不是笨蛋，不懂得一早自己來執行，還會留給你梁振英「攞彩」？

不看程序，不顧法理，政治考量，博取掌聲，先有結論，細節再由公務員來補鑊，看來，這就是梁振英樣板的施政風格。害怕也沒有用，梁振英時代已經來臨，各行各業自求多福好了。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梁振英重組政府黨

遲了差不多一個月，梁振英才委任羅范椒芬為候任特首辦主管，報載，羅太的首要任務，是破解交接阻力，使新政府能順利產生。羅太雖不加入梁班子，但論功行賞，日後必委以重任。

如果破解交接阻力確是羅太的頭等任務，委任的時間就讓人有點奇怪。梁振英（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當選，新舊交接，千頭萬緒，候任特首辦主管何其重要，選前早應決定人選，為何要遲到四月下旬才正式就位？如果羅太確是不二之選，理應盡早履行職務，為何要懸空近一個月？

新政府的最大改動，除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外，最重要的當然是架構重組，由原本的三司十二局，變為五司十四局。政務司和財政司各增一個副司長，增設文化局

長，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一分為二，變為資訊及科技局和工商及旅遊局。

正如曾蔭權所言，政府架構重組不是甚麼新鮮事，曾政府二零零七年第二任時已經做過。梁振英建議的新政府架構，只在政綱提過寥寥幾段，沒有太多實質內容，現在面對的首要問題，是要當屆行政會議同意，要得到立法會撥款，還要取得民意支持，只有兩個月的過渡期，就要完成如此複雜的任務，顯得相當匆忙。

即使架構重組完成，又得到立法會撥款，只有短短兩個月，梁振英能否找到足夠的人選，來填補這些職位，還是只能由現屆官員暫時頂住，只做半屆來充撐場面，待梁振英有多點時間來組織自己的班底？

問責制是回歸後由董建華引入的，目的相當明顯。董是一個外來者，對政府運作毫不熟悉，對公務員架構相當陌生，董建華要組織自己的政府黨，要用自己的班底來維持管治。但只改動了各司局的領導架構，只是部份司局長換了自己人，下面的要害位置還是由公務員負責。事實證明，董的改組遠遠未能達到他預期的效果，甚至是徹底失敗，更因為問責官員的個人操守、政策出錯，搞得民怨沸騰，最終問責下台。

梁振英的情況比董建華好不了多少，雖然他長期穩坐行政會議召集人，對政府運作比董建華稍為熟悉一點點，但對公務員來說，梁也是一個局外人，對各部門的程序法規甚至潛規則，梁所知甚少。相對於內地部委的運作，梁振英可能更熟悉一些。

梁振英重組架構，不止是為了行政運作，理順部門關係那麼簡單，梁振英要做的，是要徹底重組自己的政府黨，而且不止是看一兩屆，而是超越自己的任期，作更長遠的規劃。

梁振英將政治助理一拆為三，擴大至四十人，五年後將有部份尖子可升為副局長，十年後可當局長，再過若干年更可能角逐未來特首。這才是真正的政府黨，既可讓更多自己人加入政府，熟悉運作，又可駕馭公務員黨的一黨獨大。梁振英的政治視野和權術圖謀，的確勝人幾籌。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梁朝的紅二代與政府黨

有共青團背景的候任特首辦新成員，還未取得永久居民資格，就名正言順的領取香港納稅人俸祿，成為報章的A1頭條。這宗嚇人的新聞，我預言，再過一兩年，肯定上不了A1，甚至上不了港聞，因為這種情況，會多如牛毛，大家見怪不怪。愈來愈多紅色背景的人加入特區政府，看來已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這位陳小姐還差幾個月就可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如果早已經住滿七年，就像那位中聯辦官員華麗轉身成為民選區議員一樣，你們這些「反動」評論還有藉口說三道四嗎？

像陳小姐這種背景的人獲委以重任，不會是第一個，更絕不是最後一個。早前有報道說梁振英有意在政治助理這個骨節下工夫，打開缺口，準備全面染紅特區政府。

回歸後，特區政府仍然由港英時期的公務員把持，董建華引入問責制，企圖打破這個局面，但徹底失敗。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掌權，公務員黨控制大局的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梁振英要駕馭公務員黨，第一項工作，就是要好好利用政治助理這個職位。梁振英計劃將政治助理一拆為三，減人工聘請約四十人，加入各政策局工作。如果政助尖子表現出眾，五年後可升任副局長，然後再升局長。有潛質者經過刻意培養，增加曝光，做出成績，再過若干年，就可參選特首。梁振英當年所走的，正正就是這條路。

梁振英的眼界，不只是自己任期的一屆兩屆，而是有更重要的任務在身，要建立名副其實的政府黨。四十政助加入特區政府，就是政府黨的重要組成部份，要確保香港這個江山，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裏。

人才哪裏來？大家不用擔心，民建聯已急不及待報名，為梁政府輸送人才，工聯會有三十萬會員，人才也多的是。用內地一貫的思維方式，來自紅色家庭的太子黨官二代，是忠誠可靠的接班人，把紅色政權交給他們，老革命家就可以放心，確

保江山永遠不會變色。

香港也有不少來自傳統左派家庭的紅二代、紅三代，用同樣的思路，他們理所當然也是忠誠可靠的接班人，把特區江山交給他們，也會令阿爺萬二分放心。讓香港的紅二代、紅三代擔任政助，在各政府崗位上進行歷練，假以時日必成大器，出任更高要職，更重要的是，掌握政府運作，由真正的政府黨，完全取代公務員黨對權力和程序的壟斷局面。

紅二代、紅三代不一定來自本地，也可以是內地幹部的後代，他們通過合法途徑移民香港，利用各種人脈進入大機構任職，把履歷「省」得閃閃發光，七年後取得永久居民身份，名正言順被招攬進入政府擔任要職，一路晉升，成為可以交託的接班人。

特區政府染紅不是今日開始，局長副局長已有不少紅色背景的人才。但全面染紅，始自梁朝時代，各位港人，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梁特首的紅色子弟兵

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陳冉，被揭共青團員身份，來港定居亦不足七年，還差幾個月才有資格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新聞賣了兩天，就被特首曾蔭權出訪巴西住總統套房的醜聞蓋過。

公共知識分子、熟悉國情的評論員、游走中港兩地的文化人，紛紛撰文，解釋共青團在今時今日是甚麼一回事。全中國有幾千萬團員，要找出一個成績較好，不是團員的高中生，有相當難度。

宣誓成為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共青團員，原來已經與香港的紅十字會、救世軍和交通安全隊沒有甚麼兩樣，不必大驚小怪。推而廣之，也是有幾千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要找一個在廣東道買ＬＶ手袋的女黨員，是尋常不過的事情，大家也毋須驚訝。

亦有評論指摘港人是獵巫心態，是集體焦慮症候群發作，更有左報祭起麥卡錫主義的大帽子，對共青團員擔任官職提出異議，是殖民地餘孽的冷戰反共心理作祟，是歷史的大倒退。

於是，除了非永久居民擔任官職領取納稅人俸祿，要申請特別豁免，有一點點做壞規矩之外，一切正常，是部份香港人杞人憂天，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就陳冉事件發表評論的知識分子，見多識廣，邏輯嚴謹，文字具影響力，但為何整個討論卻有點怪怪的？人們把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陳冉作為一個個案來討論，質疑梁特首為何要找一個有共青團背景的非香港永久居民加入其班子，但公共知識分子們，卻拉闊到幾千萬共青團員沒有甚麼稀奇，對年輕人要寬容，不要歧視他們的出身背景……等等。兩個論題對不上嘴，也對不着焦點。

我也接觸過一些在香港讀書的共青團員，他們嚮往香港的自由，擁抱香港的核心價值，努力融入香港社會，他們也不諱言，希望留在這裏，做一個真正的香港人。從這個角度看，共青團的背景對他們的理想追求，確實沒有甚麼影響。

我們質疑的，不是一般共青團員，而是獲梁特首青睞招攬入候任特首辦的陳

冉。陳冉向外說她的父親只是普通公務員，但卻擔任被外界視為「官二代」俱樂部的華菁會秘書長。華菁會會員不是等閒之輩，盡是高幹子弟，核心成員包括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陳佐洱之女陳晴、貴州省委書記栗戰書的千金栗潛心等人。擔任這個高幹子弟俱樂部的秘書長，如果沒有特殊背景，為何會是陳冉？眾裏尋她，梁特首又為何會找陳冉做他的私人助理，然後進入候任特首辦做項目主任？一切都是無緣無故的嗎？

從陳冉事件，梁振英用人策略漸露端倪。紅色背景的子弟兵，忠誠可靠，加入政府，掌握要害，練好本領，作長遠打算。梁振英的視野，不是一屆、兩屆，而是香港這個江山，將來會掌握在甚麼人手上，陳冉不是一個個別事件，而是深謀遠慮的一種部署。

二〇一二年五月一日

紅色政治團隊由此而生

紅色子弟兵陳冉進入候任特首辦班子，輿論反應不大，沒幾天，就被其他新聞，特別是曾蔭權出訪巴西豪住總統套房的醜聞蓋過。不少公共知識分子為陳冉事件解話：中國有幾千萬共青團員，一個有團員背景的陳冉加入政府，不必大驚小怪。按同樣邏輯，中國也有幾千萬共產黨黨員，有幾個黨員在特區政府擔任要職，毋須驚訝，理所當然。

陳冉事件，只是梁朝新政的一個開始，相信還會陸續有來。前文我已寫過，梁振英起用紅二代作為班子的一部份，有更長遠的謀略，目的是要組成自己的政府黨，來取代由ＡＯ把持的公務員黨。

除了擴大問責班子，增加副司長局長成為五司十四局外，梁振英還將政治助

理一拆三，把政助增加至四十多人，在各政策局吸收經驗，掌握政府運作，假以時日，名正言順的政府黨，於焉形成，取代公務員黨的壟斷。

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接受有線電視專訪，進一步闡述了這個構思。他提出行政會議成員都要增加政治助理一職，讓他們可以更容易理解艱深難懂的政策，向政府提出有用的意見。

這只是表面理由，更深層的意義在後頭。記者問鄭耀棠：「政治委任這一層，會否架空了公務員體系？」

鄭耀棠這樣回應：「現時的文官制度，是個龐然大物，推銷政策有難度，講得俗啲是小貓三幾隻，講得絕啲是孤家寡人，只得你在推銷。港英年代都不是這樣，當政策來了，當時的政務專員都全力以赴，現在不是這樣。你必須要有一幫人，一個團隊做這樣的事情……相比十六萬公務員，政治班子有五、六十人，不算多。」

我聽過建制中人，特別是本地左派對公務員的批評，遠不只這些，有時甚至說得更咬牙切齒。他們對公務員心存偏見，說得好聽一點，是覺得他們不懂政治，不能配合政府的施政，難聽一點的，是認為公務員中有不少是港英餘孽，強調甚麼三

權分立，擁抱法治人權等核心價值，沒有與時並進，與特區新時代格格不入。

這種情況，孤家寡人的董建華改不了。到曾蔭權時代，非但沒有改，反而更變本加厲。梁朝新政，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鄭耀棠這位三朝紅人，直斥由政務官推銷政府政策，比港英時代還不如，就知道他對政府架構的現狀，是如何不滿，溢於言表。

「文官制度，是個龐然大物，推銷政策有難度」、「你必須要有一幫人，一個團隊做這樣的事情」。鄭耀棠整個構思，與梁振英建立自己的政府黨完全吻合，除了擴大問責制至五司十四局，更委任幾十名政治助理，包括行政會議成員的政治助理，打正旗號進入政府，藉此「溝淡」政務官的政治角色。這幫政治助理，必須忠誠可靠，準確無誤地完成梁朝的政治任務。紅色政治團隊，由此而生。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拉布戰，好得很！

人民力量兩位議員，黃毓民和陳偉業，就立法會遞補機制、「網絡廿三條」草案，事先張揚大打拉布戰，合共提出超過一千三百多項修訂，拖延通過不得人心的法律草案。

拉布戰術令政府官員頭痛不已，建制派更破口大罵，指為無聊、浪費時間和公帑。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也一早表示，遞補機制法案二讀通過，進入委員會審議階段，就會杯葛會議。泛民拉隊走人，除非建制派議員緊守崗位，全程出席，否則隨時有流會危機。果不其然，拉布戰還未開打，就因為出席人數不夠法定的三十人而流會。

建制派議員沒有足夠人數留在議事廳，政府官員也無心戀戰，否則沒理由不大

包圍出盡力保證建制議員回來開會。拖延戰術還未出招，就令立法會不夠法定人數而導致流會，建制議員和政府官員實在是咎由自取，還好意思開口罵人，把責任推到對方身上。

黃毓民、陳偉業的所謂拉布戰術，並非甚麼新鮮事，其他民主國家一早出現過。在野黨勢寡力弱，沒法阻止不得民心的政策或法律通過，用盡方法拖延。議員拿着厚厚的書本，包括《聖經》和憲法，逐字逐句朗讀，讀完，再由其他黨友補上。

日本的做法，除了冗長發言，還有「牛步戰術」。議員要記名投票，從座位行到投票箱，可能只需半分鐘，但反對派議員卻牛步慢行，拖長到三分鐘，一百個反對派議員，就把投票時間拖長至少五小時以上。

「牛步戰術」有沒有實質效果？若單看議會運作，多數情況下都是徒勞無功，議案或法律最終都得到通過，只不過是延遲了而已。但「拉布」也好，「牛步」也好，引起社會關注、輿論反應、市民討論、突顯制度的荒謬，這統統都可以做到，並非完全沒有實質作用。

日本反對派用「牛步戰術」，成功例子也有不少，拖延超過午夜十二時而使法案失效，又試過令稅收法案實質流產。因此，拖延戰術不只是徒具形式，如果運作得宜，也能發揮效用。

現時，只有黃毓民和陳偉業參與拉布戰，泛民其他成員並沒有積極參與，只用杯葛會議來被動配合，這樣，不能把拉布的效果發揮到極致。

泛民議員說不會「為拉布而拉布」，這態度根本大錯特錯。在議會內，泛民是少數派，根本無力阻止惡法通過，唯一出路，就是在議會外發動群眾，用社會運動來阻撓惡法。採取拉布戰術，爭取時間，裏應外合，讓運動成長壯大，反過來對議會施壓。但不少泛民議員早已變成議會動物，只懂討價還價、游說官員，視社會運動如無物。要他們出位出格，無異緣木求魚。

今年（二零一二年）是選舉年，建制派也嗅出濃味，同意押後審議「網絡廿三條」，甚至放出聲氣，延遲到下一屆再議。在不少政治議題上，泛民的政治觸覺比建制派遲鈍，已是不爭的事實。

二〇一二年五月五日

林瑞麟成為棄將的教訓與啟示

在候任特首梁振英正式宣佈新班子名單前，林瑞麟搶先自爆任滿後到英國修讀神學，總算為自己挽回一點點僅有的面子和尊嚴。

林瑞麟說，梁振英曾問過他的個人意向；當獲牛津取錄後，梁亦有恭喜他。梁振英第一時間祝林瑞麟生活愉快，但拒絕透露有否挽留。各種政客式的語言和動作，充分反映林瑞麟自知不容於梁振英的新班子，大勢已去，不如自己宣佈，斷絕外界愈傳愈難聽的猜想。

林瑞麟不斷強調早有規劃：「立心只做九個月司長」、「做公務不會永遠做落去」、「做政治最好自己揀一個時間離開，不要讓時局代自己揀」……但這都掩飾不了林瑞麟內心的難過與不忿，「知所進退」四個字，是所有官場棄將一服普通不

過的自我安慰劑，能有多大效用，就要看自己的造化與修為。

林瑞麟忠心耿耿，多難的政治任務，絕對不退縮，赴湯蹈火粉身碎骨，都要為老闆超額完成。焦頭爛額，滿身傷痕，給揶揄嘲弄，「林公公」、「人肉錄音機」的罵名街知巷聞，民望沒有最低，只有更低，但仍是一顆丹心，無怨無悔。這種不顧一切為自己賣命的伙計，在哪裏找呀？以這位曾是「最年輕D8級官員」過往紅彤彤的業績，按當權者正常的邏輯思維，五十五歲的林瑞麟，正值當打之年，前途無可限量，留下當萬官之首的政務司長，豈有第二人選？

更重要的是，林瑞麟在中聯辦和北京的人脈關係，星羅棋佈，甚至有人說，林在西環返工多過去中環，在西環治港已成政治事實的今天，林瑞麟最後竟然落得個「冇得留低」的下場，又豈會不令一眾忠貞之士不寒而慄？

可惜，形勢大局卻不為個人主觀意志轉移。梁振英「三低當選」，卻一心要當強勢特首。一個民望低處未算低的政務司長，必定成為新班子的負資產。同樣道理，羅范椒芬為梁振英立下不少汗馬功勞，理應論功行賞，在羅范當上候任特首辦主管後，梁馬上澄清她不會入閣，也是擔心會成為新政府民望的負累。要找林鄭月

娥做政務司長，除了作風硬朗「好打得」，更重要是看中她在官員中得分最高，可以拉抬自己和整個班子的民望。

還有一點更關鍵的，梁振英自己已經夠紅了，找林瑞麟這種愚忠式紅人當政務司長，整個班子形象會怎樣？港人能接受嗎？國際社會能認同嗎？梁振英刻意找政治色彩較淡的技術型官僚擔任要職，來溝淡紅色成份，也是林瑞麟慘成棄將的一大原因。

林瑞麟的下場，給官員們最大的教訓是：要官運亨通，對老闆忠貞固然是必要條件，但卻不是充分條件。只懂上刀山落油鑊，一味向前衝，沒有注意處事的方法，香港畢竟是個多元開放的社會，風評不佳，民望下滑，當朝林瑞麟，前朝葉劉淑儀，都是活生生的例證。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建制派好鬥害了梁振英

慘烈的立法會拉布戰已經開打，建制派聲言嚴防死守，還編訂更表，定出建制議員的出席時間，但不幸地，已經先後兩次流會收場。立法會遞補機制草案，在泛民拉布和杯葛下，建制派完全缺乏戰鬥到底的意志，希望速戰速決的如意算盤，根本無法打響。

連每天開十多個鐘頭會議都叫苦連天，如果真的要「日以繼夜，夜以繼日」二十四小時馬拉松，業餘玩票、三點不露、半日安的建制議員，究竟有多少個能捱得住？不流會，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立法會一再流會，建制派惡人先告狀，一指黃毓民陳偉業的拉布戰，無聊瑣碎浪費時間，二批泛民杯葛會議導致流會。總之是別人的錯，責任不在我方。

拉布不是香港黃陳兩位議員的發明，幾十年來在民主國家相當盛行。這種議會策略，既文明又合法，更完全符合遊戲規則。若然違反立法會議事規則，建制出身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不會批准。泛民議員在立法會是少數派，無法阻止條例草案通過而集體杯葛會議，是不少國家的反對派都會採取的策略，有何值得大驚小怪？若然佔多數的建制議員齊心一致出席會議，縱使經歷千辛萬苦，草案最後都會成功通過，泛民拖垮法案的圖謀也不會得逞。

但不少特別來自功能組別的建制議員，尸位素餐，只視立法會為交際應酬的俱樂部，官員吹雞召集，要他們做舉手機器，才匆匆趕回，東南西北都未搞清楚就按掣投票，要長期坐在立法會維持開會人數，比上刀山下地獄還要痛苦。流會，建制議員是始作俑者，遲早出現，也必然發生，建制議員將流會責任推到泛民身上，不是賊喊捉賊又是甚麼！

官員開始訴諸民意：不少民生法案正排隊上會，要趕及（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現屆立法會會期結束前通過，若然繼續拉布流會，就會蹉跎歲月，影響香港市民的福祉。

這個說法也不是全無道理，但不是完全沒有解決的辦法。公民黨的余若薇，提出「中止待續」的動議，暫停討論遞補機制，讓路給其他更緊急的法案，是令雙方都可以有下台階的最好方案。況且，政府將遞補機制一改再改，早已面目全非，效用全無，也無急切性，留待下屆立法會討論也於大局無損。無奈建制議員好鬥成性，殺紅了眼，政府官員也毫無大局觀念，不願配合收回，建制派和政府官員，聯手否決了這個最佳方案，剩下來的就是，建制派的策略，是要與民主派「攬住一齊死」，兩敗俱傷，對誰都沒有好處。

建制派議員企硬，傷害最大的是梁振英，他對政府五司十四局政府改組方案，在七月一日前完成，顯得非常着緊，但按照目前的拉布進度，波及新一屆政府改組的可能性，只有一步之遙，究竟建制派這樣意氣用事，是幫了還是害了梁特首，不是更值得自我檢討嗎？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五日

誰是「癱瘓香港」的始作俑者？

立法會打拉布戰，打得如火如荼，波及新政府五司十四局改組大計。梁振英「發茅」了，早前公開發言，矛頭都直指立法會的拉布戰，愈說愈嚴重，愈講愈離譜。最新的說法是：「拉布，會癱瘓香港。」

梁振英上電台訴諸民粹：「今次在這個問題上拉布，令人擔心日後在其他立法會議題方面，亦可以有極少數的議員拉布，這樣的話，整個香港就癱瘓」、「近年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相對鄰近經濟體已屬停滯不前，做事慢等同經濟增長率低，社會應反思，否則全體港人受害」、「我們是香港的主角，香港的主人翁，應監察行政機關或立法會的行為言論」、「香港市民不論贊成或反對『拉布』，都應該發聲」、「在（二零一二年）九月立法會選舉時，就議員過去四年的言行及對社會的

影響，一併考慮投票取向」。

對香港政制不甚了了的市民，可能會給梁振英的說法迷惑，但只要明白整個制度的荒謬，不但會同情拉布、贊成拉布，甚至認為整個泛民也應參與拉布，用拉布迫政府把不公不義的法案撤回。

立法會議員一半分區直選，一半功能組別。不少由公司票、團體票產生的功能組別議員，「選民」只有幾百個，沒有半點代表性，卻盤踞立法會的關鍵位置，為政府的倒行逆施保駕護航，阻截對市民大眾有利的議案。分組點票，更成為了超級武器，輕易否決由議員提出的公義民生議題，將官員建制的意志，保衛得滴水不漏。

泛民議員雖然取得百分之六十的選票，都敵不過立法會內保皇派的舉手機器。在目前立法會的生態下，剝奪港人選舉權和投票權的「遞補機制」，一定順利通過。懸掛在港人頭上的利刀「網絡廿三條」，必會暢通無阻。為了阻截這些不公不義的政策和法案，為了讓市民參與討論，為了造成一場社會運動向保皇議員和政府官員施壓，別無選擇，拉布，是剩下來的唯一辦法。

梁振英把拉布無限延伸，恐嚇「會使香港癱瘓」，全是在混淆視聽。根據梁振英的說法，立法會根本就不應再繼續擔負監察政府的功能，官員拿甚麼上來，議員行禮如儀，舉手通過，否則就是拖慢香港的發展。稍為對政治制度有認識，稍為懂點邏輯的人，就明白梁振英的說法站不住腳。

阻礙香港發展，阻慢民生議案的，不是拉布，而是政府和保皇派。無論是「遞補機制」或「網絡廿三條」，內容粗疏，殘缺不存，由理念到條文都經不起考驗，民意反彈這麼厲害，按常理，應該撤回修改，另行再議，但官員和保皇派只顧面子，打死都要繼續審議，連中止待續給政府下台階的議案，都聯手否決。

誰是「癱瘓香港」的始作俑者？梁振英要追究的，是現屆政府和保皇議員，這是否特首選舉後遺症？官員和保皇黨都有心為難梁振英，不想他提出的五司十四局改組順利通過？這個陰謀論，值得深究。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議會暴力　莫此為甚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突然終止議員就「遞補機制」的辯論，結束拉布，強行將法案付諸表決。曾鈺成這樣做，把自己作為主席公正無私、不偏幫政府、不偏向任何黨派的中立形象，毀於一旦。

曾鈺成前所未有的引用《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對於《議事規則》內未作出規定的事宜，立法會所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定，如果主席認為合適，可以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處理。」細看內容，等於一張沒有填寫銀碼的支票，賦予主席無上權力，讓他可以為所欲為。

這類條文，在西方議會，對名聲極為重視的君子，可以適用，因為他們懂得權力愈大，愈會小心謹慎，不會輕易揮舞權力的大棒。錯了，輕則授人以柄，招人非

議，重則記下歷史，遺臭萬年。

在香港這種小人當道的議會，如此這般的無上權力，極度危險。今天這個法案，主席嫌你的修訂瑣碎無聊，終止你的辯論，馬上付諸表決，說不定明天因為你的修訂政治不正確，得罪阿爺，而被粗暴腰斬。此例一開，禍患無窮。

在議會裏，終止辯論是大事，關乎議員權利和議會運作。西方國家議會，都有終止辯論的機制，但不是由議長一人說了算，而是經由議員提案，再由全體表決，達到某個不低的門檻才可執行。既然香港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沒有終止辯論的條文，曾鈺成更不應引用無邊無際的第九十二條來賦予自己無限權力，最恰當的做法，是交由全體議員決定。

除非「網絡廿三條」今屆再不提上立法會，否則休想再打拉布了，千多項修訂，頂多讓你在立法會說說做個樣子，然後時辰一到，又來終止辯論，付諸表決，任何惡法都可以用這樣的方法，暢通無阻。新政府上台後，推出真正的二十三條、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方案，也可以照辦煮碗，把任何議案的討論，都封殺得一乾二淨。

建制議員說拉布浪費時間，阻礙議會正常運作，並指摘這就是議會暴力。在他們心目中，所謂「正常」，就是政府提出的所有惡法，不容任何異議，只能行禮如儀，舉手通過。對新聞自由、學術自由、平反六四等議案都可以封殺，立法會不民主的選舉方式、荒謬的分組點票制度，才是議會暴力的源頭。再加上會議規則賦予主席的無上權力，關係議會民主和規程的「終止辯論」，竟然可以不經議員討論，由主席一人快刀斬亂麻的獨行獨斷，議會暴力，更莫此為甚。

曾鈺成強調決定由他自己作出，沒有受到任何壓力，你相信嗎？反正香港市民就不信了。由全盤接納修訂，最後突然終止辯論，明顯就是西環吹雞，政府施壓的結果。部份泛民議員認為曾鈺成能力超凡、處事公正，曾一度支持他競選特首，經此一役，就知道在黨性和人性面前，無法抗拒和擺脫，只能是有黨性，冇人性。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曾鈺成晚節不保

民建聯創黨主席，根正苗紅的曾鈺成，立法會主席任期，已經接近尾聲。四年主席生涯，為各方接受，所做的決定沒有太大爭議。贏得掌聲的原因，是因為處事公正無私，沒有偏幫任何黨派，也沒有跟着政府的指揮棒起舞。中央政府一直鼓吹三權合作，直至本文發表前的那個星期，都沒有在他主持的立法會會議上體現出來。

今屆立會期只剩不到兩個月，一場拉布與反拉布的戰爭，曾鈺成接連做了兩次引起極大爭議的決定，徹底粉碎了無私和中立的形象，對他來說，這回可謂晚節不保。

立法會議員由市民選出來，代表民眾在議會裏發聲，就各種政策和法案進行辯

論，這不但是議員的政治權利，更是選民權利在議會的延伸，這是代議制度最基本的精神。剝奪議員發言的權力，等於禁制市民發聲，是極其嚴重的問題。

為了增加效率，避免過份冗長的發言，甚至阻截無止境的拉布，不少議會都有「終止辯論」機制，但都要經議員提案，要得到門檻不低的議員支持，絕對不是由議長一個人說了算。曾鈺成引用「權力盡歸主席」的議事規則九十二條，賦予自己前所未有的權力，明顯濫權，目的，是要體現政府意志。

不少蛛絲馬迹：包括曾鈺成「返嚟就郁喇！」的預告，包括黃宜弘先後兩次收到立法會職員的紙仔，然後照本宣科，也包括曾鈺成自己直認早知黃宜弘會提出終止辯論的建議……都顯示着，曾鈺成一人獨斷，粗暴腰斬拉布辯論，並不是偶發事件，也並非主席突然心血來潮，而是經過精心策劃、縝密部署的策略，在關鍵時刻，表面公正的曾鈺成，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

所謂一件污，兩件穢。在終止辯論後的第二天，曾鈺成把立法會會議推遲半小時才召開，理由是天氣惡劣，交通擠塞，恐怕流會。即使只是做過學生會的人都明白，刻意造成流會，像拉布一樣，也是一種議會鬥爭的策略。議會的一方想用流會

的手段阻截議案通過，另一方則希望盡快開會匆匆通過法案，做出既成事實。

曾鈺成作為主席，理應不折不扣的保持中立，無論是「流會派」還是「開會派」，都絕不偏幫。流會是否浪費公帑？流會是否阻截惡法通過的無奈之策？都與曾鈺成無關。會議是否開得成，只能由上天決定。

把會議推遲半小時來遷就可能遲到的議員，務求開得成會，曾鈺成連表面中立都不顧了，明顯已經選邊，配合政府要盡快通過「遞補機制」的政策，好對阿爺有所交代。

曾鈺成是球證，執行球賽規則就夠了，但他又吹哨子，又落場踢波，甚至把龍門搬來搬去。曾鈺成自己謀殺了自己的公正無私形象，但如果曾主席真的是共產黨員，在關鍵時刻，自我犧牲，立下大功，有足夠資格封為「烈士」。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蘋果》影響了梁振英的人心

梁振英積極組班，但顯然並不順利。本地傳媒，用自己的渠道和消息，發掘新政府重要職位的人事任命安排，再經過可靠的方法核實，報道出來，確保受眾知的權利。這是自由傳媒正常運作的一部份，根本沒有任何值得絲毫大驚小怪的地方。

早前，候任特首辦突然發表措詞強硬的聲明，點名指摘《蘋果日報》報道「『陳啟宗獲推薦掌管港大』，全無事實根據」，並指「一周內三次刊載內容不實的人事任命報道，影響人心，本辦深表遺憾」。

梁振英當選後的組班報道，誇張點說，多如天上繁星。犖犖大者，包括有林瑞麟擔任政務司長，後來林鄭月娥呼之欲出，又傳他會降級留任副政務司長，結果全都錯了，林瑞麟任滿會到英國讀神學。又有報道說林煥光會出任林鄭副手，當事人

再三拒絕，聽說梁振英仍在努力中。最新行情，是張建宗答應出任副司長。其他如立法會議員陳茂波出任副財政司長、高永文出掌食衞局、許曉暉擔任文化局長，最近又有墮馬危機……等等等等。

傳媒連篇累贅報道，即使是林瑞麟的去留，也不能說報錯了，因為不同時期不同消息都可能是可靠的。候任特首與他的幕僚，對這些「揣測性」的報道，連屁都沒有放一個，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較早前，記得梁振英對這些報道的回應，只輕輕一句，有對的，但也有報錯。

為何候任特首辦獨厚愛《蘋果》，對「陳啟宗的獲推薦掌港大」的報道，值得有如此強烈的反應，非要用「影響人心」不能洩他們對《蘋果》這則報道的心頭之恨？唯一的解釋，報道是千真萬確的，但仍在不同力量之間醞釀，時機尚未成熟，現階段正處於最敏感的時刻，報道出來，肯定會「見光死」，破壞了作為梁振英的第一金主，論功行賞，賜他執掌香江最高學府的大計。

作為香港人，我真不明白，《蘋果》的報道如何「影響人心」？又影響了誰的人心？後來，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淑芬終於回答了我的疑問，她說：「我諗係咪因

為睇到個《蘋果日報》，係好明顯指摘緊阿梁（振英）先生」，所以要出稿澄清。明白了，影響的，原來是梁振英的人心。

恕我孤陋寡聞，在傳媒界三十年，絕少聽到政府官員公開指摘傳媒的報道「影響人心」，私下破口大罵當然很多。如果報道觸到了權貴的痛處，最多是發表聲明否認，再表示極度遺憾，僅此而已。當然也有例外，六七年暴動，港英曾用非常手段查封左報，因為極左勢力已擺明車馬動搖殖民政府的管治權。在台灣兩蔣統治的年代，層峯發話，表示某報道或某知識分子的文章書籍影響民心士氣，甚或蠱惑人心，就相等於下了命令，要禁制、約談、調查、捉拿，然後判刑了。請問，香港已經回到殖民統治，又或兩蔣的獨裁威權時代了嗎？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強勢施政　霸氣盡露

早前，候任特首梁振英一稿五、六投，在不同報紙刊登文章，就新政府改組方案，指摘立法會議員要求在不同的委員會討論，有拉布之嫌。

文章的要點，圍繞二零零七年曾蔭權的政府架構改組，涉及八個決策局之多，但當年只需要在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今天，梁振英的架構改組，除增加兩個副司長，涉及的政策局只有四個，但政制事務、房屋、民政、資訊科技廣播等委員會，也要參與。再加上開位必經的人事編制委員會，撥款也要取得財務委員會同意，可謂過五關斬六將，曠日持久，討論到（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可能還未完成。候任特首既憂慮又焦急，溢於紙上。

言下之意，當年曾蔭權改組政府架構，其廣泛程度不下今天，為何又輕輕放

過，而偏偏對我諸多留難？你們這些尊貴的立法會議員，何以獨厚於我梁振英？

梁振英的心情，我相當理解。離上任只有一個多月，時間非常緊迫，當然希望順風順水。架構通過了，款項撥進了，人事安排了，五司十四局，七月一日齊齊整整，接受國家領導人監誓就職，為新政開了好頭，多麼完美！萬一有甚麼閃失，架構未過，人腳未齊，就要倉皇宣誓，倉卒上任，在國家領導人面前，多麼丟臉！

梁振英文章刊出兩天，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公民黨的吳靄儀，就政府兩次架構改組，做了詳盡比較，分析得透徹清晰。今次改組，花費的公帑比當年貴八倍，由八百多萬增至七千三百多萬，增加的局長副局長由當年的一人增至今次六人，增加的公務員當年只有四名，今天多達五十一個。更關鍵的是，當年的政策局，只是橫向的分拆重組，今天增加了兩名副司長，由兩層改為三層架構，更增加如文化局等全新職能的政策局，改動的規模，都比當年龐大而複雜得多。

特區政府決策架構缺乏民主，只能用諮詢政治作為點綴，舉凡法律改革、政策推行，民意諮詢已經成為必然，短者兩三個月，長則半年，有些具爭議的政策，更會作幾輪諮詢。

政府架構重組如此複雜龐大，涉及整個問責制的成效，而額外增加的公帑也不菲，只由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討論，繞過公眾諮詢的正常程序，已經不合常規。現在連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按程序正常地談談，梁振英都感到不耐煩，諸多恐嚇和警告，更訴諸民意，指控立法會議員拉布。只因為個人的面子與威信，破壞行之有效的規矩，向立法會施壓，向議員公開指手劃腳，未上任，就霸氣盡露，難道這就是梁振英強勢施政風格的真面目嗎？

這兩天，候任特首辦又突然「讓步」，希望立法會先通過開位撥款，新架構實行兩年後，再檢討職能與運作。這與中國古代盲婚啞嫁，先結婚生仔，後培養感情，究竟有何分別？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羅太體現新問責制精髓

《蘋果》報道梁振英新政府的人事安排，特別是陳啟宗被薦出任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引起梁政府的強烈不滿，指有關報道「影響人心」。用如此強硬的措詞和態度，去澄清一個他們認為不實的報道，已經非常罕有。

《蘋果》再去信候任特首辦，要求回應文化局長的人事傳聞，黃英琦中箭墮馬是否屬實？候任特首辦非但不作直接回應，答非所問，反而針對《蘋果》早前的報道，包括機場管理局主席和行政總裁、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等人事安排，作出回覆：「若貴報事先查詢……候任特首辦會清楚回覆『並無此事』。」

在政局混沌，消息滿天的時代，傳媒的報道，真真假假，錯錯對對，如春去秋來，正常不過。令人不解的是，為何候任特首辦對《蘋果》這三篇報道如此耿耿於

懷，先指控「影響人心」，再來用教訓的語氣，指導《蘋果》如何採訪？這三篇報道，難道真的觸動權貴的痛處，點中新政府的死穴？

如果說，是因為《蘋果》這三篇報道都沒有向候任特首辦查證，因此觸怒了有關官員，於是氣上心頭，趁你作出查詢，乘機教訓一頓，順勢教你如何做新聞，這就非常奇怪了。

各媒體有獨家的消息來源，有自己的查核方法，非一定要向官方查證不可。認為消息準確可靠就可以出街，這只是傳媒操作的普通常識。不向官方查證的原因也很多，如果是醜聞，分分鐘會打草驚蛇，毀屍滅迹；另一方面，如果官方否認，難道就放棄新聞，不作報道？因此，是否向官方作正式核實，要看具體問題具體情況，不能一概而論。

很難猜度候任特首辦這種非理性的回應方式，究竟有何動機，但客觀效果是：關係只會搞得愈來愈僵，沒有轉圜餘地。或者梁振英擺明車馬要「搞」《蘋果》，跟《蘋果》過唔去。但新官上任，腳跟還未站穩，與一份銷量數一數二，在香港有重要影響力的傳媒集團對着幹，對誰有益？對誰有害？以理性見稱的政客，不是應

該很清楚嗎？

這篇回覆《蘋果》的信件，出自候任特首辦何許人，我不知道，但一般相信，如此有稜角的內容，如果沒有最高主管的首肯，下面的人是不敢亂來的。此篇回覆，即使不是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親自落筆，也是經她授意，得到她的首肯。

羅范接受查詢，問到為何要指導《蘋果》如何採訪，竟稱全不知情：「我完全唔知你問過嗰啲問題喎，對唔住！」「我唔係管晒所有嘢。」「你問我哋新聞部叮。」輕輕幾句，就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可笑的是，羅范向立法會議員落力推銷的，就是問責制，她作為主管，搞出「教人採訪」的大笑話，與傳媒關係鬧僵，卻卸膊指「唔關我事」，推給她的下屬來狽鏪，難道這就是新問責制的精髓所在？

有這樣的大內總管，梁特首還需要敵人嗎？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貪曾」罵名跟足一輩子

再批評曾蔭權，欲說無從，沒有咬牙切齒，只有無限唏噓。

嚴格來說，曾蔭權是一個傳奇，是典型香港夢的成功例子。生長在一個警察基層家庭，沒有大富大貴的背景，連大學都沒有念過，由賣藥的推銷員，考入政府從低做起，一步一步爬升，最後貴為特首。曾蔭權的人生奮鬥史，有條件令香港人感到自豪，成為港人爭着捧讀的暢銷書。

曾蔭權由頭頂到腳底，是一個典型的香港仔：頭腦靈活，身段柔軟，懂得走位，深諳向上爬之道。更重要的一種特質，就是在權力範圍內，只要不犯法、不違反規則，「着數」一定要「盡攞」，不吃白不吃，不舔得一點不剩，就對不起自己的天地良心。

我認識一些中層公務員，或一些大公司的中級職員，那種跟足公司部門規條，凡與個人利益有關都寸土必爭，認為是理所當然應得的就拚死斤斤計較，那副德性，從中都可以窺見曾蔭權的影子。

曾蔭權在歐洲購買名貴房車，先落地再運回香港，省卻幾十萬車稅，雖成為話柄，但他可以振振有詞：多少公務員有錢人都這樣做呀，我依足規矩，冇犯法喎！曾蔭權又曾用財政司長的信箋，寫信給醫務委員會，為在英國醫科畢業生回港執業說項，直接惠及自己的兒子，極其難看，有礙觀瞻。這種走精面攞着數的做法，在曾蔭權四十年的公務生涯中，可能已經罄竹難書，但那種以「我依足規矩，冇犯法喎！」作為護身符擋箭牌的公務員心態，一次又一次令他「過骨」。

如果曾蔭權只是一個高級公務員，懂低頭看着白紙黑字的規矩行事，就不會淪落到今天的地步。即使曾蔭權只做到萬官之首的政務司長，他還有特首作為他的上司，凡有疑問，按照條文，得到上司批准，也不會落得個不得善終的下場。但不幸地，歷史無端的把一個最多只能做高級公務員的打工仔，推到一個絕不適合他的特首位置。

特首再沒有上司，做任何事情，都不需得到批准，可以自己話事。私人飛機豪華遊艇富豪款待，以低廉租金租住六千多呎豪裝曾大屋，可以只在心中自訂規矩，自我認為沒有利益衝突沒有牴觸公務就可接受。出外公幹，超級豪華的總統套房，一住再住，因為我是特首，外人不容置喙。特首收受利益，在當年的保皇黨阻撓下，又豁免於《防止賄賂條例》某些最辣的條文之外。技術上沒有犯法，但沒有制衡的權力，由過骨心態，變成膽大包天，規則自訂，自己批准自己，等於無法無天，把曾蔭權推向萬劫不復之地。

曾蔭權有沒有大貪，我們無從得知，按照香港的法治精神，只能將疑點利益歸於被告。曾蔭權任期只有短短一個月，落任後，港人記起的，不是他當特首的功績，不是他為香港帶來甚麼貢獻，而是「貪曾」的罵名，將會一輩子跟着他。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一場耍猴子的招聘大騷

候任特首梁振英推出徵求賢能的大騷，公開招聘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吸引了千人蜂擁申請。副局有上十多廿萬月薪，不少人視為筍工，政助一拆四，月薪二萬多三萬，未必有很大吸引力，但可以晉身官場，視為千載難逢的上位機會，對一般坊間民眾來說，當然趨之若鶩。但一些背後看似有理念有原則的泛民中人，對加入梁振英班子如蟻附羶，吃相難看，香港政治沉淪墮落到如斯田地，真的叫人無話可說。

這批應徵副局政助的泛民中人，他們的政治理念與梁振英團隊南轅北轍，如何共事已是一大難題，坊間盛傳梁振英任內要推行四大政治任務，如二十三條立法、整治香港電台等，這些違反人權自由的政策如果真的實行，他們會如何反應？只當

一份工來打，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把頭別過去扮作視而不見，還是忠言直諫，甚至憤而辭職。如果真的受到梁振英這新貴的青睞，有沒有想過這一天來臨，可以如何自處？

我把泛民的應徵者想得太偉大了，他們可能只把副局政助視為一份筍工而已。即使如此，他們有沒有想過，整個招聘過程是如何的詭異？如何的違反常理？被人當猴子耍了也不自知，到最後，更可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甚麼也沒有得到。

任何人事顧問獵頭公司都會告訴你，招聘的第一法則，就是保密。原因很簡單，搵工跳槽不想被舊老闆知道，更不希望通天給外界知曉，一來是怕見光死，二來是避免應聘失敗而引起不必要的尷尬，寫花了個人紀錄，更會影響前途。

但副局政助的所謂公開招聘，篩選到這個階段有三十多人入圍，就開始有消息傳出，泛民中人有遞交申請。然後愈傳愈具體，連名字和職位都一一透露出來。掌握這些資料的人，只能是遴選委員會和候任辦人員，他們向外界放料，目的也很明顯：抹黑泛民政黨，看！他們只是對梁振英表面口硬，私下卻猛送秋波，渴望掌握權力……雖然泛民政黨已與有關人士劃清界線，但傷害已經造成。說一套做一套，

政治道德水平下賤的形象，已無法消除。

更甚者，遴選委員會第一次面試，時間、地點竟然向外公佈得如此具體，大批記者湧至，守在候任特首辦門口，拍攝進出者的尷尬面孔。而遴選委員會的成員，竟對傳媒說這是特意安排，考驗應徵者面對傳媒的能力和技巧。人家只是來見工，你把他們暴露於陽光下，眾目睽睽刻意要令人難堪，好了，工見成聘請了，總算是付出代價有所收穫，如果被踢出局，全世界都知道他技不如人，應聘失敗，還有面目見他的老闆同事嗎？遴選委員說是對應徵者的考驗，招聘廣告一開始就說清楚了嗎？擺了人家上枱還說風涼話，不是很可恥嗎？

不過，禍都是自己招來的，愈接近權力，愈令人亢奮，泛民中人，又有多少人能抵受得住權力的誘惑？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這是政治呀，蠢蛋！

梁振英政府公開招聘副局長政治助理，已經變成一場鬧劇。

應徵者名單被洩露，有名有姓有背景，更被特別關照，連應聘職位也被公開，面試的時間和地點更通了天。面試當天，應徵者變成選美佳麗，被電視鏡頭追逐，左閃右避，狼狽不堪。遴選委員會成員更幸災樂禍，指副局政助要應付傳媒，正好考驗他們的能力。

這個遴選委員會，明明犯了招聘需要保密的第一天條，把應徵者的資料公之於世，還要把人家的窘態暴露於鏡頭之下。主事者錯而不認，巧言令色為自己遮掩，難道這就是梁政府的施政新風格？招聘鬧劇的始作俑者，正正是遴選委員袞袞諸公。

有導演而沒有演員，鬧劇是演不成的。副局政助作為一份薪高糧準、權力使人亢奮的筍工，吸引不少有志之士應徵，當中也包括了不少泛民人士。長期在野的反對派，搖身一變要加入建制行列，人各有志，無可厚非，也不應該「阻人發達」。但重要的是，以理念見稱，站在道德高地的泛民中人，在變身之前，是否也需要把問題說清楚講明白？

用《基本法》做擋戰牌，說甚麼人人有選擇職業的自由，民主派有甚麼道理不可加入梁班子，都是強辭奪理的廢話，不值一駁。民主黨的年輕才俊，以測試招聘程序是否公平公正為理由而集體應徵，更是幼稚得無以復加，純屬笑話。

你加入的是政府問責團隊呀！

但有泛民應徵者，到入圍最後四十名，退黨面試，並獲接納。他解釋：我認同CY的施政理念，希望加入新政府團隊。

這種說法，就顯得相當有趣。

「認同CY的施政理念」，究竟認同些甚麼呢？認同他比較傾向社會主義的勞工福利政策？認同他「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土地房屋理念？對吧！好了，即使如

此，你不是加入一間大公司打份工呀，大佬！如果是大公司，你做人事部阿頭，可以完全不理市場部發生甚麼事，各顧各自己的地盤，一點問題都沒有，但這是政治，你加入的是政府的問責團隊呀！

你認同梁振英的勞工社福和房屋理念，但你又是否認同他對李旺陽千古奇冤支吾以對？是否認同梁先生「六四」默哀微笑相待，甚至提出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給鄧小平？你又是否認同他對保留功能組別含糊其辭？對特首直選的提名門檻態度曖昧？如果他日梁振英提出二十三條立法，要整治港台，又要用防暴隊催淚彈對付和平示威者，作為問責團隊的一分子，要你向社會各界推銷，為政府說盡好話，你會當作打份工那樣，樂意為之，一點都不會抗拒？

即使我不懷疑這些泛民朋友希望加入梁班子的動機，是希望做好社福勞工房屋政策，惠及基層市民。但你竟然以為以上的「污糟工」與你這位政治任命的官員無關，你根本就不夠資格搞政治。套用一位美國總統的說法：這是政治呀，蠢蛋！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

機關算盡四面楚歌

「你嘅僭建唔係單純嘅僭建問題，而係公開咁向市民講大話，隱瞞你嘅僭建問題，直至到有傳媒圖文並茂咁刊登，你先出嚟老老實實承認，你隱瞞僭建呢個事實……」

各位讀者，考你記性，這番說話，是誰在甚麼時候說的？不用估了，是梁振英，時為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身份是行政長官候選人，在一個競選論壇中，當着被僭建地宮搞到焦頭爛額的對手唐英年，義正辭嚴地直斥其非。

如果抹去說話人的身份、日期和場合，這番說話，裏面每一個字，竟然恍似為今天的梁振英度身訂造，完全可以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政治竟然可以這樣拐一個彎，給梁振英這個還差沒幾天就登上大位的政治新貴，開了這樣的大玩笑。

梁宅僭建醜聞爆發後一個星期以來，梁振英及其親信的辯解，沒有比辭窮理屈更貼切：「無心之失」、「我係產業測量師，這些工作是屋宇測量師或建築測量師做的」、「入伙時由專業認可人士及法律界人士檢驗過，並沒有僭建也無法律問題」、「如果有心隱瞞，就不會請朋友以及上百個記者在玻璃棚葡萄架下接受訪問」。

每一項解釋，都激起反彈，做了測量師幾十年的梁振英竟然連最基本的僭建都分辨不出？只有兩種可能：一是講大話，一是大笑話。擺記者上枱這一招更拙劣，不但不能洗清有心隱瞞的嫌疑，反而突顯梁振英機關算盡。每一步，都是經過縝密計算，反覆推敲，將來可以拿出來做擋箭牌，如此機心，能不令人心寒嗎？

梁振英說對大宅僭建「一力承擔」，身邊的人也說「畀個機會佢」，恰巧的是，唐英年在僭建出事後也講過一模一樣的對白。梁振英以「一力承擔」，不想牽涉其他人，拒絕透露為他驗樓專業人士的身份，這樣做隨時把自己推向深淵。如果這些所謂專業人士都是子虛烏有，並無其人也無其事，梁振英馬上誠信破產。若真有其人也有其事，如此明顯的僭建也看不出來，專業疏忽肯定導致他們釘牌。傳媒

正在全力追查，難保梁振英口中的專業人士，很快就被揭發出來。

梁振英現在的處境，已經四面楚歌。泛民全方位追殺，當然不在話下，報廉署，提出不信任動議，鼓動民眾七一上街，高呼梁振英下台。但建制中人，除了梁特首的內閣成員和競選辦候任辦的親密戰友，幾乎沒有一個人出來為他講好話。在特首選舉結怨，如自由黨多踩一腳並不奇怪，全票投給梁振英的新民黨、民建聯和工聯會，（二零一二年）九月立法會選舉當前，為了選票要借梁振英抽水，也是迫不得已，連選舉期間兩脇插刀的劉夢熊都三番四次公開指梁振英「車大炮」「不收貨」，大難當前，梁振英的朋友哪裏去了？

還有何面目見胡主席固然是個問題，即使梁振英七一能順利上任，五年施政，能不舉步維艱？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梁振英醜聞最壞會有甚麼結果

梁振英的僭建醜聞發展到今天，政界中人已開始盤算，最壞會發展到甚麼結果。

有泛民政黨建議，在立法會提出不信任動議，但梁振英還未上場，可否動議不信任，法律上是否有效？還需研究。有政黨到廉政公署報案，指梁振英在選舉時聲稱家中並無僭建，是失實聲明，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但即使廉署立案，要偵查，要蒐證，曠日持久，不知等到何年何日才有結果。亦有政黨要求梁振英七一上任後馬上辭職，以示對僭建「一力承擔」，這跟與虎謀皮沒有分別，權力是令人上癮的鴉片，坐上了大位，除非阿爺下令，豈會自願離開。

因此，無論是政黨提出不信任動議，還是到廉署舉報，又或辭職的要求，對已

經鐵定了心、厚顏無恥、一撐到底的梁振英，絲毫起不到任何作用。對這位候任特首來說，迫在眉睫的，是（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發生的兩件事：一、如何向胡主席解釋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交代僭建能否過骨？二、香港人有多憤怒？七一究竟會有多少人上街？場面有多震撼？對香港政治起到多大的衝擊？兩者互為作用，後者更對前者起着關鍵的影響。

原本鐵定做特首的唐英年，爆出僭建醜聞，成為民望插水的轉捩點，唾手可得的特首大位亦陰溝翻船。中南海最後選中梁振英，與他處理危機的能力有關，更大的原因，是在選舉後期，梁振英的民望大幅拋離唐英年，一個民望高企，有認受性，又處事果斷，兼且忠誠可靠的地下黨員，由他做特首，不是比一個能力不濟，關係複雜，兼且「養唔熟」的花花公子更實際嗎？

阿爺翻臉如翻書，一夜之間急改劇本，揀了一個民望比唐英年高出一大截的梁振英，以為他可以得到港人認受，令香港更能順利管治。豈料千揀萬揀，還未上任，就搞出個僭建大醜聞，梁振英處理危機的手法，回應的技巧，前言不對後語，擠牙膏的方式，一試便知龍與鳳，絕不比唐英年好。

離七一只有幾天，特首大位，在此之前出現大變，機率極微。但即使梁振英能順利就任，也舉步維艱。五司十四局未能順利產生，已令他面子盡失，對管治威信造成打擊。隱瞞僭建，更令他誠信破產，「梁振英，大話精」之名，名聞省港澳，跳入黃河也洗不乾淨。從梁振英處理僭建一塌糊塗，可看他施政能力如何？是否講就天下無敵，做就無能為力？民望大幅跌破底線，也是必然發生的事。無論是能力、民望、形象都破產了，阿爺會問自己，為何當初要揀你？順利管治，不給中央添煩添亂的期望能實現嗎？

港人阻不了梁振英成為第四屆香港特首，也阻不了他七一上任，但可以做的，是七一上街的人數打破紀錄，對特首對中央，大聲而清晰表達香港的民意，不要地下黨治港，更不要大話精治港。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這是誠信問題，蠢材！

梁振英上京面聖，回港宣佈成立金融發展局，隔天又公佈主要官員名單，但這兩宗大新聞，似乎無助掩蓋愈鬧愈大的僭建醜聞。

七一登基前，梁振英想方設法，企圖撇清自己與僭建的關係，但手法拙劣，方寸盡失，結果是愈描愈黑。

梁辦突然向記者派新聞稿，說已委託四個包括測量師、建築師和工程師等專業人士，檢驗大宅的二百四十呎地牢，得出的結論是：地牢在原有的圖則並不存在，證實是僭建。但從結構看，入伙後才僭建可能性較低，間接證明僭建地牢並非梁振英做的。

但這四名專業人士，與梁振英關係密切，全是「自己友」，其中有所屬組織更

對梁振英作政治捐獻高達百萬港元。梁振英找來「自己友」，專業人士把自己的聲譽押上去，替其清白背書，但找得太急，無人可用，竟然都是梁振英同一夥人在互相取暖，公信力當然大大成疑。可見梁振英急於要與僭建撇清關係，狼狽到怎樣的程度。

事情發展到今天，已經不是僭建不僭建的問題，而是梁振英有沒有說謊，徹頭徹尾是梁振英個人誠信問題。

梁振英曾信誓旦旦說過山頂大宅所有建築物都已入則，經專業人士檢驗並無僭建，並振振有詞指摘唐英年二千呎地下皇宮是誠信問題。梁振英被傳媒揭發僭建玻璃棚，卻以「無心之失」辯解，說入伙前已存在木花棚，後因白蟻蛀蝕才改建。沒有僭建明顯是說謊。

屋宇署發現大宅僭建最少六處，梁振英承認是「嚴重疏忽」，所有建築物都已入則又是說謊了。梁振英說自己不是一手業主，並以兒童房貼滿 Hello Kitty 貼紙，證明入伙前已有人住，僭建與自己無關。但根據買賣紀錄，大宅是梁振英直接從業主買入，不是一手業主也是說謊。

更重要的是，買賣合約訂明，賣方毋須為屋內任何非法建築物負責，買方亦已諮詢專業人士意見，日後若發現大宅任何僭建，同意放棄任何追究權利。證明梁振英早知大宅有非法建築，事前不知有任何僭建之說，又是說謊。

傳媒揭發，梁振英買入大宅前，木花棚根本不存在，收樓十五個月以後，才改成玻璃棚。梁辦回覆傳媒，木花棚這僭建物是上手住客留下，後來才改建，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但梁振英卻迴避說：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要回去查一查。查甚麼呢？木花棚受白蟻蛀蝕記得這麼清楚，傳媒找到如山鐵證，矛頭直指你說謊，又以查一查來拖延時間。

梁振英的巧言令色，已經爐火純青，西九報告對他表示遺憾失望和驚訝，他竟然可以厚顏無恥說還他以清白。光天化日說謊的能力，亦已登峯造極，謊話不只一個，而是一個又一個企圖無縫交接，但因為謊言一個比一個大，漏洞也愈來愈多，再也冚不住，早已爆煲得一發不可收拾了。

新班子上場，面對七一喊叫梁振英下台的怒吼，他們有否後悔上錯賊船呢？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上街，是基於失去核心價值的恐懼！

梁振英剛剛宣誓就任第四屆行政長官，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專機剛剛離開香港。三十多度的高溫，四十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梁振英下台」的喊聲震天，由銅鑼灣維園，到添馬艦政府總部，幾乎沒有一刻停止過。

新任特首剛上台就被數以十萬市民叫喊下台，香港歷史上從未出現，相信也是世界罕有。新鮮出爐的領導人如此不得人心，不外乎以下幾款原因：一、靠舞弊買票造票上台；二、選舉不公，早已鐵定誰可當選，民眾不服；三、權力不合法。梁振英屬於哪一款，大家不妨對號入座。

我在銅鑼灣的街站籌款，由下午三時站到晚上七點，密密麻麻的遊行人士在我面前經過，沿途口號不絕。我不是香港大學的精算學者，也不懂他們認為科學的

方法統計人數，但以我多年觀察的經驗，今次遊行，參與者情緒之高漲，氣氛之熱烈，訴求之憤怒和直接，只有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可以相比，那兩年叫得最響的口號，是「董建華下台」，而今年（二零一二年），是「梁振英下台」。

梁振英大宅僭建，前言不對後語，以大話冚大話，惡化為誠信問題，被封「梁振英，大話精」，固然是催谷民眾上街的一條最直接的導火線。但是，如果沒有其他更深層原因，絕不會激起市民怒火燎原。

深層的原因是甚麼？不是負資產，不是失業，更不是SARS，而是打從心底的恐懼。恐懼甚麼呢？恐懼自由倒退，恐懼法治不彰，恐懼香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終有一天全被拿走。

梁振英靠西環扶植上台，無論由提名到投票，都有阿爺插手的影子，已是洗不掉磨不走的鐵一般事實。由商人治港，到公務員治港，到今天赤裸裸的幹部治港，香港逐漸回歸到中國南部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大家有目共睹。

由問責官員到行政會議，充斥着紅色背景的忠貞之士。律政司長曾經做過廣東政協，文化局長虛位以待，由根正苗紅的幹部二代擔任，審計署長如此要職，竟由

被疑有誠信前科的好友出任。行政會議更是不堪入目，滿是紅色政黨到極左紅人，看得令人心驚肉跳。

警察經常使用不必要的強大武力，兩米水馬加強裝胡椒噴霧，打壓和平示威，動輒以政治檢控阻遏示威抗議和表達自由。記者大聲提問指違規擾亂秩序被警察帶走禁錮，連新聞自由都危在旦夕……香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恍似一刀一刀的被凌遲，我們的恐懼是，香港人，你本來擁有的，還可以剩下多少？

「我沒有說我不受感動」、「我從來冇否認花棚是我起的」、「我唔否認唔等於我證實，我唔證實唔等於我否認」……新特首的慣性說謊和巧言令色，引發更大的反感和恐懼：這個人說話，我們以後還可以信任嗎？基於失去香港核心價值的恐懼，梁振英上任的第一天，就激發了四十萬人上街。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因為我們都很愛香港

《蘋果日報》記者向胡錦濤大聲提問：「香港人希望平反六四，你聽得到嗎？」馬上被警察帶走禁錮，我無名火起，驚覺香港竟然墮落至此，警察鷹犬化竟然到如斯程度，痛心香港回歸十五年，如新聞自由採訪自由的核心價值已破壞殆盡，香港警察已徹底公安化。七一前竟然發生這種匪夷所思的惡行，當權者自暴其醜，超越了我們可以容忍的底線，香港人被激怒了，上街表達憤怒的香港人，一定不會少。

梁振英登基的第一天，四十萬港人敲鑼打鼓，呼喊口號，夾道聲討。特首的寶座還未坐穩，「梁振英下台」的叫聲，震動整個香港，搖撼整個新班子的管治威信。

梁振英隔了一天才回應四十萬港人的訴求，一貫的詭辯語言，玩弄文字的技巧，說了等於沒說的內容：「市民嘅訴求，無論用任何方式表達，包括昨日（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遊行表達訴求的市民，無論人數有幾多，我同我嘅政府團隊，係會認真同虛心聆聽嘅，無論呢啲訴求，係關於政治、社會、民生，都希望同廣大市民一齊，去爭取，達到市民嘅目標……」

兜兜轉轉，用意旨在矮化四十萬人的訴求，等同於小貓三四隻的遊行示威，把要「梁振英下台」的叫喊，與其他民生訴求放在一起，目的彰彰甚明，就是要淡化香港人憤怒的聲音，好向阿爺解釋交代。

當我聽見梁班子的司長局長，如鸚鵡學舌一樣，齊齊說要「虛心聆聽」市民的聲音，我又一次肯定四十萬市民的汗水腳力，一點都沒有白費。四十萬人的怒吼，凸顯了這個問責班子的窩囊。「虛心聆聽」是新政府的回應口徑，於是，無論是「好打得」的司長，還是在環保界口碑載道的局長，都好像腦袋生在屁股上一樣，嘴巴講的全是屁話，他們說「虛心聆聽」，究竟聽到四十萬人說了甚麼？他們到底明白不明白，為甚麼梁振英剛剛上任，位子還未坐暖，就被四十萬人怒轟下台？

我們對梁振英新政府憤怒的緣由是甚麼？是基於日漸趨近的恐懼，是擔心我們珍視的核心價值，會逐步逐步的被蠶食、被摧毀。

梁振英被西環扶植上台，眾所周知西環價值，與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南轅北轍。西環黨官的手愈伸愈長，由特首到立法會到區議員選舉，由司局長到行政會議到重要諮詢組織的任命，由學術民調到學者意見，都毫不顧忌指手劃腳赤裸干預。「港人治港」已經死亡，「一國兩制」已經變成一國一制，香港已淪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

我們又看見梁振英誠信破產，新聞自由淪陷，警權極度擴張，打壓抗議和表達自由……已經化為眼前的現實。不少人為香港這塊福地貢獻了一生，現在已到了危急關頭，如果還不挺身而出，很快就會變得一無所有。

四十萬人在炎炎酷暑上街，因為我們都珍視香港的核心價值，因為我們都很愛香港！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本地社會

極右排外　引火自焚

外傭居港權官司，激起港人潛藏的種族排外情緒。在司法覆核前夕，官員多次吹風，指官司一旦敗訴，十多萬居港七年的外傭將取得居港權，若一家四口申請來港，四、五十萬外來人口將突然湧至，爭奪香港房屋、醫療、教育和福利資源。表面是左派骨子裏卻極右的政黨，更急不及待出來抽水，搬出大籮似是而非的數字：失業率推高至百分之十，公共開支增加二百五十億元。這堆數字的基礎是甚麼？有沒有基本事實支持？傳媒沒有調研，不作求證，面對港人排外民粹主流市場，全部一字不漏的照報。

沒錯，可能真的有十萬外傭在香港已經住滿七年，其他住滿七年的外籍人士可以申請居港權，但外傭的申請資格卻早已被剝奪，這場官司，只是希望取回申請資

格。但取得申請居港權的資格，就等於自動得到居港權嗎？官員吹風，政黨抽水，傳媒和應，一犬吠日，百犬吠聲，最大的誤導，就在這個關鍵問題上。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有六類人士可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其中第四類是非中國籍人士：「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持有效旅行證件進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住滿七年只是最基本的條件，最重要的是證明「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

這個問題，在草擬《基本法》時已詳細考慮過，在《入境條例》也充分反映出來。讀者可到律政司「雙語法例資料系統」，查看香港法例第一一五章附表一「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部份，寫得非常清楚：「提供處長合理地規定的資料，令處長信納該人已以香港為其永久居住地，該等資料可包括以下各項——（一）他是否在香港有慣常住所；（二）其家庭的主要成員（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是否在香港；（三）他是否有合理的收入，以維持他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四）他是否已按照法律繳稅……」

就算政府敗訴，外傭取得申請居港權資格，入境處長也會嚴格把關，根據以上

四項條件，審核申請人是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考慮他們能否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這四項條件是相當嚴苛的，住滿七年，也沒有多少外傭能夠全部滿足，因此，即使他們得到了申請權，並不等於他們自動取得居港權。這方面，特區官員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們故意將兩者混淆一起，含糊其辭，引起恐慌，情況就如當年散播一百六十七萬港人內地子女會湧港居留的謠言一模一樣。

用族群排外情緒來取得支持鞏固統治，是法西斯政府極右政黨的慣技，更居心叵測的是，政府官員和建制輿論，更藉這場官司，抹黑尊重人權的法律界人士，攻擊堅持原則的民主派政黨，鋪天蓋地的向法官施壓。

為了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惜挑起族群排外情緒，這種手段，歷史證明，最後只會引火自焚。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日

狂妄的警隊是這樣煉成的

警方以「企圖爆竊」罪名，拘捕三名到新政府總部採訪的記者，拘禁在警署七小時，才無條件釋放。記者出示了合法的訪客證，也遞上報館發出的記者證，再經過特首辦新聞官確認他們記者的身份，辦案警員竟然完全置諸不理，接到上頭指示後，馬上作出拘捕行動。這宗匪夷所思的案件，明顯不是前線警員自作主張自把自為，是經警隊高層批准的最高指示。

即使是政府管治和公關形象的幼稚園生，也不會犯如此低級的錯誤。記者誤打誤撞，揭出新政府總部的保安漏洞，當然令警隊相當尷尬，但警方完全可以有十萬種方法化危為機。例如詢問記者闖入特首辦的詳細過程，真心誠意地感謝記者提供資料，把漏洞層層堵塞，繼而清楚設定禁區指示牌，開記者會公佈周知，政府總部

是機要重地，不得擅闖，違者依法究治。只要簡單幾招，就可把保安危機化解於無形。

但警方高層偏偏捨正路而弗由，用一個最荒誕的罪名——「企圖爆竊」來拘捕記者，既無爆竊工具，也搜不出任何贓物，連最基本的表面證據都欠奉。這樣的決策，除了是因為被人揭出保案漏洞而老羞成怒，已找不到另一個更合理的解釋，除了再一次狂妄放肆自暴其短，再沒有另一個最恰當的形容。

香港警隊這陣子醜聞四起，繼千頁戰術訓練手冊大公開，又有內部學警教材在網上披露，由警員召妓指引、武力清場抬人方法、警區「高危地帶」，到香港三合會架構等資料應有盡有。個別男女警員，更穿上警服拍下衣衫不整的荒唐照片，還肆無忌憚的放上互聯網，已經不止一宗。

警察內部禮崩樂壞紀律鬆弛，但鷹派警隊一哥曾偉雄上場後，對外卻擺出一副愈來愈強硬的姿態：動輒用武力對付示威者、胡椒噴霧誤噴小孩堅拒道歉，對和平遊行也用盡方法諸多留難，香港警察，變了維穩公安。

對外強硬是當前香港警隊的主旋律，上下都視曾一哥的行事態度為楷模，以我

為主，唯我獨尊，不做「Sorry Sir」，做錯也絕不道歉，要一硬到底。做頭兒堅持這種作風，表面看來，的確可以將警隊士氣振奮於一時，但長期只會鼓勵警察肆意妄為濫權腐敗。

記者闖入特首辦，在鷹派眼中，擺明就是剃警方眼眉，閘門開了，一發不可收拾，不殺一儆百，他日必定陸續有人挑戰警方的權威。就是因為這種邏輯，警方要挖空心思堆砌「企圖爆竊」的重罪，要把記者扣留警署七小時，當嫌疑重犯反覆長時間盤問，看你們以後還敢不敢再犯？還敢不敢不乖乖聽話？

強硬的警隊一哥，煉成一隊狂妄自大的警隊。醜聞愈多，一哥愈強硬，警隊愈狂妄，犯錯愈頻繁。這個怪圈一天不變，惡性循環只會愈演愈烈。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香港最後防線將應聲倒下

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即將開審之時，葉劉淑儀、范徐麗泰、梁愛詩，關事和不關事的人，都急不及待跳出來，要求人大釋法。借用當年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就二十三條立法的生動譬喻：法官頭上懸着一把大刀，除非揣摩中了人大常委的心思意願，作出「正確」的判決，否則人大釋法的大刀會隨時落下來，把法官的「錯誤」徹底扭轉。

梁愛詩是前律政司司長，當今的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權威無人能及，她這樣理解人大釋法：「憲法上，人大具有解釋《基本法》權力。如果係合理、合法解釋，就唔應該當佢係洪水猛獸」、「當行政長官執行《基本法》職權時遇上困難，有責任報告國務院，再由人大決定是否作最終解釋，人大常委過去使用解釋權，是

為解決香港自己不能解決的事」、「如果依法行使憲制上的權力，點會影響司法獨立？」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邏輯：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去問每次運用權力時會造成怎樣的傷害，總之有權力就要用盡，否則不能突顯人大常委的權威。人們要問的是，外傭居港權，不是香港的內部事務嗎？行政當局不能自己處理嗎？為何又要勞駕人大常委？高度自治的香港，何堪愛國紅人不停的指指點點？

香港號稱有獨立的司法體系，有終審法院，可以就本地案件作終局判決。但事實上，當人大常委有權釋法，而這種權力又經常運用的話，香港法院的終審權就變得有名無實。就好像官司還未開審，一幫潑婦流氓手持鐮刀鋤頭，把法院團團圍住，揮動拳頭，喝罵叫囂：「裏面的法官聽着，你們要跟隨人民的意願，不可胡亂判決，否則有好戲可看。你們吃人民的俸祿，應該怎樣做，看着辦吧！」如此環境，這般氛圍，我們的法官，能在毫無壓力下判案？我們的司法體系，還有獨立可言嗎？

回歸十多年，愛國圈子已經不止一次有這樣的微言，甚至成為一些忠貞分子上

京告狀的重點：香港已經變成法官治港，大狀政黨，鑽法律空子，借司法漏洞，屢屢使用司法覆核的手段，狙擊政府施政，阻礙兩地融合，影響人心回歸，妄圖搞亂香港。司法系統不整頓，香港將永無寧日……。

早前，有報章傳出消息，說中央考慮取消香港的司法覆核制度，以免有人再鑽空子，影響特區政府施政。傳聞說，經過特區高官親向中央痛陳利害，才暫時收回成命。即使不是真的，這種傳聞也聽得港人出一身冷汗。但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外傭官司還未開審，愛國建制人士就一個一個的跳出來，要求人大釋法，改寫判決結果，跟直接要求取消司法覆核制度有何分別？

回歸十四年，香港的一切都在倒退之中，連司法制度的獨立性也岌岌可危。當「香港已經變成法官治港」、「司法覆核狙擊政府施政」的說法，在京官面前說了一千遍一萬遍，就會變成「真理」，香港最後一道防線，將會應聲倒下。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葉劉淑儀，請交代！

特區前高官葉劉淑儀女士，當年因二十三條立法，搞得天怒人怨，倉皇下台，不足幾年，成功華麗轉型，晉身立法殿堂，成為政黨領袖。昔日被港人嘲弄為掃把頭，幾乎人人喊打，今天變成為政壇紅人，問鼎特首黑馬，又獲京官接見，在建制奠定穩固地位。

這陣子的外傭居港權官司，令葉太紅上加紅。葉太上京面見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主張修改《基本法》，又要求人大常委就《基本法》第二十四條進行釋法。由於葉太回歸前後曾任入境處長，再升任保安局長，對居港權問題的見解，無人能及，幾乎是一錘定音。

同樣是居港權問題，葉太是當年第一次人大釋法的始作俑者。終審法院就港人

內地子女居留權案作出判決，時為保安局長的葉劉淑儀，力稱根據調查，十年內會有一百六十七萬人蜂擁到港。此說一出，整個香港立時出現非理性恐慌。特首董建華提請人大釋法，推翻終審法院的判決，本地法律界雖然強烈反對，並發起黑色大遊行，但「一百六十七萬」的陰影下，人大釋法，變得順應民情、順理成章。

「一百六十七萬」究竟有多少事實根據？特區政府是否為了推翻裁決而使出的恐慌策略？時間久遠，沒有人再會追究。但早前有報道說，葉太承認，當年的一百六十七萬是「報大數」。實情如何，如何「報大」？「報大」多少？卻說得避重就輕，語焉不詳，當年的真相並沒有大白於天下。

一晃十二年，歷史竟又重演。外傭居港權官司，當今的特區政府，照辦煮碗，使出同樣的恐慌策略：「政府敗訴，十萬住滿七年的外傭取得居留權，五十萬親屬將湧入香港。」港人果然好騙，十二年前被騙一次，十二年後，恐慌策略同樣奏效。

對非中國籍人士申請居港權設有四大關卡，《入境條例》賦予入境處長權力，嚴格把關。但對法例規定入境處長必須履行的職責，政府官員建制政客不是絕口不

提，就是刻意歪曲。

葉劉淑儀回歸前後曾任入境處長，對如何運用權力，她應最為清楚，但她對如何把關，卻說得相當兒戲：「這張聲明表格，我們當時為方便外國人取得居留權，好容易的，最緊要填：『根據《基本法》，我打算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是原意已可以，將來亦可以改。」

如果情況確實如此，當年身為入境處長的葉太，已經大大失職，理應受到譴責，如果實情不是這樣，是因為現實的政治需要而避重就輕，講的根本就不是事實的全部，就像當年「報大數」說將會有一百六十七萬人湧港一樣，睜着眼說謊話，誠信問題相當嚴重。

政治人物要講誠信，官員當然也不能例外，不能因為時間過去，所作所為，就當粉筆字一樣，抹得不留痕迹，當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報大數」事件還未交代，今天又來一個入境處長把關疑問。沒把事好好搞清楚，企圖心旺盛的葉太要再上層樓，只是癡人說夢。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反正香港市民就不信了

現實比小說更離奇，也更荒謬。溫州撞車，鐵道部發言人的名言名句：「至於你們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瘋傳全國，成為內地官僚睜眼瞎話、公開說謊的典型官場現形記。做夢也想不到，幾個月後，竟然像倒模一樣，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重演。

「同事見到個黑影，佢本能反應就係用隻手擋格，同事隻手，就卡住喺呢位後來證實係記者嘅攝影機度。」警務處長曾偉雄如此這般解釋疑似警務人員遮擋電視台記者鏡頭事件，氣定神閒信心十足的表情，像在對你說：「至於你們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實在叫人忍俊不禁，無法不封曾處長為新一代冷面笑匠。

電視新聞片段分明看見有疑似警員既遮擋又拍打鏡頭，企圖阻止記者拍攝穿

六四T恤男子被粗暴抬走的經過。電視台記者證實，阻擋採訪的人，不只一個，而是兩個，十足內地公安的手法。至於那位G4彪形大漢的手，如何能卡在電視台攝錄機之中，這種技術要訓練多久才能成功，一哥不妨找個夥計當場示範，以釋公眾疑團。

笑過以後，冷靜下來，卻令人不寒而慄。堂堂一個警務處長，特區主要官員，竟然在立法會殿堂上，編造這種連三歲小孩也騙不過的故事，說起來竟又可以臉不紅心不跳。如果曾偉雄是受下屬欺瞞，令他出醜，反映他連最基本的調查和判斷能力都缺乏。找部電視台攝錄機試試自己的手如何給卡住，看看下屬的滙報是否違反邏輯，不就可以避免貽笑全港嗎？如果他是為了脫身而公然說謊，曾偉雄，你下台吧！

舉一反三，曾處長在立法會就其他保安事務的解釋，你們信不信？反正香港市民就不信了：「警方沒有禁錮示威大學生，他們可以自由出入」；「港大主動要求擴大保安區，一切安排與港大磋商達成」；「麗港城居民情緒激動，待他平靜後警員向他出示證件」……已被當事人和港大校方，一一反駁得體無完膚了。

由曾蔭權讚賞警隊對李克強的保安「恰當而專業」，唐英年視人權自由「完全是垃圾」，到曾偉雄那種強詞奪理指鹿為馬，除了是特區管治班子自甘墮落，只能用謊言來撐住自己的面子外，也反映了回歸十四年，港人珍視的人權法治、民主自由，已由這幫急着獻媚、急着要中港融合、急着要人心回歸的「賣港賊」犧牲斷送了。

慶幸的是，香港人沒有視而不見，沒有麻痺大意。當權力介入了港人的自由，觸動到我們的神經，超越了我們最大限度的底線，我們不能再容忍了。我們的過路權、穿衣權、口號權、表達權、抗議權、採訪權、報道權……已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脅，我們憤怒了，不能再靜觀其變坐以待斃了，別無選擇，只能反抗。

接着下來的發展是關鍵的，港大校方對保安事故的回應，傳媒團體與警方和唐英年的會晤結果，都在在影響着我們和我們下一代的人權自由，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警察千萬不要把自己鷹犬化

警務處長曾偉雄的「黑影卡手」論，全港笑足一個星期。負責香港保安的兩位官員，在立法會殿堂裏，面對議員的猛烈攻勢，在電視直播鏡頭前，講出一個又一個與事實不符、邏輯犯駁、連三歲小孩也騙不過的靈異故事：見到黑影本能反應警員手被攝影機卡住；抬走激動六四T恤男待他平靜警員才表露身份；應香港大學要求才大增警力加強保安……這些匪夷所思的辯解，不足一天，全部都在事實面前被批駁得體無完膚。

副總理陳克強訪問香港引發的保安風波，全城震怒，全民聲討。保安當局態度堅定不移，警務處長曾偉雄寸步不讓，更以反恐情報作為無堅不摧的擋箭牌，官員在立法會發出的強硬信息是：前線警員所做的一切保安措施，對保護訪港政要的安

全，全部都及時和必要。

曾一哥這種堅硬如鋼的態度，雖然不得民心，卻大得警心，上中下層警務人員，幾乎都對一哥眾口稱譽，「撐一哥」之聲不絕於耳。

但不出三天，就證實前線警員高興得太早了。曾偉雄與記協見面，記協在一哥面前播出「黑影卡手」的片段，蒐集二十多個記者投訴警方濫權的個案，包括擋鏡頭、搜錢包、查記者身份證、隔離採訪區、限制上廁所……在無可辯駁的事實面前，鷹派曾一哥無法不軟化下來，連以批判見稱的記協主席麥燕庭，都說一哥「有誠意，有改善」。

曾處長的回應是這樣的：投訴個案「第一次聽」；警方「不會容許阻擋記者鏡頭」；「不會阻礙記者的採訪工作」；「當日情況，與警方本身的內部要求有差距」；「查身份證已超越保安要求」；「會了解當日是否有警員對私隱認知不足，導致保安工作『做多咗』」。

鐵證如山，輿論怒吼，曾偉雄被迫把強硬姿態作戰略性調整。但上述的解釋，卻赤裸裸的把錯誤的所有責任，統統推到前線警員身上，這對按照命令執行任務的

警員公平嗎？

一而再的驅趕記者，把採訪區設到一、二百米遠，阻撓記者遮擋鏡頭，搜查記者私人物品到侮辱程度，連上洗手間都失去自主，這一切都不是個別事件，更不是個別警務人員的個人行為，他們只是在集體執行命令。稍有常識都會明白，如果沒有上頭的指示，前線警員膽敢自作主張嗎？套用曾一哥的說法，「同記者作對冇咩好處」，前線警員犯不着冒被輿論猛批的風險而自把自為。

可見，抬走示威者，消滅任何異見，所有礙眼的東西都不能被李克強看到，以為遮擋記者就等於遮着全世界的眼睛，全部都是政要訪港保安政策的重要組成部份。在輿論的猛烈攻勢下，曾偉雄卻置身事外，要替他賣命的前線警員硬食了這隻死貓。

警察都是人，千萬不要把自己鷹犬化，上頭說變就變，你們甘心死得不明不白嗎？

二〇一一年九月六日

讓「八一八」真相暴露在陽光下

「八一八」港大謀殺自由事件愈演愈烈，校務委員會成立小組，檢討事件經過。主席由校委會成員擔任，並強調吸取教訓向前看。這個由親建制公職王擔任主席的檢討小組，人們不會寄予厚望，自己人查自己人當然難有公正，更令人會有走過場，真相從此長埋黃土的擔憂。

在小組正式埋班運作的前夕，校方消息人士連日向傳媒吹風，企圖影響輿論，甚至引導調查方向，目的彰彰甚明。綜合起來，校方的版本，不外乎：李克強的保安工作，學校警衛人手不足，非得警方參與，校方已致力確保師生言論表達自由不受阻礙，例如要求設立近距離示威區，起初得警方答允，但後來卻以情勢有變為由，一而再、再而三的臨時擴大保安範圍，更大量增加警力，校方以為只加五十

人，後來竟數以百計，時間緊迫，無可奈何，校方被迫接受。

根本毋須檢討調查，小組早已定調，口徑大致如下：校方並非不重視大學自主自由，亦已據理力爭，最後校園被警方接管，實施戒嚴，更發生學生被禁錮事件，情非得已，責不在學校，有關高層也沒有一個人需要負責。

校方與警方的商討談判，據有關人士說，並沒有留下任何白紙黑字的會議紀錄，只是口講為憑，如此兒戲，不管師生校友信不信，反正他們信了。究竟誰是誰非？誰出賣了大學的自主？最後只能是一片模糊，不了了之。

但事情真的如此簡單嗎？「八一八」事件發生，校長徐立之由當初表示遺憾，到後來立場愈來愈強硬鮮明，更先後四、五次發表聲明：對校園佈滿警察感到驚訝，強調事前並不知情，更不能接受推倒禁錮學生的事情在大學發生，並保證香港大學是言論自由的堡壘。徐校長大義凜然，站到學生的一邊，給人的感覺，港大是給霸王硬上弓的受害者，讓人寄予相當同情。

後來，了解更多細節後，情況卻並非如此。警方在「八一八」前夕突然要求擴大保安區範圍，又大量增加警力，與會的校方代表有否說不？有否據理力爭？有否

要求知道細節？有否問明增加警察的人數？有否確定他們的權力範圍？資深的大學人員沒理由不知道，大量警察進入校園，變相實施戒嚴，對大學形象會造成不可補救的傷害，但結果還是答應了警方的要求，原來學校不是被迫的，而是半推半就，配合逢迎。

最根本的問題是，港大千方百計託人士拉關係，希望李克強副總理蒞臨主禮百年校慶，人家答應了，大學上下幾乎個個喜極而泣感激流涕，別人提出甚麼要求，說萬一副總理有甚麼差池閃失誰來負責？港大還有甚麼討價還價的本錢，還有丁點籌碼可以拒絕嗎？原來是你自己主動引狼入室，還扮甚麼受害者？

公元二千年，校方干預學術自由的鍾庭耀事件，校委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由退休法官擔任主席，公開聆訊，電視直播，讓真相能大白於天下。「八一八」事件，港大校方如果沒有任何見不得人的事，應該馬上取消檢討小組，委任獨立調查，讓真相能暴露在陽光之下。

二〇一一年九月七日

民粹主義的幽靈引爆族群炸彈

一個幽靈，民粹主義的幽靈，在香港上空徘徊。或許有人天真地認為，如果第三宗外傭司法覆核敗訴判決，林文瀚法官趕在區議會投票日前宣佈，泛民的敗局，至少公民黨輸得一塌糊塗的慘狀，可能有機會扭轉。這種想法，實在太簡單兼幼稚了，因為民粹主義一旦被煽動起來，用排外手段捍衞自身利益的觀念一旦固化，將會雷打不動。

法官的判決並沒有甚麼驚人之處，不少法律學者，政黨中人都不知重複了多少遍。外籍人士要取得香港居留權，除了連續「通常居港」滿七年之外，還要用實際行動證明申請人真的是「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入境條例》的四大要求：在香港有慣常居所；配偶和子女等家庭成員在香港居住；收入足以支持家庭經濟開支；

依法納稅等，只是部份條件。上本地教堂融入香港社區，還不足夠，還要看實際上做過些甚麼來證實申請人與香港的聯繫，比與家鄉的聯繫更加密切。

法官的判決，粉碎了一些民粹政客幾個月來的胡言亂語，例如：證明「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是很容易的，一紙聲明就可以了，前入境處長葉劉淑儀更說，入境處一向很鬆手，一直都是這樣做。但法官的判決，卻斬釘截鐵的說明了「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定義是相當嚴格的，法律亦賦予入境處很大的權力，為香港嚴格把關。如果入境處以往沒有好好履行自己的職責，就是嚴重失職，今後應該用同一法律標準，處理所有外籍人士居港權的申請。

外傭案信手拈來，成為民粹政客打擊對手的工具，無所不用其極的恐慌策略，挑起港人潛藏的排外心理。十二萬外傭湧港，連配偶子女達五十萬，吃盡我們的房屋、教育和福利，一切都似曾相識。一九九九年港人內地子女居權案，一百六十七萬人「踩沉」香港的恐嚇，就是時任保安局長、今天貴為民望第一的立法會議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的傑作。葉太棄官從政，借民粹達政治目的，手法愈來愈嫻熟，「民粹天后」當之無愧。

民粹排外的吸引力很大，兩三句簡單口號，就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政客引向災難，無論是目不識丁的市井之徒，還是滿肚學問的知識分子，都會樂此不疲的積極參與。與其說希特勒靠選舉上台，不如說，他是靠民粹掌權，搞得天下大亂。

區選期間，建制政黨、左派輿論，鋪天蓋地借外傭居權案打擊泛民，但他們實際是在玩火，隨時引火自焚。因為民粹排外，不會只局限外傭，同一邏輯，也可以燒到大陸人身上：孕婦搶牀位、新移民搶福利、大款搶貴樓、學生搶學位、水客搶奶粉、自由行令我們要搶救香港的衞生和秩序……這些血濃於水的大陸同胞，統統在激烈的民粹排外名單之列。鼓吹民粹排外，分分鐘會變成一個隨時爆發的族群炸彈。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句話觸發港人危機情緒

國際名牌DOLCE & GABBANA香港分店禁攝風波愈演愈烈。早前，數千人湧到廣東道，把分店門前馬路擠得水洩不通，氣燄囂張的保安再沒有驅趕拍攝者，改由警察維持秩序。迄今為止，DOLCE & GABBANA都沒有就事件作詳細說明或道歉，只發了一紙聲明，指「具爭議性的陳述，並非出自本公司的員工」，「本公司強烈反對任何帶有種族主義或貶抑意味的言論」，「絕對無意冒犯任何香港市民」。

DOLCE & GABBANA高層的危機處理可謂九流，事情發生已有幾天，更出現千人空巷，搞到要關門無法營業的地步，成為國際醜聞。但聲明說來說去，只是推卸責任，沒有正視問題的核心：禁拍是否總公司政策？是否只禁止香港人拍攝，大

陸同胞無任歡迎？果如是，技術上又如何能做到？

禁攝風波根本就是「管理主義」無限擴大的惡果。香港的商場管理出名嚴格，行商場，名副其實要不斷行或入店消費，可以坐下休息的空間少得可憐，其他稍有異動都受到保安規管。商場屬私人物業如是，公共空間更變本加厲。年前，銅鑼灣時代廣場的公共空間，遊人稍為坐下休息，或聚集活動，都受到保安粗暴驅趕，鬧出風波，激起民憤，紛紛前往擺檔靜坐野餐休憩，以示抗議，公共空間誰屬，引起廣泛關注。

政府管理的公共空間更是不堪。年前有知名畫家在中環通往半山的扶手電梯寫生，受管理員驅趕，輿論嚴厲譴責。出名的畫家受關注，小市民受盡閒氣不知多少次了，卻申訴無從。早前亦有幾位年輕人在銅鑼灣街頭jam歌，唱流行的《天與地》插曲《年少無知》，有路人加入口琴伴奏，悅耳動聽，溫馨感人，絕無引起任何混亂。歌未唱完，警察中途插入叫停，要歌者出示身份證盤查並驅趕離開，這種扼殺創意的粗暴行徑，無日無之，每天都在發生。

「管理主義」的本質是對所謂「混亂」的恐懼，要求一切都井井有條，不能

出任何亂子，商場如是，公共空間如是，公園如是。有達官貴人到訪，對秩序和安全更是百分百要求，更像鐵桶一樣做到滴水不漏，整個城市毫無生氣，成為死水一潭。

今次DOLCE & GABBANA風波最大的惹火點，是因為有保安一句「香港人不能拍，大陸人就可以」，觸發強烈反彈。香港人的危機感，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對立情緒，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回歸後特區和內地政府聯手造成的，例如大陸孕婦來港產子造成一連串的資源爭奪，又例如內地大款來香港炒貴樓掃貴貨，再例如大陸遊客不守秩序不講衞生，小孩隨處便溺，視頻在網上瘋傳。他們沒有正視這些不滿現象和政策惡果，反而不顧現實地只鼓吹兩地融合，港人認為領域被侵佔、權利被剝奪、尊嚴被侮辱，情緒於是一觸即發。看見千人圍堵DOLCE & GABBANA，不知中聯辦的郝鐵川部長會否認為這些人「不科學」和「不合邏輯」，是別有用心的人刻意挑起兩地人民的矛盾，會否又出來大發議論一番？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人口政策不作為　吞噬香港核心價值

由內地人來香港搶購奶粉開始，到「雙非」家庭與港人爭奪產牀、初生嬰兒疫苗和幼稚園學位，然後是內地大款到香港搶炒貴樓，波及中小型樓價，再來是D&G禁拍歧視本地人，到內地同胞港鐵進食港人看不過眼引發爭吵，北大教授孔慶東加入戰團大罵「港人是狗」，中港矛盾衝突一波又一波，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中港兩地矛盾，涉及日常生活，也攸關長遠政策。不少達官貴人整天念念有詞「中港融合」，實際效果卻未如人意，而衍生出來的，顯現的和潛藏的矛盾，卻日見惡化。

本地官員、政黨和學界精英都不敢直面這個重要議題，不難解釋，是因為極度敏感，「中港融合」已經成為雷區和高壓線，稍碰一下，都會有大帽子大棍子飛

來，不扣你甚麼「港獨」的罪名已萬幸，只能唱好，即使稍微唱淡，也必需轉彎抹角，小心謹慎，與網上、坊間論得熱火朝天，罵得青筋暴現，形成強烈對比。

內地人在香港搶奶粉搶產牀搶貴樓，到D&G事件、孔慶東的「狗論」，都只是中港兩地矛盾的皮相表象，除了是社會經濟資源被搶奪、地域空間被侵佔，引起港人恐慌外，更深層次的矛盾，是懼怕我們擁抱的核心價值，隨着兩地關係日益密切，政經基建愈見融合，已經一層一層的被摧毀，一口一口的被吞噬。

香港核心價值衰敗倒退的例子可謂俯拾即是：高等學府向權力下跪、採訪自由因權力而退守、為了兩地融合基建盡快上馬特區官員大肆抨擊法治制度、黨官頤指氣使威脅學術自由、由區議會到特首選舉西環掌控得鉅細無遺……本來說好五十年不變，但回歸不到十五年，「港人治港」已經變得氣若游絲，危在旦夕。

隨着港官對人口政策的不作為，更加速香港核心價值的衰敗。每天一百五十名新來港人士，為了家庭團聚當然無可厚非，但優才、專才、投資移民等等，再加上深不見底的「雙非嬰兒」，香港人口急速「大陸化」，才是香港核心價值的最大危機。

D&G事件，一位內地遊客對媒體說得很坦白的，香港人最重視公平，但內地人卻認為並不重要。見微知著，簡單直接，反映兩地人民擁抱的價值千差萬別，核心價值要靠人來維持，人口來源結構的急劇改變，價值體系將會出現無可逆轉的崩壞。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大量漢人用各種名目遷移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佔據各重要政經領域，實行全面漢化，效果如何，由歷史評價。現在，大量內地人也用各種名目遷移香港，是否也是歷史重演，正在把香港進行「大陸化」？曾蔭權對雙非嬰兒的所謂措施，與毫不作為根本沒有分別，特區官員對中央政策心領神會，香港人口和價值的「大陸化」，指日可待。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如此融合　把香港推向死胡同

我從來反對標籤與我們相異的族群，我不同意用「蝗蟲」來形容大陸來港人士，不論他們是遊客還是新移民，即使「蝗蟲」是指部份大陸人，包括雙非家庭的成員、破壞秩序的遊客，我都反對標籤他們。正如我反對北大教授孔慶東形容「香港人是狗」一樣，即使他後來澄清是指「部份香港人是狗」，我也堅決反對這種會產生「一竹篙打沉一船人」效果的標籤。

無論主張「蝗蟲論」的人如何澄清他們的原意，並非泛指所有大陸人，但客觀效果是，會鼓動民粹傾向的市民，對鄉音未改、對言行舉止生活習慣與港人有別的外來大陸人，統統標籤他們為「蝗蟲」，不問青紅皂白，產生厭惡情緒，引發嚴重衝突。世界上所有種族或族群衝突，導火線都是看起來芝麻綠豆的小事，如果沒有

好好處理，歷史告訴我們，會引起極其嚴重的後果。

我反對標籤，並不等於要將頭埋入沙堆，說香港和大陸之間並不存在矛盾，又或指別有用心的人故意挑動。近期中港衝突矛盾，正正反映回歸十五年特區政府盲目鼓吹兩地融合，惡果正逐漸浮現，更有一發不可收拾的趨勢。

不少融合論者都說：香港是個移民社會，歷史上，無論政治經濟文化和資源，兩地都關係密切，更是唇齒相依，香港就像一個大熔爐，無分彼此，海納百川，包容和多元，這就是香港賴以成功的關鍵原因。大部份香港居民，都是大陸移民的後代。上面的論述，在過往三、四十年或許準確。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游水偷渡來港的大陸同胞都這樣說：朝着最光亮的地方游過去，那就是香港了。曾幾何時，香港是大陸同胞嚮往的燈塔：自由、法治、個人、機會……大陸同胞避秦南來，定居香港，很快就認同香港核心價值，服膺香港規則，融入香港生活，以身為香港人為榮。

物換星移，大國崛起。今天，來香港掃貨、買樓、旅遊、移民的強國人，他們嚮往香港的又是甚麼呢？是自由經濟讓他們炒賣瞬間獲利？是特區護照予他們可以

享有周遊列國的方便？是香港法律作為他們灰色財產的保護傘？是高幹將家庭成員成功送抵大西洋彼岸的跳板？他們有些只是利用香港的自由法治和人權的庇護，卻仍擁抱着大陸的特權不放。他們並不一定嚮往香港的核心價值，而是把香港作為牟取利益的舞台和工具。

不少身處香港要害位置的內地人，或與大陸靠近的香港權貴，他們的言行舉止思想形態，在在侵蝕香港的核心價值，這種融合方法，只會把香港推向死胡同。

始自SARS後的自由行，是激化中港矛盾的觸發點。在毫無徵詢港人意見之下，兩地政府自駕遊的協議已經簽署生效，這比自由行更具殺傷力，下一波中港矛盾，一觸即發。

二〇一二年二月七日

展開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自駕遊」運動

早前，十多名本土運動的年輕人，在新政府總部外，向路過的車輛舉起「響咗反自駕」的標語，得到數十司機響應，為風起雲湧的反「自駕遊」運動，拉開了序幕。

這次行動，不受到主流傳媒的重視，但網上討論，卻熱火朝天。行動中，有警察向抗議者查詢，一位成員跟警察閒聊，開玩笑的要他也反對「自駕遊」，阿sir回應：「係㗎，都唔知點執法，佢哋啲地址又唔知啱唔啱。」

這位前線執法人員的擔心，是香港人反對「自駕遊」的其中一個核心：內地司機的駕駛態度、守法意識、特權逃責等等，都令港人感到恐懼和憂慮。當然也有不同的反對理由：環保團體關注嚴重污染空氣；駕駛者擔心塞車問題惡化；港人憂

慮有更多大陸孕婦逃避檢查利用「自駕遊」來港產子，更多大款來港掃貨炒貴樓等等。港人感到領域被侵佔、資源被搶奪、權利被限制，這是反「雙非」、反「自駕遊」一呼百應，吸引幾乎所有政黨參加的原因。

香港人被突然冒出來的「自駕遊」殺個措手不及，源頭有說來自二零一零年四月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接着一連串專家會議決定細節，先是五座位或以下的香港私家車進入廣東省，下一階段是內地私家車進入港境，上限五百架，可逗留七天。

其實可以追溯得更早。二零零九年一月運輸及房屋局呈交給立法會的文件，已詳細列出當時稱為「一次性特別配額」的「自駕遊」計劃。文件指出，早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粵港專家組已經定案，「一次性特別配額」在深圳灣口岸和港珠澳大橋實施，定出細節後，「盡快在深圳灣口岸推行試驗計劃」。

由二零零八年底拍板到二零一二年初實施，在推行如此重大政策前，都沒有諮詢港人意見，由道路承載能力到空氣污染，由駕駛態度到法律執行，都看不到公開的研究報告。對香港各方面的衝擊，對港人接受能力的評估，更看不到做過任何丁

點工作。

為何特區政府要處心積慮推動「自駕遊」？當然是為了「融合」這個大趨勢。「融合」硬件已經齊備，但部份口岸使用率甚低，相當寥落，耗資幾百億的港珠澳大橋，落成後相信情況也相差不遠。容許內地汽車進港充撐場面，合理化「融合」的大白象，動機相當明顯。

為了安香港人的心，港官強調先推行港人到廣東省的「自駕遊」，內地車輛進入香港，暫時沒有時間表。這是典型的拖延策略。細看由二零零八年到今天兩地的協議和安排，「自駕遊」早已拍板定案，一經推行，絕對不會停止。在可見的將來，內地的駕駛態度、守法意識等，都無法改變。面對「我爸是李剛」的特權，港人沒有退路，唯一的方法，就是反對「自駕遊」。

害怕也沒有用，反「自駕遊」運動，已經轟轟烈烈的展開。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簡體字與賣港賊

一九八零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在電視台工作，常到台灣採訪，剛開放報禁黨禁，民進黨也成立不久，本土意識高漲，街頭抗爭，幾乎每天發生。

那天，採訪隊在內政部附近的街頭，拍攝示威，抗議當局將異議者納入黑名單。我訪問一位示威者，當然是用國語，剛開口，被訪者登時暴怒，用台灣話破口大罵，大概的意思是，你不講台灣話，就是不愛本土、不愛台灣。來不及解釋我是香港記者，這位仁兄就拂袖而去。

民進黨的競選集會，幾乎清一色都是台灣話，絕少聽到國語，聽不懂，唯有請我們在當地的司機翻譯。司機是本省人，譯了幾句，似有難言之隱，突然住口。後來解釋：在民進黨集會，講國語會惹來麻煩，我這個外來記者唯有小心翼翼。

當年，反對黨最流行的，是動輒指摘別人「賣台」，在族群政治的操弄下，一般民眾，以用甚麼語言來界定「愛台」或「賣台」最簡單標準，將外省台灣人稱為「中國豬」，高叫：「中國豬滾回大陸去！」曾經有一段時間，台獨基本教義派，視中國文字是外來文化，是外來政權壓迫台灣人的象徵，主張棄而不用，研究用拉丁拼音的台灣話來取代中文，最後當然不了了之。

俱往矣，台灣狂熱的本土意識，像出麻疹發高燒一樣，隨着民主化和政黨輪替而退潮。講國語在民進黨的集會再不是禁忌，為了吸引中間選民，民進黨也早已轉型，溫柔婉約的小英，用國語講出敗選宣言：「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洩氣。你可以悲傷，但是不要放棄……」引發了多少支持者的淚水。

說了這麼多台灣，其實我想討論的是香港這陣子發生的簡體字餐牌風波。曾志豪寫《簡體字有罪》，在網上被圍剿，甚至有人招呼他做「賣港賊」、「人民公敵」、「返回大陸」。這種上綱上線的語言暴力，令我無法不想起十多二十年前親歷的台灣基本教義派的政治狂熱。

餐牌只用簡體中文，是否歧視港人？在公共領域出現愈來愈多的「共產中

文」，會否摧毀本地文化？是否等同「投共」？我們都可以討論，可以抗議，甚至可以破口大罵。但如同早前「蝗蟲」論最熾烈的時候，與中國大陸沾上邊的任何事物都打為另類，甚至連鄉音未改都受到肆意的人身攻擊，我感到不安，認為已經過了火位，分分鐘殺錯良民，把追求民主自由核心價值的同路人推向對立面。中外歷史告訴我們，操弄族群政治的後果，最後只會引來非理性暴力的災難。

我反對中港兩地盲目融合，因為會摧毀香港的核心價值。我認為香港要有積極正面的人口政策，而不是盲目排外。梁振英上台，威脅香港核心價值的危機陸續爆發。由簡體字餐牌推論到曾志豪是「賣港賊」，把大量精力虛耗掉，顯然是對錯了焦點。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日

言論自由

你憑甚麼做廣播處長？

懸空已久的廣播處長職位，經過一輪公開招聘的「大龍鳳」，最終由政務官空降擔任。鄧忍光以候任處長身份會見記者回答問題，傳媒報道得最多的，是他中了記者提問的陷阱，連港台還是商台的節目都搞不清楚，未上任，就鬧出不大不小的笑話，出了一次難堪的洋相。

是否能分清港台商台節目，對鄧先生來說，其實真的不重要。上任後，只要鄧先生叫他的下屬把所有電台電視台的節目表影印一份給他，以這位資深政務官的聰明和記性，不消幾小時就可倒背如流。日後，這些所謂記者陷阱，都只是雕蟲小技，怎會難倒這位官運亨通的明日之星。

市民沒有留意的是，鄧忍光先生見傳媒的過程中，前線記者問得最多的一個問

題，是：「你憑甚麼做廣播處長？」接續四、五個「憑甚麼？」連珠炮發，自信心爆棚的鄧先生看來有點招架不住。新聞官為他撰寫的口徑（Line to Take），人肉錄音機般重複又重複說着「《港台約章》……尊重編輯自主……」已經不夠貨賣，顯得詞窮理屈，始終無法回應「憑甚麼？」這個港台員工和廣大市民都希望知道答案的提問。

公開招聘的廣播處長，提出的條件是：若果沒有大學學位，需要十五年管理傳媒的經驗。鄧先生當然有大學學位，亦曾在政府不同部門制訂和執行政策。但問題是，除了看過《鏗鏘集》、《功夫傳奇》和聽過《一分鐘閱讀》，卻搞不清楚《一切從音樂開始》和《左右大局》是哪個電台的出品外，鄧先生的傳媒經驗，是零。簡單點說，一分鐘前，鄧先生只是一個純粹的電台聽眾電視觀眾，一分鐘後，他竟然去管理一家有八十多年歷史的公營廣播機構，特區政府的用人政策，真的是無花無假，有多兒戲便多兒戲。

特區政府委派政務官擔任一個公營廣播機構的總編輯，不用仔細研究，就知道會出現角色和身份的嚴重衝突。日後，《鏗鏘集》批評政府政策，《頭條新聞》揶

揄特首高官，烽煙節目對政府倒行逆施群情洶湧，這個時候，這位既是政府委派，要為日後仕途瞻前顧後的政務官，當他擔任了廣播處長，要就敏感問題做「編輯判斷」的香港電台總編輯，他會站在哪一方？會站在高牆的一邊為政府護航滅音，還是會站在雞蛋的一邊繼續為小市民監察權貴？答案不是早已寫在牆上了嗎？

記者問鄧忍光，如果香港電台杯葛「官方攝製隊」的新聞材料，作為港台總編輯，他會否批准？這個對專業媒體管理人挑戰的問題，只當過媒體觀眾聽眾的鄧先生，當然是一竅不通，只能支支吾吾，再說下去，就會露餡了。

官媒肆虐，壟斷資訊；警察阻撓，打壓採訪；亞視管理層介入新聞部，將廣告混入新聞……香港新聞自由，市民知的權利，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人們常說溫水煮蛙，當權者已經失卻耐性了，加柴添火，水已經沸騰。

香港沉淪已久，傳媒已經是最後一道防線。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這一天，終於來了

這幾天接受記者訪問，我說得最多的，是「突然」和「不解」。事前沒有任何徵兆，也沒有絲毫心理準備，被宣佈撤去做了近八年《自由風自由phone》主持人的職務，任何人都會覺得「突然」。「不解」，是因為港台高層管理人員，向公眾解釋交代撤換節目主持人的原因，理念混亂，邏輯犯駁，先有決定，再堆砌理由，如斷截禾蟲，接駁不起來，出現不少「蝦碌」場面。

在解除職務的飯局，港台高層先向我們說，「節目要改變風格，加入年輕人元素，讓聽眾多點時間發表意見，留下一個主持人就夠了」，然後對外又說「主持人太多偉論，意見凌駕聽眾和嘉賓」，究竟哪個才是真的？如果「多留時間給聽眾發言」是真正理由，定個硬指標好了，主持人說話時間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留下八

成時間給聽眾發表意見，不就可以了嗎？自問在傳媒經驗豐富，各類型節目相信都可勝任，有必要動這麼大的手術嗎？如果是因為主持人的立場與觀點，令港台一些人甚或高官容不下，不妨開門見山，又何必鬼鬼祟祟，吞吞吐吐？

港台高層表面輕描淡寫，背後卻緊張到不得了，當成一件重大政治事件來抓。港台中人，四出打電話向意見領袖、政黨中人、工會代表，包括多位民主派人士吹風游說，解釋裁撤節目主持人的理由。部份人顯然被說服了，即使表示關注，也是不痛不癢，語意含糊。

背後吹風，理由愈講愈亂，我特別留意到又有另一款理據：「去個人化」，主持人個人風格太強，說話也太多，變得「有你講冇人講」，不同意見的聽眾不會打電話來對話，換個中立持平、蒐集資料純講背景不表立場只做協調的主持人，更加適合，更說這是應聽眾的要求。

這種說法，就令人更費解了。《千禧年代》和《自由風》存在多年，風格相異，主持人的立場也有所不同，而長期收聽率高企，主持人各有擁躉，也相當受歡迎，說明聽眾還是喜愛這種風格突出、立場鮮明的「烽煙節目」。現在突然說應聽

眾要求，倒退到二、三十年前烽煙節目的風格，指揮交通的協調員又要重新出場，這種違反常識的說法，如有任何事實根據，請拿出數據來評評道理。突然轉變，究竟是回應聽眾的要求？還是揣摩領導的要求？令人充滿想像空間。

坊間有不少評論，認為我的立場親民主派，對不公平不公義的人和事批判力度猛烈，批評AO空降港台也不留餘地，因此得罪權貴，成為眼中釘，要除之而後快。目標是我，為了不留人家口實，拉周融陪葬。也有相反論調，說周融親建制，不少港台中人不喜他已久，想盡辦法要他離開，因此要我淪為秦俑。

我沒有任何證據推斷誰人被有計劃謀殺，誰人被無辜陪葬，但肯定的是，兩個有個人風格的節目主持人都相繼陣亡。節目沒有個人風格，客觀效果就是「去個人化」、「去政治化」、「去尖銳化」和「去稜角化」。在公義倒退、民怨惡化的今天，用「四化」的方式主持節目，用淡如白開水價值中立的態度對待備受爭議的政治社會民生問題，各打五十大板，大而化之，眾聲喧嘩，然後含糊處理，「多謝各位聽眾，今日意見紛陳，客觀持平中立啲咁睇，各有各道理，真係冇辦法達成乜嘢結論，下次有機會再傾過」，節目將會產生甚麼效果？不問可知了。

自去年（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至今，左派報紙對我指名批判攻擊的文章，多達七十篇之多，除了拿着我在烽煙節目的片言隻語、評論文章中的斷章取義來謾罵抹黑和扣帽子外，說得最多最肉緊的，是要港台炒我，中止我做烽煙節目主持。

黃華麒時代，內部點名要辭退我《頭條新聞》主持職務，後來因為消息洩漏了事情鬧大了才收回，說是一場誤會。接着，左報對我的批判火力升溫，要求炒我之聲變本加厲。黃華麒時代做不到，政務官空降廣播處長的鄧忍光上台三個月，對左報的期望達到了，更超額完成任務。

港台高層解釋，撤換主持人的安排，由下而上醞釀經年，半年前已經拍板，鄧忍光上班第二天，團隊遞上方案，鄧處長欣然接納。千方百計保護處長，讓他置身事外，免成眾矢之的，護主之情，溢於言表。鄧處長是港台總編輯，同一時間裁撤兩名受歡迎節目的主持人，不能不說是重大決定，由此而引起的後果，作為總編輯的處長能撇清關係嗎？

七、八年前由早上的《千禧年代》莫名其妙調到黃昏的《自由風》，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打從那天開始，在這二千多個日子裏，我時刻都準備着這一天

會到來。這一天，終於來了。

回歸十多年，香港日益衰敗，基本人權、新聞自由、言論表達……統統都在倒退之中，更令人憂慮的是，港人對這些不祥現象，不但缺乏應有的強烈反響，反而處之泰然，默默承受，甚至視為識時務者的理所當然。我今天面對的處境和遭遇，是如此大氣候中遲早出現的一段小插曲而已，何足道哉！

想到此，我沒有憤怒，沒有不忿。在港台多年，認識不少朋友，他們思想開明，擁抱普世價值，跟我有很多共同語言，亦常把公共廣播的理念掛在口邊。但今次在幕後台前推動和操刀的，卻偏偏就是他們，面目愈來愈模糊，也愈來愈陌生，驅使他們的，是權力？是欲望？還是甚麼？我只是失望，是對人的失望。

年紀漸長，火氣也減低了。朋友從海外寄語，贈我海明威《老人與海》的傳世名言：「A man can be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擊敗。」）自勉共勉。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頭條新聞》還會遠嗎？

事前毫無徵兆，也沒有任何醞釀，港台高層在飯局中，宣佈撤去我在烽煙節目《自由風自由phone》主持人的職務。突如其來，打亂了我的生活，倒翻了我的計劃。

整個星期，都在忙亂之中度過，記者訪問，電視論壇，回應聽眾讀者在臉書在電郵的查詢和慰問。一星期過去，靜下心來，想想未來的路應怎麼走，愈想，愈覺得悲涼。

傳媒生涯三十年，間中會有一些短時間停頓，但基本都能延續不斷。我以傳媒人自居，也以傳媒人自傲，回歸十多年，香港在各領域，尤其人權自由、言論表達，都在急速倒退之中。傳媒生態日益惡化，但我沒有任何一刻做逃兵的想法，繼

續緊守崗位，盡責盡力地做好每一分鐘，為減慢香港衰敗的速度，略盡一分綿力。無奈時不我與，一個充滿頭巾氣的讀書人，只想為社會的進步盡言責，這樣的一個卑微的希望，最後都被粗暴剝奪，蠻橫制止。

此時此刻，應該認真想一想，即使我的傳媒生涯不馬上劃上句號，也可能要寫上時間頗長的休止符。太累了，我需要更長的時間更大的空間進行休整，理順思緒，思索未來。

三十年來，傳媒工作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對新聞的關注、興趣和觸覺，已進入我的細胞和血液，已成為身體的一部份，突然停頓，不但不慣，離開這個工作崗位，再無法每天為聽眾分析政事，暢談時局，更多的，更是不捨。

相信不少聽眾和讀者都跟我一樣，希望了解我這個做了烽煙超過十年，自問甚為稱職也頗受歡迎的節目主持人，突然被「叮走」的真正原因。連日來，我盡量心平氣和，設身處地，聆聽官方的辯解，但表面的和公開的理由，卻愈說愈糊塗，語意含混，前後不一，邏輯犯駁，總之就是不堪入耳的一堆廢話。先有結論，再堆砌理由，是很難沒有破綻的。

有朋友問我，為何他們要選這個敏感時刻，鄧忍光上台只有三個月，明年（二零一二年）又是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年，不怕授人以柄嗎？甚麼敏感時刻，甚麼話柄，看來他們都一概不怕了。經過密集的幕後吹風和游說，無論政黨、工會和意見領袖的反應，都不痛不癢，相當溫和。相對一個政府機器，以個人微不足道的力量，又能做到甚麼呢？

連日來，無論是記者、聽眾和觀眾最關心，問得最多的，是《頭條新聞》會否遭逢同樣的命運。我答不上來。這季完了，下一季還會回來，再遲些就難說了。節目改革、更新角色、觀眾要求、重整路線……全部都可以是自圓其說的理由。做了八年的《自由風》都可以突然終止，更惹火、更富爭議，曾有高層發話點名批評的《頭條新聞》，還會遠嗎？

在強大的國家政府機器面前，香港傳媒何其脆弱，只要敢撕破臉皮，連「核突」都不怕，有人肯打前鋒胡扯硬來，有甚麼「污糟工」不能完成任務！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假如我們都願意活在黑暗中

「你睇吓我哋呢個世界，睇吓我哋呢個城市係乜嘢樣，除咗錢呢個字之外，我哋已經分辨唔出是非黑白，我哋每個人都被環境訓練到，好似倒模出嚟咁，鍾意食同一樣嘅嘢、鍾意同一樣電視節目、支持同一種政治立場、信奉同一種生老病死嘅做人方法，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無線《天與地》Dr. Dylan金句，全城瘋傳，「城市之死」，成為最時髦議題。這城市的死因，劇中人只說出了箇中現象，問題還沒有說透。蔡子強兄點出了關鍵所在——「沉默和冷漠」，為甚麼大多數香港人對不公平不公義的事情，都選擇把頭別過去，「認命」，認為甚麼都改變不了的態度？健吾兄再作了一番透徹的演繹。因為他們都「自我感覺良好」，覺得目前的處境還不算太差，還有口飯吃，還可以炒賣，炒不起樓還可以炒iPhone 4S，還有一

定的自由，還不至於講句異見就被失蹤、被漏稅或被精神病。香港還是不錯的，大家還可以湊合着，將就將就的過吧！

回歸十四年，香港急速衰敗，不能怨別人，是因為香港人的沉默和冷漠，香港人未衰到貼地仍自我感覺良好，是自招的必然結果。

這樣的例子，信手拈來，講不完。例如中聯辦官員由紅漂白改了英文姓名當選區議員，建制左派政黨一句「英雄莫問出處」，質問「邊條法例禁止」，反詰「不能歧視出身」，就把質疑的聲音辯駁得啞口無言。大家圍着港人定義法律技術問題兜兜轉轉，「係喎，冇犯法喎，點解唔做得呢？」

「港人治港」的初衷究竟是甚麼？如果外派幹部住滿七年就可治港，可以選區議會、立法會、可以做主要官員，甚至住滿廿年就可以選特首，我要問，這算是港人治港？還是幹部治港？我奇怪的是，無論是政黨、學者、民間團體對這宗涉及是否違反「港人治港」原則的大事，反應之冷漠，表現之沉默，實在靜得令人難以置信。

另一個例子自然是港台以改革之名撤換烽煙節目主持人，報紙只賣了兩天，除

了還有零星漣漪，除了愛國左報興高采烈一日發幾篇評論大肆慶祝外，很快就歸於平靜。連港台高層都沾沾自喜，一切都在估計和掌控之中。政黨、學界、工會、民間團體冷漠沉默的反應代表甚麼呢？他們都接受了「由下而上」的官方解釋？因為親建制親民主的節目主持人一併去職，無從切入？還是另有內情？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這只是開始，而不是結束，批判性的節目和主持人一個又一個的被噤聲，只會令香港的衰敗速度加劇，在媒體自由日益萎縮、媒體自律日益擴大的非常時間，這個轉變，會對誰有好處，不是很清楚嗎？

Dr. Dylan解釋甚麼是Rock and Roll：「獨立嘅精神、抗拒建制、自由、愛、勇往直前，其實何止係Rock and Roll呢？我們做人，本來唔係話應該咁樣嘅咩？」假如我們都願意活在黑暗中，當然另作別論。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黨官的手實在伸得太長了

年前，有內地網站做調查，問：「來生是否願意繼續做中國人？」高達八、九成人回應說「不願意」，多數的原因是「做中國人沒尊嚴」。調查還未完成，但結果已觸動當局的神經，馬上叫停，命網站刪除所有結果，並下令今後不准再做類似調查。

當局恍如神經衰弱的過敏反應，惹來一陣訕笑，不少人都認為，黨官的手實在伸得太長了。但不要只譏笑內地，這種甚麼都要管的黨性，早已在香港出現，黨官連來生的事都要插手，難道他會忍得住不管今世的嗎？

研究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無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香港學者不知做過多少次了，連特區政府的中央政策組劉兆佳教授還在大學做研究的時候，也曾出過專書

介紹學術成果。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做這種調查，回歸後已有多次，港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比率有高有低，從沒有一次引起過爭論，今次的調查結果出了甚麼問題？觸動當局甚麼敏感神經？竟然引起中聯辦的黨官如此大陣仗，煞有介事的開記者會宣讀聲明批判調查「不科學不合邏輯」？

表面看來，是調查結果惹的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只有百分之十六點六，是十二年新低，比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七少兩成一，這不是數典忘祖，比親英媚美反中亂港的漢奸走狗還不如嗎？

黨官要開聲批判，黨報或前或後緊隨發動輿論攻擊，是內地搞政治運動的例牌公式。短短兩三天，愛國左派點名批判鍾庭耀，殺氣騰騰的文章，累積已有十篇了，用詞遣字，也是熟口熟面，甚麼「居心叵測」、「政治圖謀」，已經相當客氣的了。

浪費一點時間細讀這些文章，原來批判「身份認同」調查只是表面幌子，實質要打擊的，是鍾庭耀已公開宣佈，要做特首選舉的電子投票。這個打破小圈子，讓全民有份參與的電子投票，既無約束力，也無法律基礎，只是一種民意表達，黨

官們究竟怕甚麼？怕與小圈子特首選舉的結果相差太遠，竟然選出個泛民候選人出來？阿爺不會對自己這麼缺乏信心吧！連電子投票都怕，一葉知秋，二零一七年的所謂一人一票選特首，究竟是玩真還是玩假的，大家都心中有數吧！

繼科大成名教授之後，又一個學者被黨報點名批判，但民間的反應，仍是擺出一副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冷淡態度。

香港的衰敗，在於沉默和冷漠。我們的作用，是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為減慢香港衰敗的速度而努力，為下一代保留一個較為像樣的生活環境而奮鬥。我們有責任保護每一個腰板挺直、每一把敢於在權力面前說真話的聲音。不要再說《文匯》《大公》沒人看、不要再說「給左報批判是你的光榮」，現在已經有人倒下去了，香港人還要等甚麼？再等，就太遲了。

二〇一二年一月三日

下一個倒下的將會是誰？

已經是第三個了。

繼我、科大成名教授之後，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是近期第三個被本地左報點名密集攻擊，進行文革式大批判的言論學術界人士。

對我的攻擊，起初只是一個月幾篇，沒起甚麼作用，後來就愈來愈頻密，愈來愈狠辣，一年七十多篇，直至把我擊倒，再來幸災樂禍的幾篇，之後，就偃旗息鼓，隻字不提。

然後輪到成名，他只不過是文弱書生，接受媒體訪問，贊成「五區公投」，反對霸王硬上弓的替補機制，對選民登記漏洞和區議會種票事件強烈批判，僅此而已，所受的待遇，就是一個月十篇的大批判，中心主旨：要科大炒成名。

再下來是鍾庭耀。中聯辦宣傳部長郝鐵川召傳媒發表聲明，批評鍾庭耀所做的「香港人身份認同」調查，「欠科學，不合邏輯」，黨官大棒一揮，左報蜂擁而上，以下在《文匯》、《大公》出現的極左批判文章，只是兩三天內的事情，數量之多，帽子之大，又破了我和成名的紀錄：

《鍾庭耀的身份認同調查不是學術而是政治》、《鍾庭耀的「民調」是學術研究嗎？》、《反對派「民選特首」四圖謀》、《假「民調專家」搞「全民選特首」》、《鍾庭耀「民調」居心叵測》、《民調學者應有社會責任》、《鍾庭耀民調政治化》、《請問鍾先生：你是哪國人？香港人是哪國人？》、《鍾庭耀的民調透露赤裸裸的「港獨」意識》。

鍾庭耀這類「身份認同」學術調查，已經做過很多次，從沒引起甚麼爭議，而且不只鍾庭耀在做，不少民調機構也有類似研究。「身份認同」是社會學重要的一環，對政策制定有參考價值，不少先進文明國家的大學都在做，香港的特殊歷史地位，「身份認同」的問題尤其值得重視。回歸前，中央政策組劉兆佳還在大學任教時，也出版過港人身份認同的學術著作。黨官和左報真的是孤陋寡聞，連學術研究

的基本常識都錯誤理解。

黨官和左報的強烈反應，當然不是對調查結果那麼簡單。「香港人」身份認同創十年新高，「中國人」身份認同跌至谷底，這些都是虛的東西，對現實政治沒有太大影響。左報發動的大批判，「身份認同」只是虛晃一招，實質是針對鍾庭耀推動的全民電子投票選特首計劃。計劃用網上投票方式，較為科學地掌握香港人對特首誰屬的民意走向，某程度上對一千二百個小圈子選委的投票取向，構成一定壓力，影響阿爺百分百操控選舉結果。萬一民間電子投票的結果，與選委投票的結果有很大落差，豈不令阿爺非常尷尬？這才是黨官和左報對鍾庭耀落重手的真正原因。

黨官出手，左派輿論跟進，對看不順眼聽不入耳的言論學術人士進行密集攻擊，對當事人和機構負責人產生震懾作用，務求除之而後快。機會得逞，我就是其中一個「人辦」了。若港人仍然麻木，下一個倒下的將會是誰？

二〇一二年一月四日

文革式批判擴大打擊面

連月來，學者鍾庭耀、成名被本地左報猛批，「特務」、「學棍」的大帽子大棒子齊飛，我沒有具體統計過，但相信數量和密集程度，已超過我被左報狠批，一年七、八十篇的水平。

左報擂動戰鼓，以文化大革命的肅殺氣勢和狠毒語言，猛批本地傳媒人和學者，有升級的趨勢。早前，《大公報》在社論中點名狠批以溫和評論見稱的學者蔡子強，指他與鍾庭耀、成名一樣，都是「假學術研究之名而行抗中亂港之實的真政客、假學者」、「他們一天到晚在一些社會議題上煽風點火，充當個別政黨的代言人，說他們搞的是政治活動不是學術研究，說他們是政客不是學者，難道還冤枉他們了嗎？」

橫蠻的口脗，極左的語調，並非始於今日，不少人可能見怪不怪，左報的銷量和讀者極其有限，對一般民眾沒有多大影響力，但對大學機構的負責人就會有極大的衝擊，黨報出動社論如此大陣仗來打擊一大片學者，其動機如何，就昭然若揭了。

所謂「恐怖主義」，就是用濫殺無辜的方法，來產生震懾作用，令到人人自危，然後屈服妥協，甚至投降歸順。「國家恐怖主義」，就是以國家機器來實行恐怖主義。

中國歷次政治運動之中，文化大革命是「國家恐怖主義」的極致，鋪天蓋地通宵達旦的批鬥，挨鬥者固然生不如死，即使是旁觀者，甚或不明真相的群眾，也會恐懼萬分。為免惹禍上身，與批鬥台上的人有同樣下場，會選擇隨大流當作甚麼都看不見，又或落井下石參與抽鞭子打棍子，加入把人往死裏整的行列，以示自己的忠心和清白。

眾所周知，本地左報是國家機器的一部份，最新一波的大批判，羅織種種罪名，把在公共領域發言和評論的學者扣上嚇人的大帽子，其實就是赤裸裸的「國家

恐怖主義」，產生的震懾作用，目的就是要令到學術界言論界人人自危。為怕被左報纏着不放，落入被批鬥的行列，一是選擇甚麼都看不見，閉口噤聲，又或盡量避免觸及任何公共敏感議題，要講都避重就輕，等而下之的，就是巴結權貴，投懷送抱，博得權力青睞，謀取個人利益。

對鍾庭耀、成名，甚至是蔡子強被左報猛批，與權貴關係愈見密切的八間大學校長，要他們挺身捍衞學術自由，我不寄予任何厚望。但令人意外的是，學術界也不成比例的冷淡反應。他們可能是基於恐懼，是怕給左報纏上，是怕因言賈禍，甚或賠上職務，以至研究經費。

在懾人的權力面前，為了自身處境，怯懦軟弱，或許是人之常情。不要再扮鴕鳥說左報沒人看了，左報的打擊面愈來愈大，香港學術自由已經危在旦夕，在學術自由、知識分子的獨立與尊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連本身受威脅的學術界也無動於中，又或瞻前顧後，甚至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不挺身捍衞香港的核心價值，後悔將會太遲。

二〇一二年二月一日

靠自己保障網絡自由

（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網絡廿三條」《二零一一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連日來，網民群情洶湧，聲討震耳欲聾，本來支持小修小補的泛民主派，被網友攻擊得潰不成軍，有翻盤再翻盤的傾向。今年是選舉年，比獵犬嗅覺還靈敏的建制派，按兵不動，看清形勢再作打算。如果今回能成功推翻版權修訂條例，又一次證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十一年前（二零零一年）特區政府推出「影印刑事化」的版權條例修訂，搞得滿城風雨，最後以凍結、撤回、道歉收場，特區政府沒有吸取當年失敗的慘痛教訓，再推出一條殺傷力更大的版權條例。條例最致命的地方，不但將二次創作刑事化，即使版權持有人不介意網友惡搞，也沒有任何意向追究，執法部門也可以越俎

代庖，上門拉人，檢控坐牢。更要命的是，今後網友對任何擁有知識產權的網上作品，覺得過癮好玩也好，認為充滿意義也罷，都不能隨便share，因為會視之為「傳播」，同樣可以刑責處之。

如果條例草案真的不幸通過，香港的互聯網將出現萬馬齊瘖的局面。特首選舉時，那些叫人嘻哈倒絕的改圖惡搞：「作假不離三兄弟」、「唐伯父點收科」、「唐生大地震」……將會成為絕響。

網上惡搞不是只為了博人一笑，更是一種政治訊息的表達，而二次創作，沒有人能夠否認，充滿創意，甚至比原創的更能觸動神經。條例草案客觀而直接的效果，就是窒礙表達自由，就是扼殺創意。但令人非常失望的是，經常把香港核心價值掛在口邊的泛民主派，竟然如此後知後覺，如此麻木無知，接受了政府的小修小補，將香港的言論自由重要組成部份——網上惡搞的表達自由，陷於萬劫不復之地。

泛民向政府成功爭取了所謂「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失」這項條款，要證明惡搞會導致版權持有人出現某程度的經濟損失，才會入罪。我無法判斷要提出這個證明究

竟有多難，但不食人間煙火，對網絡文化一竅不通的民主派大狀們，可知道要到上庭才可以抗辯，即使最後真的打甩了官司，無權無勢更無錢的網友們，改圖惡搞會惹到一身蟻，他們今後還會暢所欲言，還敢以身試法嗎？

只要有一絲恐懼，有一絲膽怯，有一絲瞻前顧後，表達自由和創意就會馬上瓦解於無形。自作聰明的泛民大狀們以為爭取了甚麼可以抗辯的保障條款，但實際上卻是害人不淺。

從這事可以看到，大部份泛民議員已經缺乏抗爭的勇氣，喜歡周旋於官紳巨賈之間，沒有原則和底線，樂於在制度內尋求妥協，對民意的變化缺乏敏感，太小覷人民的力量，有時更是不屑一顧。這種民主派，跟建制保皇黨不見得有何分別？

不要再依賴甚麼民主派了，要保障網絡自由，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就只有自己。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國政治

不正常國家　不正常社會

要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正常，要看其權力交接的制度，是否合理和暢順，這是現代政治的普通常識。

北韓的金氏王朝由爺傳到孫，已經傳了三代，孫子望之不似人君，只是一個受權臣軍頭操控的兒皇帝。長期以來，北韓政權建立在軍事高壓、政治獨裁和神權膜拜，這種三合一的愚民政策之上，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笑話和悲劇。

北韓的老大哥中國共產黨，在權力交接的制度上，其實也好不了多少。毛澤東立林彪為接班人，最後還是流血收場。此後，毛牢牢掌握權力，直至見馬克思的一刻也沒有鬆手。毛死後，軍頭馬上用宮廷政變的方式奪權，擁立華國鋒，但很快又給鄧小平廢掉。

鄧倡經濟上改革開放，但也明白政治體制如不改革，中國將走入死胡同，於是提出廢除終身制，自己也退居二線，天塌下來由胡耀邦、趙紫陽頂住。但鄧和元老們卻抵受不住權力誘惑，先是垂簾聽政，後更按捺不住走到台前，把胡趙廢掉，最後引發六四屠城慘案。

江澤民交棒給鄧小平指定的隔代接班人胡錦濤，表面風平浪靜，實質驚濤駭浪，尤其交出軍權的時間一拖再拖，使國人都捏一把冷汗。今天，輪到胡要交棒給江指定的隔代接班人習近平，到了這權力交接的關鍵時刻，又是一場鹿死誰手的生死較量，爆出薄熙來事件，要用非常手段，才能阻止得住軍事政變的腥風血雨。

內地網民評論薄熙來，特別發人深省：薄出身好，是一個有能力的人，長得帥氣，能言善道，在西方國家，如果通過民主選舉，從基層一級一級的選上來，要晉身國家領導人之列，一點也不困難。在中國就是沒有這種令權力交接合理而暢順的制度，薄只能用甚麼「唱紅打黑」的邪門歪道，企圖爬上權力的頂峯，結果就是悲劇收場。

如果我們不用好人壞人這種二分法來看待薄熙來，網民的評論也不失客觀。

好的制度，壞人受到限制，犯法被制裁，做得不好就要下台；壞的制度，即使好人上了位，終有一天會變成戕害蒼生的壞人。其實，這也只不過是千古不易的普通常識。

香港小圈子產生的特首選舉，是一個壞透的制度，也是人盡皆知的普通常識。只有一千二百人的小圈子，極容易操控，只要中聯辦或中央大員發功，就輕易把選舉結果翻盤。所謂建制派撕裂，就是因為人為操控出現的惡果。小圈子選舉，也要令當選人直接償還一個又一個政治債，政治酬庸的結果，就是庸官當道，自己友橫行，施政質素急劇惡化。

從權力交接的制度評斷，北韓和中國都不是正常國家，香港也並非正常社會。即使到了二零一七年，名義上，香港的行政長官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若果提名門檻比天高，提名機制的公平性被扭曲，本質上與小圈子選舉一點都沒有分別。不正常的制度，產生不了長治久安的和諧社會。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六四」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今年（二零一二年）的「六四」，與往年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地方，是「六四」仍未平反，「六四」前後，當局仍然如臨大敵，對異議人士進行跟蹤監視，限制自由。不同的地方，是愈來愈多人，敢於公開談「六四」。

貴州維權人士糜崇驃，與朋友在貴陽市中心拉起橫額，寫上「『六四』二十三年祭」、「追查兇手，停止政治迫害」、「強烈要求釋放良心犯……」上百市民圍觀，公安沒有馬上出手制止。據悉，部份參與者回家後被帶走問話。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福建南平市的人民法院前，一批冤民也拉着橫額，寫上「我們堅決支持温家寶總理政治改革」、「我們都是貪官污吏的掘墓人」，亦有人舉着「平反六四」的標語。公安也沒有馬上阻止，事後才上門拉人。

還有山東退休教授和九十後突破封鎖，成功敘會，悼念「六四」二十三周年。這幾宗人民自發要求平反「六四」的行動，與往常不一樣，是民眾的膽子大了，由徹底噤若寒蟬，到敢於公開發聲，除了表達個人的政治訴求外，也在試探共產黨容忍的底線。

當局對應這些零散平反「六四」的訴求，處理的手法也看似有點鬆動，不是第一時間消滅於萌芽狀態，而是待有關示威結束後，才作處理，這當然談不上甚麼進步，盛傳負責維穩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失勢，今天的處理手法，是否與高層權力鬥爭，未知鹿死誰手有關？

除了民眾要求平反「六四」，對「六四」最念念不忘的，是當年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黨政高層。繼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二零一零年出版又稱為《關鍵時刻》的《六四日記》，為自己在「六四」的罪責撇清關係之後，「六四」期間擔任北京市長的陳希同，也出版訪談錄，否認向鄧小平謊報軍情，更辯稱自己只是傀儡，並不是當年的戒嚴總指揮，把「六四」血腥鎮壓的責任，全部推給鄧小平。

正如趙紫陽秘書鮑彤所言，愈多人出來為自己洗刷責任，愈是好事，因為這

樣，鎮壓的責任、開槍的責任誰屬，會愈來愈清楚。但為何愈來愈多「六四」的當權者，會在這個時候出來撇清「六四」的關係？「六四」的主事者，有些已經身故，即使還在生，都已是垂垂老矣的八十之齡，他們都要趁有生之年，在嚥下最後一氣之前，撇清「六四」責任，為的是怕身後罵名，怕後人受到清算。

香港的維園，在「六四」當晚，如常地亮起一片燭海。維園的燭光，港人悼念「六四」的死難同胞，也為「六四」受難者的遺屬打氣，希望你們能堅持下去，等到「六四」平反的一天。「六四」的悼念燭光更提醒當權者，在南面遠方小島的市民，二十三年來，都沒有忘記「六四」，不要以為抹掉歷史就可以把真相埋葬。「六四」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誰勝誰負，看誰能堅持到最後。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日

薪火相傳　不是口號

「六四」，我下午四時許就到了維園，先到維園，再到銅鑼灣走了一圈，拿着照相機，做攝影記者。

在行人專用區，政黨團體擺檔宣傳兼籌款，幡旗飄揚，口號震天。吸引我的，是穿黑衣、「報哀音」的年輕人。

活動已經搞了好幾年，「六四」前幾天，來自不同院校的同學，分別走遍港九各區，宣揚「六四」訊息，「六四」當天，在銅鑼灣來個陣容鼎盛的大滙合。都是年輕小伙子，「六四」還未出生，又或頂多只有兩、三歲，他們在咪高峯前，訴說「六四」的感受，唱出「六四」的心聲。發自內心的情感，時而激昂，時而哀痛，站在旁邊的我，看得眼紅鼻酸，心裏泛起「薪火相傳」四個字。

過了一段時間，我轉到維園足球場。離燭光晚會開始還有三小時，最近舞台的位置已經坐滿了人，放眼望去，都是八、九十後的年輕人，穿着各種各樣的黑T恤，精神煥發，朝氣陽光。他們大多是自發到來，亦有老師帶領。一位中年朋友跟我打招呼，自我介紹是某青少年非政府組織的導師，與他們的會員一起來體驗「六四」。在當前識時務向北看的大氣候下，份外難得，看見未來社會主人翁的熱情，心裏又泛起「薪火相傳」四個字。

天還未黑，維園的足球場已陸續坐滿，人群還是從四方八面源源不絕的湧來。坐滿了足球場，坐滿了草地，維園可以坐的地方，都幾乎坐滿了人，坐不下的，就站在通道上，手持燭火，默默等待大會的開始。

我帶着照相機，走遍每個足球場，捕捉感人難忘的鏡頭。燭光晚會的程序年年相近，走了二十三年，疲態畢現，對年輕人，可說是相當沉悶。但這些大多是「六四」還未出生的九十後，拿着燭火，不管是激昂的唱歌，還是沉默的思考，都一絲不苟，用心專注，叫人動容。

二十三年前發生的慘案，年輕人沒有經歷，都是通過口傳、通過書刊、通過互

聯網，讓歷史的真相得以保存。看見他們認真投入的面容，我確定，「薪火相傳」不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發生，一點一滴的進行着。

另一層面的「薪火相傳」，是內地同胞。不少自由行的內地同胞，在「六四」前趕到香港，專程參加燭光晚會。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當權者將「六四」視如蛇蠍，要人民閉口噤聲，只有香港這一千平方公里，才可以自由地、免於恐懼地悼念二十三年前的慘案，緬懷枉死的同胞，譴責屠夫的暴行。有內地同胞主動跟我拍照，自報家門，來自深圳。有白髮蒼蒼的長者，下午剛從東北趕到，一下飛機，就來到維園，參加這個在內地從來不容發生的集會。經歷過維園燭光晚會的同胞，回到內地，肯定會口耳相傳，把「六四」的訊息傳揚開去。

十八萬「薪火相傳」的燭光，把那個「沒有補充」的候任特首，摑了一記又一記響亮的耳光。

二〇一二年六月六日

二十三年又添一個冤魂

尊敬的林建誠先生：

請你不必自責，八九「六四」前工運領袖李旺陽之死，與你沒有一點關係。時序上，是你訪問了李旺陽，不久，他就在醫院離奇死亡，但這絕對不等於你間接導致這事發生。

李旺陽被發現頸纏着白布條，死在病房的窗口處，眼睛仍然睜着，顯然是死不瞑目。官方說李旺陽是上吊自殺，但從家屬拍到的照片看，李旺陽穿着拖鞋，雙腳着地，試問，人可以用這樣的方法自殺的嗎？判定李旺陽自殺的國保公安，你們可以公開示範，看看能不能這樣自殺？

李旺陽在獄中被折磨得雙眼失明雙耳失聰，連走路都要別人攙扶，他根本沒有

這個能力用布條纏項，再把自己掛在窗門上。何況，李旺陽的病房，全天候有國保公安把守，上吊這麼大的動作，能不被發現嗎？

從林建誠訪問李旺陽的片段看，這位前民運工運領袖，意志堅強，坐了二十一年共產黨的牢，受盡拷打折磨，導致失明失聰，但生命力頑強，不屈不撓堅持到底，絲毫沒有任何厭世迹象。還主動要求入院治療，看能否把眼耳醫好，可見李旺陽的生存意志非常旺盛，根本不可能突然興起自殺的念頭。

當局第一時間把遺體搶走，扣押住不讓檢驗，還催促家屬要盡快火化，如果真的是自殺，為何急成這樣？為何不讓家屬把李旺陽的真正死因弄個水落石出，當局顯然是心裏有鬼，試圖毀屍滅迹掩埋真相。

李旺陽是「被自殺」，他殺、謀殺，已經沒有甚麼疑問，而主謀亦呼之欲出。「六四」過了二十三年，又增一宗冤案，又添一個冤魂。

建誠兄，李旺陽慘遭毒手，與你的訪問無關，是因為他的鐵骨錚錚，是因為他的絕不妥協，是因為他坐穿牢底仍絲毫不改初衷。這種性格與作風，絕不容於當局，必想除之而後快。看近世的如劉曉波、譚作人、趙連海、艾未未……遠一點的

如林昭、張志新、遇羅克……凡提出與當權者不同聲音的，都沒有好下場。按照這幾十年來的傳統，李旺陽再受迫害，是遲早的事，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建誠兄，我明白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對你來說是一種心理創傷，創傷之後感到傷心和內疚是必然的反應。但你必須明白，李旺陽之死，與你個人無關，是中國毫無制衡、權力腐敗、司法不公導致的，是無法無天制度的必然。你的訪問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專業，給世界揭開了這種延續不斷的中國式黑暗。

我是有線電視新聞的長期觀眾，也是你們中國組的粉絲。有線的中國新聞，冠絕本地電視台，你們的拼搏、求真、敢講真話的精神，把他們都比了下去，在自我審查是是但但當道的年代，份外難得。你們冒着被打、被扣留、被驅趕、被傷害的危險，揭露大國崛起背後的種種弊端與荒謬，使我們對國情的理解帶來很大的幫助，作為跑過中國線的同行，在此向你們致以崇高的敬意。

二〇一二年六月九日

維穩部門已成為國企怪獸

李旺陽的遺體被匆匆火化毀屍滅迹，家人至親「被失蹤」無法聯絡，追查真相的維權人士被帶走拘留行蹤不明，李旺陽「被自殺」的現場證據被公安人員滅毀……湖南的維穩部門，正陷入瘋狂狀態，除了肉體消滅，還要把李旺陽的一切痕迹洗刷乾淨，當甚麼都沒有發生過。

李旺陽二十三年前是湖南工運領袖，坐了二十二年黑獄，已被折磨得失明失聰，雙手震顫，走路要人攙扶，他對當局能有甚麼威脅？對中國的維穩局面帶來甚麼影響？非要置他於死地不可？

香港雖然資訊暢通無阻，如果不是有線電視訪問了這位因「六四」坐了最長時間黑牢的政治犯，絕大部份港人都不知李旺陽是誰，遑論是對「六四」、對工運、

對維權視如蛇蠍的中國大陸？

李旺陽早已在公眾視線消失，湖南的維穩當局，卻把他置諸死地，然後繼續擴大打擊面，把與李旺陽一切相關的異議聲音消滅於萌芽狀態，終於激起了軒然大波，不但香港民眾反應強烈，示威遊行不絕，要求徹查真相追究責任的呼聲響徹雲霄，李旺陽事件，又繼陳光誠之後，成為國際重要新聞，把大國崛起的醜態現於人前。

謀殺李旺陽，除了暴露中國人權法治的徹底崩壞、維穩部門的無法無天，再一次遭世人恥笑之外，根本起不到其他的任何作用。但地方的維穩當局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幹這種蠢事？經常自誇有自我糾正能力的執政黨中央，為何又會聽之任之，不加制止？

唯一可以解釋的是，中國的維穩部門，已經成為徹頭徹尾的利益集團。維穩經費早已超出抗擊外敵維護領土完整的國防預算，最新數字是高達人民幣七千億，每年以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幅度增長。這筆天文數字如何分配？怎樣使用？透明度極低，恐怕連中國官場也只有少數人知曉。

陳光誠被軟禁經年，據當地公安國保僱用的人士透露，花在陳光誠事件的監視費、打手費、圍堵費……等等，二零零八年已用了人民幣三千萬，去年（二零一一年）更高達人民幣六千萬。據網上媒體推算，單是陳光誠事件的維穩費用，這些年已用去二億。僱用看守陳光誠的有百多人，普通看守工只有每天一百元工錢，層層剝削，落在山東維穩部門領導口袋裏的，又是一筆怎樣的天文數字？

由此看來，維穩已經成為國企，維穩是一筆穩賺不賠的大生意，地方當局肆意製造冤假錯案，把所有不同聲音，誇大會影響穩定，擴大敵我矛盾，動輒歸咎海外敵對勢力，用粗暴方法對付異議者，激起民眾的憤怒，再打擊一大遍，索取更多維穩經費，這是名副其實的殘民自肥。

李旺陽之死，湖南當局可能不但不會被追究，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作為獎賞，維穩費更會源源不絕的加碼。維穩已成為一家國企怪獸，綁架着整個中國的發展。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究竟有多少個中國？

神九升空，單看內地和本地新聞的蓋天鋪地，似乎真的以為舉國歡騰，中外矚目。尤其中國第一個女太空人（內地稱為航天員）劉洋，擔負「頂起半邊天的任務」，更令人倍感振奮。茶餐廳的阿姐，邊為客人寫菜邊看直播，都忍不住豎起大拇指連聲讚好，臉上露出「唔好睇小我哋啲女人」的自豪表情。

內地媒體，焦點也特別放在劉洋身上。劉洋淡掃蛾眉，接受央視專訪，談到升空任務，訓練嚴格，異常繁重，對家人也要完全保密，沒時間照顧丈夫，想起家人，實在愧疚，說着說着，流下了幸福的眼淚。

劉洋三十三歲，還未生育，內地標準，可說已經很遲。主持人問她可有生育計劃，劉洋回應：等任務執行完再說。主持人再問：任務完了，也許還有下一次。劉

洋堅定地說：那就看組織安排，永遠都是以任務為先。

寫了這麼多劉洋，不是要為連校巴安全都未解決，就要爭相發射衛星火箭上天的中國航天工業塗脂抹粉，也不是要頌讚這位連生育都要聽從組織安排，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我想起另外一位婦女，她沒有劉洋那麼幸福，但新聞也是全國矚目。就是因為她的生育沒有聽從組織安排，懷孕七個月，被強迫打針人工流產。

在受到媒體注意之前，這幅圖片已在臉書流傳，太過殘酷了，我不忍轉發。這位嫁到陝西的內蒙婦女馮建梅，遭逢沉重打擊，躺在床上已經好幾天了，不眠不睡，兩眼發呆。那七個月大的嬰兒屍體，放在她的身旁，血迹還未乾透。駭人的畫面，令人髮指的暴行，只要良心還未泯滅，都忍不住流下激動的眼淚。

馮建梅因為超生，計生辦限時一天要他們繳交人民幣四萬元罰款，出外打工的丈夫，時限過了拿不出來，馮建梅就被十多個大漢圍捕，拳打腳踢，強迫在同意書上按下手印。打針墮胎，七個月大的嬰孩，就這樣，活生生的給謀殺掉。

令人震驚的圖片如果沒有在網上流傳，差不多每天都會發生的這類事情，千千萬萬個馮建梅的悲慘遭遇，肯定沒有多少人知道，媒體也不會關注報道。一個又一

個的馮建梅，就這樣躲在幽暗的角落裏，無處申訴，無人為她們討回公道。

馮建梅事件可能驚動了政府高層，更害怕影響維穩大局，地方計生辦的兩個官員給停了職，馮建梅的丈夫似乎已經滿意了，認為已為他討回公道。這就是中國基層人民的命運，我們只是能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在電視上，看見中國第一個女太空人進入天宮一號歡欣雀躍的樣子；看見馮建梅躺在床上，欲哭無淚，陪着七個月大的嬰屍。看見李旺玲抱着哥哥李旺陽的屍體號啕大哭，李旺玲至今仍被維穩部門控制，下落不明。看見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在公安如臨大敵下祭祀二十三年前逝去的兒子……

人們不禁要問，在中國，究竟有多少個中國？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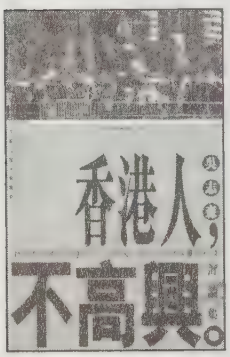
補購

香港人的聲音
敢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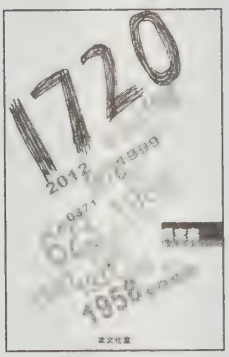
《曾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曾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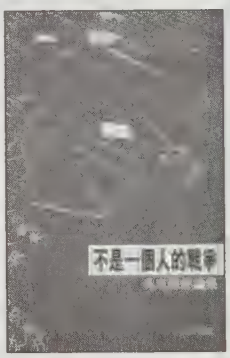
《曾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香港人 • 不高興》



《1720》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曾先生 • 你吹甚麼口哨？》	___ 本（每本港幣48元）	（連郵費）
《曾特首 • 你會做好呢份工？》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曾爵士 • 你是中國人嗎？》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香港人 • 不高興》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1720》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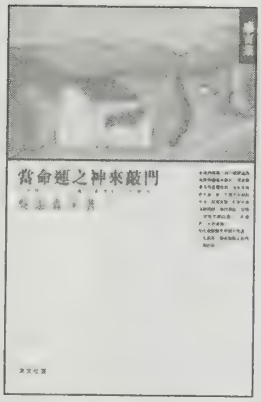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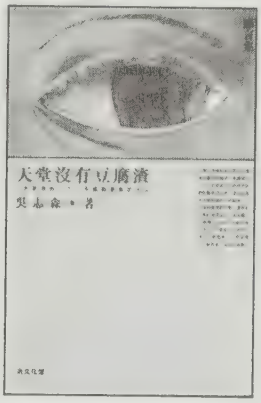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吳志森◎作品
感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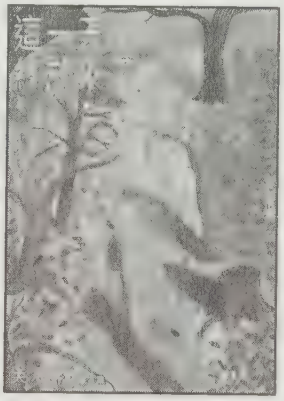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天堂沒有豆腐渣》

《折翼牢籠》

《我沒有敵人》



《這一天，終於來了》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___ 本（每本港幣52元）	（連郵費）
《天堂沒有豆腐渣》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折翼牢籠》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我沒有敵人》	___ 本（每本港幣64元）	（連郵費）
《這一天，終於來了》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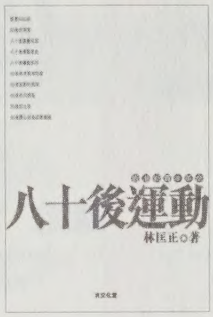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香港本土文化專書

《九評地產黨》
陳雲◎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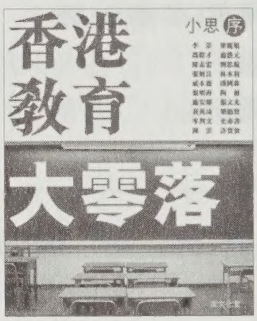
《八十後運動》
林匡正◎著

《夾縫》
林匡正◎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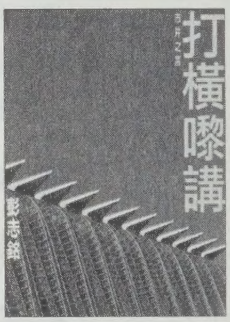
《九評政府黨》
陳雲、王慧麟◎編

《大仇富》
全港市民各界代表◎著

《香港大崩壞》
林匡正◎著



《香港教育大零落》
彭志銘◎編



《打橫嚟講》
彭志銘◎著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補購

本人現購買

《九評地產黨》	_____ 本（每本港幣86元）	《大仇富》	_____ 本（每本港幣78元）
《八十後運動》	_____ 本（每本港幣64元）	《香港大崩壞》	_____ 本（每本港幣94元）
《夾縫》	_____ 本（每本港幣70元）	《香港教育大零落》	_____ 本（每本港幣86元）
《九評政府黨》	_____ 本（每本港幣78元）	《打橫嚟講》	_____ 本（每本港幣56元）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英治時代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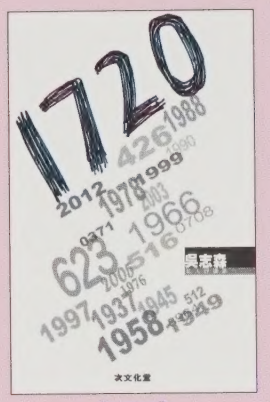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吳志森作品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1720》

《香港人不高興》

《這一天，終於來了》

《我沒有敵人》

《不是一個人的戰爭》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我真心愛香港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871663 4

- 已經來臨，未來五年，無權無錢又無票的香港市民，將繼續受到壟斷財團的魚……看梁振英身邊的人，其政治主張、行為表現和處事水平，今後會出現甚麼局面，……一層，能不令人膽戰心驚嗎？
- ……，不顧法理，政治考量，博取掌聲，先有結論，細節再由公務員來補鑊，這就……樣板的施政風格。害怕也沒有用，梁振英時代已經來臨，各行各業自求多福好了。
- 「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回歸不到十五年，已經徹底破產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但是名存實亡，根本連虛假的「名」都不存在。振英元年，「一國兩制」宣佈壽終正寢。
- 「六四」的悼念燭光提醒當權者，在南面遠方小島的市民，二十三年來，都沒有忘記「六四」，不要以為抹掉歷史就可以把真相埋葬。「六四」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誰勝誰負，看誰能堅持到最後。

香港真的愛我嗎？

封面設計：原秋白 攝影：hkavmode

DS
796
H757N453
2012
c.1
CHKL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SCB 574 $78
ISBN : 978-962-992-300-6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 978-962992300-6
78
9 789629 923006

www.subculture.com.hk
www • 次文化 • 香港